

## 列传第三十八

王继忠 傅潜 张昭允附 戴兴 王汉忠 王能 张凝  
魏能 陈兴许均 张进 李重贵 呼延赞 刘用 耿全斌  
周仁美

王继忠，开封人。父琬，为武骑指挥使，戍瓦桥关，卒。继忠年六岁，补东西班殿侍。真宗在藩邸，得给事左右，以谨厚被亲信。即位，补内殿崇班，累迁至殿前都虞候，领云州观察使，出为深州副都部署，改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钤辖兼河北都转运使，迁高阳关副都部署，俄徙定州。

咸平六年，契丹数万骑南侵，至望都，继忠与大将王超及桑赞等领兵援之。继忠至康村，与契丹战，自日昃至乙夜，敌势小却。迟明复战，继忠阵东偏，为敌所乘，断饷道，超、赞皆畏缩退师，竟不赴援。继忠独与麾下跃马驰赴，服饰稍异，契丹识之，围数十重。士皆重创，殊死战，且战且行，旁西山而北，至白城，遂陷于契丹。真宗闻之震悼，初谓已死，优诏赠大同军节度，赙赠加等，官其四子。

景德初，契丹请和，令继忠奏章，乃知其尚在。朝廷从之，自是南北戢兵，继忠有力焉。岁遣使至契丹，必以裘衣、金带、器币、茶药赐之，继忠对使者亦必泣下。尝附表恳请召还，上以誓书约各无所求，不欲渝之，赐诏谕意。契丹主遇继忠甚厚，更其姓名为耶律显忠，又改名宗信，封楚王，后不知其所终。

子怀节、怀敏、怀德、怀政。

真宗宫邸攀附者，继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济州刺史，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挥使、保静军节度，翟明至洺州团练使，王遵度至磁州团练使，杨保用至西上阁门使、康州刺史，郑怀德至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、永州团练使，张承易至礼宾使，吴延昭至供备库使，白文肇至引进使、昭州团练使，彭睿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武昌军节度，靳忠至侍卫马军都虞候、端州防御使，郝荣至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，陈玉至冀州刺史，崔美至济州团练使，高汉美至郑州团练使，杨谦至御前忠佐马步军副都军头、河州刺史。

傅潜，冀州衡水人。少事州将张廷翰。太宗在藩邸，召置左右。即位，隶殿前左班，三迁东西班指挥使。征太原，一日，再中流矢。又从征范阳，先到涿州，与契丹战，生擒五百余人。翌日，上过其所，见积尸及所遗器仗，嘉叹之。师旋，擢为内殿直都虞候。上对枢密言：“潜从行有劳，赏薄。”复加马步都军头、领罗州刺史，改捧日右厢都指挥使、领富州团练使，迁日骑、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，领云州防御使。

雍熙三年，命大将曹彬北征，以潜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师败于拒马河，责授右领军卫大将军，自检校司徒降为右仆射，仍削功臣爵邑。明年，起为内外马步都军头、领藩州防御使，寻拜殿前都虞候、领容州观察使。端拱初，加殿前副都指挥使、领昭化军节度，出为高阳关都部署。淳化二年四月，拜侍卫马步军都虞候、领武成军节度。至道中，出为延州路都部署，改镇州。

真宗即位，领忠武军节度，数月召还。咸平二年，复出为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。契丹大入，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，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，咸自置铁挝、铁槌，争欲奋击。

潜畏懦无方略，闭门自守，将校请战者，则丑言骂之。无何，契丹破狼山砦，悉锐攻威虏，略宁边军及祁、赵游骑出邢、洛，镇、定路不通者逾月。朝廷屡问道遣使，督其出师，会诸路兵合击，范廷召、桑赞、秦翰亦屡促之，皆不听。廷召等怒，因诟潜曰：“公恇怯乃不如一姬尔。”潜不能答。都钤辖张昭允又屡劝潜，潜笑曰：“贼势如此，吾与之角，适挫吾锐气尔。”然不得已，分骑八千、步二千付廷召等，于高阳关逆击之，仍许出兵为援。洎廷召等与契丹血战而潜不至，康保裔遂战死。

及车驾将亲征，又命石保吉、上官正自大名领前军赴镇、定与潜会。潜卒逗遛不发，致敌骑犯德、棣，渡河湊淄、齐，劫人民，焚庐舍。上驻大名而边捷未至，且诸将屡请益兵，潜不之与。有战胜者，潜又抑而不闻。上由是大怒，乃遣高琼单骑即军中代之，令潜诣行在。至，则下御史府，命钱若水同劾按，一夕狱具。百官议法当斩，从驾群臣多上封请诛之。上贷其死，下诏削夺潜在身官爵，并其家属长流房州。潜子内殿崇班从范亦削籍随父流所，仍籍没其赀产。五年，会赦，徙汝州。景德初，起为本州团练副使，改左千牛卫上将军，分司西京。大中祥符四年，车驾西巡至洛，因令从驾还京，迁左监门大将军，还其宅。久之，判左金吾街仗。天禧元年，卒。

张昭允者，字仲孚，卫州人。以父秉荫，试大理评事。潘美妻以女，奏换右班殿直，以久次，迁通事舍人。端拱初，契丹内扰，命为雄州监军。敌骑乘秋掠境上，昭允与知州田仁朗选锐卒袭其帐，败走之。进西上阁门副使，提总左右藏金银钱帛。

昭允以诸州绢常度外长数尺，请裂取付工官备他用，岁获羨余。既而士卒受冬服，度之不及程，出怨言，昭允坐免官。俄起为崇仪副使，累迁西上阁门使、河西马步军钤辖，屯石州。

会讨李继迁，王超出夏、绥州路，领后阵，超深入数百里，逾白池，道阻粮绝，昭允以所部援之，戎人大败。

真宗即位，以昭允章怀皇后姊婿，颇被亲信。咸平二年，命为镇、定、高阳关行营马步都钤辖。时傅潜为都部署，畏不粟城守，昭允屡劝其出兵，潜按兵不动。潜既得罪，昭允亦削夺官爵，长流道州。景德二年，起为楚州团练副使，改右神武将军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卒。

昭允喜笔札，习射，晓音律。子正中、居中。

戴兴，开封雍丘人。年十余岁，以勇力闻里中。及长，身长七尺余，美髭髯，眉目如画。太宗在藩邸，兴诣府求见，奇之，留帐下。即位，补御马左直，迁直长，再迁御龙直副指挥使。从征太原，先登，中流矢，补御龙弓箭直指挥使，迁都虞候。一日，帝问兴曰：“汝颇有尊属否？”对曰：“臣父延正、兄进皆力田。”即召延正为诸卫将军，进为天武军使。俄以兴领严州刺史，改天武左厢都指挥使、领胜州团练使。

雍熙三年，曹彬等北征失律，诸将多坐黜免，以兴为侍卫步军都虞候，领云州防御使。契丹挠边，命兴屯澶州以备非常，改本州观察使，充天雄军副都部署。

端拱初，迁步军都指挥使、领镇武军节度，赐袭衣、金带、鞍勒马。历澶州，天雄军都部署，改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出帅镇、定二州。时盗贼群起，会五巡检兵讨之，逾月不能克。兴阴勒所部潜出击之，擒戮殆尽。未几，徙高阳关，迁殿前都指挥使，领定国军节度，赐白金万两，岁加给钱七百万。

淳化五年，出为定武军节度，岁加给钱千万。西北未平，徙夏州路行营都部署、知州事。时五路讨李继迁，兴所部深入千余里，不见贼。会太宗崩，三上表求赴国哀，不俟报上道。及至京师，以擅离所部，左迁左领卫上将军。咸平初，兼判左

金吾街仗，俄出知京兆府，卒。赠太尉，遣中使护其丧归葬乡里。录其子永和、永丰。

王汉忠，字希杰，徐州彭城人。少豪荡，有膂力，形质魁岸，善骑射。节帅高继冲欲召至帐下，汉忠不往。因殴杀里中少年，遂亡。经宿复苏，其父遣人追及于萧县，汉忠不肯还，西至京师。太宗在藩邸，召见，奇其材力，置左右。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累迁内殿直都知。从征太原，先登，流矢中眸，战益急，上壮之，迁东西班指挥使。刘继元降，以所部安抚城中。师还，改殿前左班指挥使，三迁右班都虞候、领涿州刺史。雍熙中，改马步军都军头。端拱初，出为宾州团练使，历冀、贝二州部署，徙天雄军。二年，入为侍卫马军都虞候、领洮州观察使、高阳关副都部署。契丹南侵，汉忠合诸军击败之，斩馘甚众。淳化初，徙定州。五年，迁殿前都虞候。

真宗即位，自中山召归。俄复出为高阳关都部署，进领威塞军节度。咸平三年，又为泾原、环庆两路都部署兼安抚使，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改镇、定、高阳关都部署、三路都排阵使。契丹掠中山，汉忠率诸将阵于野，契丹遁，追斩甚众，获其贵将。加殿前副都指挥使，改领保静军节度。

五年，罢西面经略使，命汉忠为邠宁、环庆两路都部署，李允正、宋沆为钤辖，领戍兵二万五千人，委汉忠分道控制。数月召还，坐违诏无功，责为左屯卫上将军、出知襄州，常奉外增岁给钱二百万。未上道，暴得疾卒。赠太尉，以其长子内殿崇班从吉为阁门祗候，次子从政、从益为左右侍禁。

汉忠有识略，军政甚肃，每行师，诘旦，必行香祝曰：“愿军民无犯吾令，违者一毫不贷。”故所部无盗。性刚果，不务小节，轻财乐施。好读书，颇能诗。喜儒士，待宾佐有礼，名称甚茂，以是自矜尚，群帅不悦。

汉忠没后，其子从吉诣阙上书讼父冤，因历诋群臣有行赂树党及蒙蔽边防屯戍艰苦之事。真宗命枢密王继英等问状，从吉止诵状中语，他无所对。上以从吉付御史，具伏，乃进士杨逢为之辞。从吉坐除名，配随州；逢杖配春州。

王能，广济定陶人。初事州将袁彦，太宗在晋邸，召置左右。即位，补内殿直，六迁至殿前左班指挥使，进散员都虞候。久之，领潘州刺史，再迁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。咸平初，自捧日右厢都指挥使出为济州团练使、知静戎军。建议决鲍河，断长城口，北注雄州塘水，为戎马限，方舟通漕，以实塞下。又开方田，尽静戎、顺安之境。北边来寇，能击走之。

初，真宗询军校勤勇者，委以方面，因语宰相曰：“闻王能、魏能颇宣力公家，陈兴、张禹珪亦有声于时，才固难全，拔十得五，亦有助也。”景德初，擢本州防御使，与魏能、张凝并命出为邢洛路都部署，俄改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、押策先锋。护城祁州，躬率丁夫，旦暮不离役所，宴犒周洽。会诏使自北至者言之，手诏褒饬，连徙天雄军、高阳关二部署，改定州副都部署。

大中祥符二年，诏合镇、定两路部署为一，命能领之。明年召入，拜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领曹州观察使。祀汾阴，留为京城巡检兼留司殿前司事。礼成，加领振武军节度，复为镇、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。八年，表求入觐，许之。

先是，节帅陛见，必饮于长春殿，掌兵者则不预。至是，特令用藩臣例。有司言：“能既赴坐，则殿前马军帅皆当侍立。”由是特令诸帅预坐，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。俄还屯所，改领静江军节度。天禧元年，转都指挥使、领保静军节度。是冬代还，入见，以足疾免舞蹈，赐宴。累表求解，特与告医疗。二

年，制授彰信军节度，罢军职赴镇，以地近其乡里，宠之也。明年，卒，年七十八。赠太尉，而录其子守信等官。

张凝，沧州无棣人。少有武勇，倜傥自任。乡人赵氏子以材称，凝耻居其下，因挟弓与角胜负。约筑土百步射之，凝一发洞过，矢激十许步，抵大树而止，观者叹服。节帅张美壮之，召置帐下。太宗在藩邸，闻其名，以隶亲卫。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稍迁散祗候班都虞候。

淳化初，以其有材干，与王斌、王宪并授洛苑使，凝领绣州刺史，赐袭衣、金带，每颁赉必异等。出为天雄军驻泊都监，移贝州，改高阳关行营钤辖、六宅使。真宗践祚，加庄宅使，迁北作坊使。

咸平初，契丹南侵，凝率所部兵设伏于瀛州西，出其不意，腹背奋击，挺身陷敌。凝子昭远，年十六，从行。即单骑疾呼，突入阵中，掖凝出，左右披靡不敢动。明年，契丹兵大至，车驾幸大名，凝与范廷召于莫州东分据要害，断其归路。契丹宵遁，凝纵兵击之，尽夺所掠生口、资畜。徙镇、定、高阳关路前阵钤辖，迁赵州刺史。

四年，召还，代潘璘为邠宁环庆灵州路副部署兼安抚使。时斥堠数扰，转运使刘综惧飞輓不给，问计于凝。凝曰：“今当深入，因敌资粮，不足虑也。”乃自白豹镇率兵入敌境，生擒贼将，烧荡三百余帐、刍粮八万，斩首五千余，获牛马、器甲二万，降九百余人。庆州蕃族胡家门等桀黠难制，凝因袭破之。又熟户与生羌错居，颇为诱胁，凝引兵至八州原、分水岭、柔远镇，降峇等百七十余族，合四千户，边境获安。就加宁州团练使。

景德初，迁本州防御使，代杨嗣为定州路行营副部署，徙保州驻泊，又兼北面安抚使。时王超为总帅，以大兵顿中山，

朝议择凝与魏能、田敏、杨延昭分握精骑，俟契丹至，则深入以牵其势。超尝请四人悉隶所部，上以本设奇兵挠敌之心腹，若复取裁大将，则无以责效，乃令凝等不受超节度。时魏能逗挠，退保城堡，众皆愤悱，责让能，凝独默然。或问之，凝曰：“能粗材险愎，既不为诸君所容，吾复切言之，使其心不自安，非计也。”上闻而嘉其有识。

车驾观兵澶渊，凝率众抵易州。既而契丹受盟北归，所过犹侵剽不已，遂以凝为缘边安抚使，提兵蹙其后，契丹乃不敢略夺。改高阳关部署。明年议劳，就加殿前都虞候，卒。

凝忠勇好功名，累任西北，善训士卒，缮完器仗，前后赏赐多以犒师，家无余资，京师无居第。真宗悼惜之，赠彰德军节度，遣中使护丧还京，官给葬事，厚恤其家。子昭远。

魏能，郢人也。少应募，隶云骑军，后选补日骑左射，又隶殿前班，七迁散员左班都知。旧制，诸军辞见，才器勇敢或迥异出群者，许将校交举以任，使毋枉其志。能时戍外藩，咸未有举者。太宗曰：“能材勇过人，朕可自保。”由是进用之。

端拱二年，加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军头，历殿前左班都虞候、领溪州刺史，加秩转马步军都军头。咸平三年，真拜黄州刺史。明年，为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前阵钤辖。五年，知郑州团练使，复任威虏军。

契丹入寇，能当城西，与诸将合战，无惮色，大败其众，斩首二万级。契丹统军铁林相公来薄阵，能发矢殪之，并其将十五人，夺甲马、兵械益众。契丹复入，能率州军逆战南关门，遣其子正与都监刘知训间道绝敌行势，战数十合，退薄山下，破走之，获器甲十八万。契丹尝谋入钞，能侦知，即发兵逆击，生擒酋帅，殄灭殆尽。

六年，改威虏军部署、知军事。士民诣阙下乞留能，诏嘉

之。能建言：戍卒逸边境者，请没其妻与子为奴婢。上虑严迫，听缓期自新，违以法坐。会浚顺安军营田河道以扼寇，徙莫州路部署。石普屯兵顺安之西境，诏能与杨延昭、田敏犄角为备。景德初，破敌长城口，追越阳山，斩首级、获兵器益众，诏赐锦袍、金带。复以所部御寇于顺安。

六月，召拜防御使，复出为宁边军路部署。诏推能果略，再任以威虏，使副精兵伺敌动止。边人百余掠居民，树蕃僧为帅，能与田敏、杨勛合兵设伏击之，擒其帅。贼来逼城，能出兵拒之，少衄，即却阵入城，张凝以兵击却之。会诏能与凝领偏师分道入幽、易，牵制契丹之势，能畏怯栗不前，且不戢所部，多俘夺人马。俄徙屯定州，及遣凝蹑迹北行，能粗险，自度无功，心愧，多怨辞，以讷闻。朝议谓能刚猾少检，不可专任，乃命慕容敏为钤辖，俾同职焉。

明年，师还大名。时王能、曹璨各领兵归阙，即城下，钤辖孙全照遣能、璨之师由北门分道先入，能师继之。能怒全照之后已，即疾驱竞入，全照射之，能嗔喘不堪，夺全照弓以去。翌日，诣判府王钦若诬全照射伤押队阁门杨凝，词颇纷竞。全照密疏能摧兵退缩，师缓失期，及师旋不整状。上初闻能逗遛，微怒。会全照奏，乃质实于张凝、白守素等，即责授右羽林将军，出为巩县都监。明年，以自陈，特改官右骁卫大将军、虢州都监，累迁加领康州团练使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卒。录其子正为阁门祗候，靖为三班奉职。

陈兴，澶州卫南人。开宝中应募为卒，得隶御龙右直。太宗征河东，幸幽陵，兴常从，特被赏赐，累迁天武指挥使。端拱中，改御前忠佐步军副都军头。王超为并、代部署，奏兴随军，遣戍汾州。明年，李继隆行营河西，兴隶麾下，部清朔、龙卫诸军，克绥、夏、银州，继隆命权知夏州。寻还屯所，受

诏提辖河东缘边城池、器甲、刍粮。至道初，继隆荐其材干，召补御龙弩直都虞候。咸平初，为马军都军头、领蒙州刺史。三年，真授宪州刺史、知霸州，徙沧州副都部署，移石、隰驻泊。会城绥州，诏与钱若水往视利害，事具《若水传》。

又徙泾原仪渭镇戎军部署。上言镇戎军去渭州瓦亭砦七十余里，中有二堡，请留兵三百人戍之。俄与曹玮、秦翰领兵抵镇戎军西北武延咸泊川，掩击蕃寇章埋族帐，斩二百余级，生擒三百余人，夺铠甲、牛羊、驼马三万计。诏书嘉奖，赐金带、锦袍、器币。继迁所部康奴族，往岁钞劫灵州援粮，恃险与众，尤桀黠难制。复与秦翰等合众进讨，穷其巢穴，俘老幼、获器畜甚众，尽焚掘其窖藏。复诏褒之，仍加赐赉。其年，六谷大首领潘罗支言，欲率诸蕃击贼，请会兵灵州。上以道远难刻师期，诏兴侯罗支报至，即勒所部过天都山以援，勿须奏命。会继迁死，事寝。景德三年，迁本州团练使、知徐州。

兴起行伍，有武略，所至颇著声绩。真宗言军校之材，必以兴为能。大中祥符初，召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领登州防御使，出为邠宁环庆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。坐擅释劫盗，罢军职，改叙州防御使、知怀州。六年，卒。

许均，开封人。父邈，太常博士。均，建隆中应募为龙捷卒，征辽州，以功补武骑十将，赐锦袍、银带。开宝中，迁武骑副兵马使。从曹彬征金陵，率众陷水砦，流矢贯手。改本军使。从征河东，攻隆州城，先登，陷之，中八创。迁副指挥使，前后屡被赏赉。出屯杭州，妖僧绍伦结党为乱，均从巡检使周莹悉擒杀之。

端拱初，补指挥使。从李继隆、秦翰赴夏州。擒赵保忠，令均率兵卫守。改龙卫第四指挥使，俄屯夏州，贼来犯境，一日十二战，走之。又从石普击贼于原州牛栏砦，深入，获牛羊、

汉生口甚众。普表上其功，迁第三军指挥使。

咸平初，以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戍秦州。王均之乱，遣乘传之蜀，隶雷有终麾下，守鱼桥门，又从秦翰追杀贼党于广都，降其众七千余。驿召授东西班都虞候、领顺州刺史。五年，稍迁散员都虞候。尝召见，访以北面边事，翌日，真拜磁州刺史、深州兵马钤辖。六年，改泾州驻泊部署。数月，知镇戎军。尝出巡警，至陇山木峡口，真宗以其无故离城，虑有狂寇奔突，诏书戒敕。俄以其不明吏治，用曹玮代之，徙为邠州驻泊部署，改永兴军部署。车驾将巡澶渊，诏均与知府向敏中及凤翔梁鼎同提总诸州巡检捕盗事，至河阳，召赴行在。

时有王长寿者，本亡命卒，有勇力，多计虑，聚徒百余。是春，抵陈留剽劫，县民捕之不获，朝廷遣使益兵，逐之澶、濮间。会契丹南侵，夹河民庶惊扰，长寿结党愈众，人皆患之。均至胙城，长寿与其徒五千余人入县钞掠，均部下徒兵袒袒与斗。均以方略诱之，生擒长寿，斩获恶党皆尽。上以方御敌，未欲因捕贼奖均。但赏均部下卒，被伤者赐帛迁级焉。明年，追叙前劳，擢为本州团练使，寻出知代州。四年秋，均被疾，以米锐代还，未至而均卒。录其子怀忠为奉礼郎，怀信为侍禁。幼子怀德，自有传。

张进，兖州曲阜人，拳勇善射，挽强及石余。应募曹州，隶镇兵。太祖亲选勇士，奇进才力，以补控鹤官，积劳至御龙弩直都虞候、领恩州刺史。至道中，兼御前忠佐步军都军头。太宗尝幸内厩，进以亲校执钺前导，体质魁岸，迥出侪辈。太宗熟视异之，擢为天武右厢都指挥使、领贺州团练使。

咸平初，迁昭州防御使，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京城左右厢巡检。未几，迁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。二年秋，阅武近郊，进与殿前都指挥使王超亲执金鼓，节其进退，军容甚肃。

从上北征，又与超管勾大阵及先锋策应。三年，权殿前都虞候，迁侍卫步军都虞候、镇州副部署，徙天雄军部署。会河决郟州王陵口，发数州丁男塞之，命进董其役，凡月余毕，诏褒之。移并、代副都部署。

李继迁寇麟州，州将遣单介问道乞师太原。诸将以无诏旨，犹豫未决，进独抗议，发兵赴援，既至而围解，手诏褒美。契丹侵中山，命进率广锐二万骑，由土门会兵镇、定，未至而敌退，复归晋阳。景德元年，卒。上遣中使护丧还京，官给葬事。子元晋，至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天禧末，录其次子元素为三班借职。

李重贵，孟州河阳人。姿状雄伟，善骑射。少事寿帅王审琦，颇见亲信，以甥妻之，补合流镇将。镇有群盗，以其尚少，谋夜入劫钞。重贵知之，即筑栅课民习射，盗闻之溃去。太宗在藩邸，知其勇干，召隶帐下。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累迁至龙卫左第四军都指挥使、领河州刺史，改捧日右厢都指挥使、领蛮州团练使。

至道二年，出为卫州团练使。未行，会命将五路讨李继迁，以重贵为麟府州浊轮砦路都部署。得对便殿，因言：“贼居沙碛中，逐水草牧畜，无定居，便战斗，利则进，不利则走。今五路齐入，彼闻兵势太盛，不来接战，且谋远遁。欲追则人马乏食，将守则地无坚垒。贼既未平，臣辈何颜以见陛下？”太宗善之，出御剑以赐，又累遣使抚劳。既而诸将果无大功。及还，命为代、并副都部署。真宗即位，加本州防御使，徙高阳关行营副都部署。

咸平二年，契丹南侵，议屯兵杨疇，张凝领先锋遇敌，重贵率策应兵酣战，全军而还。范廷召自定州至，遇契丹兵交战，康保裔大阵为敌所覆，重贵与凝赴援，腹背受敌，自申至寅，

疾力战，敌乃退。时诸将颇失部分，独重贵与凝全军还屯。凝议上将士功状，重贵喟然曰：“大将陷没而吾曹计功，何面目也！”上闻而嘉之。

明年春，以劳进阶及食邑，徙知贝州，召至劳问，复遣入郡。是冬，徙沧州驻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。以疾求还京就医药，既愈，连为邢州、天雄军二部署，又知冀州。景德初，车驾幸澶渊，召还，为大内都部署。明年春，出知郑州，以疾甚，授左武卫大将军、领潘州防御使，改左羽林军大将军致仕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卒。

呼延赞，并州太原人。父琮，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。赞少为骁骑卒，太祖以其材勇，补东班长，入承旨，迁骁雄军使。从王全斌讨西川，身当前锋，中数创，以功补副指挥使。太平兴国初，太宗亲选军校，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。从征太原，先登乘城，及堞而坠者数四，面赐金帛奖之。七年，从崔翰戍定州，翰言其勇，擢为马军副都军头，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。

雍熙四年，加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尝献阵图、兵要及树营砮之策，求领边任。召见，令之作武艺。赞具装执鞭驰骑，挥铁鞭、枣槊，旋绕廷中数四，又引其四子必兴、必改、必求、必显以入，迭舞剑盘槊。赐白金数百两及四子衣带。

端拱二年，领富州刺史。俄与辅超并加都军头。淳化三年，出为保州刺史、冀州副都部署。至屯所，以无统御材，改辽州刺史。又以不能治民，复为都军头、领扶州刺史，加康州团练使。

咸平二年，从幸大名，为行宫内外都巡检。真宗尝补军校，皆叙己功，或至喧哗，赞独进曰：“臣月奉百千，所用不及半，忝幸多矣。自念无以报国，不敢更求迁擢，将恐福过灾生。”再拜而退，众嘉其知分。三年，元德皇太后园陵，命掌护仪卫，

及还而卒。

赞有胆勇，鸷悍轻率，常言愿死于敌。遍文其体为“赤心杀贼”字，至于妻孥仆使皆然，诸子耳后别刺字曰：“出门忘家为国，临阵忘死为主。”及作破阵刀、降魔杵，铁折上巾，两旁有刃，皆重十数斤。绛帕首，乘骏马，服饰诡异。性复鄙诞不近理，盛冬以水沃孩幼，冀其长能寒而劲健。其子尝病，赞刳股为羹疗之。赞卒后，擢必显为军副都军头。

刘用，相州人。祖万进，河中府马步军都指挥使。父守忠，左骁卫大将军致仕。用晓音律，善骑射，事太宗于晋邸。即位，补军职，累迁散都头都虞候。端拱初，为马步军副都军头、领凉州刺史、镇定招安使，转捧日都指挥使。李顺乱蜀，为西路行营钤辖。贼平，迁祁州刺史。至道初，为河西、乌白池都钤辖，斩首千余级，夺马五百匹，改高阳关副都部署。

真宗即位，加本州团练使、并州副都部署。咸平中，徙贝州，俄知瀛州，复为高阳关副都部署。时烽堠数警，用建议益边兵，俟其南牧，即率骁锐出东路以牵制其势，因图上地形。上召宰相阅视，可其奏，且令转运使于保州、威虏、静戎、顺安军预备资粮。

六年，命将三路出师扞敌，诏用与刘汉凝、田思明领兵五千，由东路会石普、孙全照犄角攻之。未几，换镇州副部署。景德初，为邢州部署。车驾北征，用以城守之劳，进爵邑，历知齐、陈、潞三州，大中祥符二年卒。

耿全斌，冀州信都人。父颢，怀顺军校。全斌少丰伟，黠携谒陈抟，抟谓有藩侯相。颢戍西蜀，全斌往省，乘舟溯江，夜大风失缆，漂七十里，至曙风未止，舟忽泊岸，人颇异之。后游京师，属太宗在藩邸，全斌候拜于中衢，自荐材干，得召试武艺，以善左射，隶帐下。即位，补东班承旨，稍迁骁猛副

兵马使。

从征太原，还，遇契丹于蒲阴，追击至徐河，因据水口要害。迁补日骑副兵马使、云骑军使，屯瀛州。与契丹战，所乘马两中流矢死，凡三易乘，战不却，契丹为引去。端拱初，击蕃部于宥州，败之。历云骑指挥使、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军头，改马军都军头，戍深州，累转散直都虞候、领顺州刺史，改殿前左班都虞候、马步军都军头。

全斌在军中有能名。真宗尝召问边事，全斌口陈利害，甚称旨。因谓辅臣曰：“元澄、郑诚、耿全斌，人多称之。观其词气，若有志操，止在宿卫，无以见其才，宜以边郡试之。”遂拜雄州刺史、知深州，徙石、隰部署以备河西。继迁死，全斌率兵入伏落关，诱蕃部来归者数千人。俄知安肃军，尝绘山川险易为图以献。

契丹来侵，自山北抵河浒，全斌遣子从政焚桥砦，分率精兵击走之。改冀州刺史、高阳关钤辖，擢从政为侍禁、寄班祇候。大中祥符初，封禅泰山，以为濮州钤辖。其年还京师，卒。

周仁美，深州人。开宝中，应募隶贝州骁捷军。关南李汉超选备给使，屡捕获契丹谍者。从汉超战于西嘉山，身中重创，补队长。汉超上其功，隶殿前班，赐衣带、鞍勒马、什物、奴婢、器械。命王继恩引入纵观，过祇候库，太祖问其力能负钱几许，仁美曰：“臣可胜七八万。”太祖曰：“可惜压死。”止命负四万五千，因赐之。稍迁右班都知、御前忠佐马军副都军头，戍环州。

时牛耶泥族累岁为寇，仁美与陈德玄、宋思恭往击之，斩首三千级，获牛羊三百余，发戎族困窖以饷师。又与思恭讨募窟泉岌拖族，格斗，斩八十余级。至道初，石昌牛耶泥族复叛，德玄令仁美提兵抚辑之。仁美谓石昌镇主和文显曰：“此贼不

除，边患未弭。”因厚设肴酒，召酋长二十八人缚送州狱，自是诸族畏惧。

二年，又与马绍忠、白守荣、田绍斌部刍粮趣清远军，仁美为先锋。至岐子平，与虜角，走之。明日，又战于浦洛河，自己至戍，战数十合，进壁乾河。绍忠、守荣皆败走，绍斌退止浦洛，独仁美所部不满三千，身中八创，护刍粮、官吏直抵清远。绍斌继至，深叹其勇干，表上其功。

时运粮民道路被伤者相继，仁美领徒援护，悉抵环州。又遇虜于橐驼路，击走之。先是，诸蕃每贡马京师，为继迁邀击，仁美领骑士为援，贼不敢犯。补澶州龙卫军都虞候，部署李继隆奏留麾下，选军中伉健者千人，令仁美领之，屡入敌境，战有功。

俄还澶州。召见，会令诸军射，仁美自陈筋力未衰，愿对殿廷发二矢，上许之。既而前奏曰：“臣老于戎门，多戍外郡，罕曾入覲京阙。前后征行，体被三十余创，今日得对万乘，千载之幸。傥或备员宿卫，立殿庭下一日足矣。”上顾傅潜而笑，潜亦称其武干，力留，补马步军副都军头。

潜屯北面，常以自随。契丹攻蒲阴，仁美领万骑解其围。又从王超屯镇、定、仪、渭，累迁龙卫军都指挥使、领顺州刺史，复屯镇、定。时州有亡命卒聚盗，剽村闾为患，王超委仁美招捕。仁美选勇敢卒，诈亡命趣贼所，得其要领，即自往谕以祸福，留贼中一日。超忽失仁美，求之甚急。诘旦，仁美至，具道其事，乃出库钱付仁美为赏。不数日，贼悉降，凡得二百余人，以隶军籍。

景德中，徙屯陈州，入掌军头引见司。大中祥符元年，从驾泰山，命检视山下诸坛牲牢祭饌。明年，出为磁州团练使、知卫州，俄改沧州部署，移高阳关副部署。八年，擢为龙神卫

四厢都指挥、领奖州防御使，迁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改领端州防御使，权京新城内都巡检。先是，巡兵捕亡卒盗贼，不获皆有罚，而获者无赏。仁美因差立赏格以闻，诏从其请。天禧三年，卒。

论曰：继忠临阵赴敌，以死自效，其生也亦幸而免，然在朔庭贵宠用事，议者方之李陵，而大节固已亏矣。潜为三路帅，握兵八万余，大敌在前，逗挠畏缩，致康保裔以无援战没，此而不诛，宋于是乎失刑矣。兴、均辈或由藩邸进，或自行伍起，一时际会，出则书勋辕门，入则拱扈岩陛，求其如古名将，则未之见也。

## 列传第三十九

田绍斌 王荣 杨琼 钱守俊 徐兴 王杲 李重诲  
白守素 张思钧 李琪 王延范

田绍斌，汾州人。仕河东刘钧为佐圣军使，戍辽州。周显德四年，领五十骑来归，钧屠其父母家属。世宗召补骁武副指挥使。

宋初，随崔彦进征李筠，攻大会砦，破之，以功迁龙捷指挥使。又败筠于泽州茶碾村，筠退保泽州，绍斌凿濠围守，流矢中左目，前军部署韩令坤以其事闻。及太祖召见于潞州，绍斌杀晋军益众，夺其铠甲。又从讨李重进于扬州，壁城南，围三日，城溃，斩首逾千级。赐袍带、缙帛，寻补马军副都军头、龙卫指挥使。下荆湖，平岭南，率皆从行。讨蜀，隶大将刘延让麾下。会全师雄寇神泉，绍斌率所部败其党数千，时汉、剑道梗，因赖以宁，太祖遣使孙晏赍诏赐赉有加。凡在蜀三岁，剽盗殄除。还，改龙捷都虞候。

尝盗官马，贸直尽偿博进，事发，狱具，有司引见讲武殿，绍斌称死罪。太祖知其骁勇，欲宥之，执于门外，遣内侍私谓之曰：“尔今死有余责。”绍斌曰：“若恩贷臣死，当尽节以报。”俄复引见，释之，且密赐白金。

会征江南，择诸军借事得五百人，为步斗军，令绍斌领之，及率云骑二千，抵升州城下，克获居多。太祖亲讨河东，命绍

斌从何继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，夺贼鼓帜而还。

太平兴国初，擢龙卫军指挥使、领江州刺史。二年，梅山洞蛮叛，命与翟守素分往击之。至邵州，闻蛮酋苞汉阳死，去其居十里，大溃其众，擒蛮二万，令军中取利剑二百斩之，余五千遣归谕诸洞，自是其党帖服。太宗赐以金帛、缗钱、金带、鞍马。历天武、日骑军指挥使，改马步都军头，出戍镇、定、高阳关。

曹彬之攻幽州也，命为先锋指挥使，数遇契丹兵斗，夺牛羊、器甲。师还，召见便殿，加领溪州团练使，复遣屯北面。端拱元年，拜冀州防御使，寻改解州。

淳化中，为河中、同、丹、坊、鄜、延、横岭蕃界都巡检使。会郑文宝议城席鸡城砦为清远军，绍斌与文宝领其役。城毕，以文宝之请，命为知军事。至道元年，拜会州观察使，仍判解州，俄充灵州马步军部署。领徒入蕃讨贼，斩首二千级，获羊、马、橐驼二万计，马以给诸军之阙者。捷闻，手诏嘉谕之。数部金粟帛诣灵武、清远，远人耄服不扰。

未几，皇甫继明、白守荣等督转饷于灵州，绍斌率兵援接，抵咸井。贼逾三千余来薄阵，且行且斗，至耀德，凡杀千人。寇复尾后，绍斌为方阵，使被伤者居中，自将骑三百、步弩三百，与敌兵确于浦洛河，大败之。

初，守荣与绍斌为期，既而继明卒，故后一日，遂为贼所围。守荣等欲击之，绍斌曰：“蕃戎轻佻，勿弃辎重与战，当按辔结阵徐行。”守荣等忿曰：“若但率兵来迎，勿预吾事。”绍斌因率所部去辎重四五里。继迁初见绍斌旌旗，不敢击。守荣等自欲邀功，与战。贼先伏兵，以羸骑挑战，已而伏发，守荣等战败，丁夫愕眙遁，蹂践至死者众。绍斌率所部徐还，一无遗失。至清远，与张延州会食。见濠中人裸而呼曰：“我

白守荣也。”绳引而上，解衣遗之，遣内侍马从顺驿闻。太宗益嘉之，优诏褒美。

时命李继隆、范廷召讨继迁，就命绍斌为本州都部署兼内外都巡检使。继隆以浦洛之败上闻，言绍斌握兵不顾，自言“灵武非我不能守”，欲图方面，有异志。太宗怒曰：“此昔尝背太原来投，今又首鼠两端，真贼臣也。”即遣使捕系诏狱鞫问，贬右监门卫率府副率、虢州安置。

真宗即位，召还，授右监门卫大将军、领叙州刺史，寻改莱州防御使，诏还其所籍居第，赐良马十匹。调环、庆、灵州、清远军部署。庆州有野鸡族，数为寇掠，道路患之。尝有骁捷卒二十余往邠州，为其掠夺，即驰告绍斌。绍斌召其酋帅三人，断臂、馘、劓放还，寇感而化，帖服。绍斌素勇悍，与同职颇不叶。转运使宋太初每按部灵州、清远，多贸市，绍斌语发其私，太初心衔之，及还朝，言绍斌之过，寻赴召，直其事。

咸平二年，北面寇警，复命为镇、定、高阳关路押先锋，隶傅潜。潜遣与石普并戍保州，普阴与知州杨嗣议出兵击讨之。及夜，普、嗣未还，绍斌疑其败衄，即领兵援之。普、嗣果为贼所困，度严凉河，颇丧师众。及绍斌至，即合兵疾战，获一百四十余人，以劳迁邢州观察使。潜屯中山，绍斌三驰书于潜，且言：“边众大至，但列兵唐河南，背城与战，慎无穷追。”潜性巽懦，闻之益不敢出，贼众益炽，焚劫城砦。车驾驻大名，召潜属吏，词逮绍斌，即遣使械系，下御史台鞫问，免官，黜为左卫率府副率，送往上都，禁其出入。五年，授右千牛卫将军致仕。

景德初，起为左龙武军将军、永城兵马都监。三年，迁左监门卫大将军。帝以绍斌久失职，不宜在冲要，乃徙考城都监。大中祥符初，领长州刺史。从东封，朝觐坛就班，军士建充庭

旗，旗倒，压绍斌仆地，遽起无伤。时绍斌已老，其壮健若此。迁左领军卫大将军、领康州团练使、巩县都监。二年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绍斌长兵间，习战法，其后累以格斗立功，然性暴戾，故屡被黜。子守信，为内殿崇班、阁门祇候。

王荣，定州人。父洪嗣，仕晋为本州十县游奕使。荣少有膂力，事瀛州马仁瑀为厮役。太宗在藩邸，得隶左右。即位，补殿前指挥使，稍迁本班都知、员僚直都虞候。盗发棣州，州兵不能捕，荣往讨擒之。加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、领懿州刺史。坐受秦王廷美宴劳，出为濮州马军教练使。未行，马仁瑀子告荣与秦王亲吏善，因狂言“我不久当得节帅”，坐削籍，流海岛。

雍熙中召还，为副军头。端拱初，改员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军头，复领懿州刺史。累迁龙卫都指挥使、领罗州团练使。率兵戍遂城，边骑来寇，击败之，擒千余人。召拜侍卫马军都虞候、峰州观察使，出为定州行营都部署。荣粗率，所为不中理，侵取官地蒔蔬，吝惜公钱，不以劳将士，且母老不迎养，供给甚薄。太宗闻而怒曰：“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荣事亲若此，窜逐之余，凶行弗悛，岂可复置左右，效晋帝养成张彦泽邪？”即诏罢，督责，授右骁卫大将军。寄班供奉官张明护定州兵，睹荣不法，间尝规正。荣护短，每疾其攻己。庄宅使王斌亦监军是州，素与荣善，意明构荣之罪，因摭明以报怨。下枢密院问状，皆不实。上怒，语左右曰：“张明起贱微中，以蹴鞠事朕，洁己小心，见于辈流。夫刑罚之加，必当其罪。今王斌以荣故而曲奏明罪，欲致刑宪，苟失其当，适足以快荣之心，而诬罔得以肆行矣。且荣凌轹同类，事君与亲鲜竭其力。国家赏罚之柄，非所敢私，将帅之职，非裨校同。朕岂党张明而弃王

荣哉，奈何不求直于理之当也？”遂赐劳明缗钱、束帛，荣迁右羽林军大将军。

真宗即位，领奖州刺史，寻授滨州防御使，迁泾原仪渭驻泊部署。咸平二年，车驾北征，召为贝、冀行营副都部署。师旋，复还泾原。明年，援送灵武刍粮，疏于智略，不严斥候，至积石，夜为蕃寇所劫，营部大乱，众亡殆尽。法当诛，恕死，除名配均州。六年，起为左卫将军。

景德初，权判左金吾街仗司事。上观兵澶渊，契丹游骑涉河冰抵濮州境，命为黄河南岸都巡检使，与郑怀德自行在领龙卫兵追袭。时已诏沧州部署荆嗣先率所部屯淄、青，遣荣等合兵邀击之。二年，迁左神武军大将军、领恩州刺史。郊祀，改左龙武军、领达州团练使。大中祥符中，迁左卫大将军、领昌州防御使。六年，朝太清宫，命为河南府驻泊都监。九年，卒，年七十。官其一子。荣善射，尝引强注屋栋，矢入木数寸，时人目为“王硬弓”。

杨琼，汾州西河人。幼事冯继业，以材勇称。太宗召置帐下。即位，隶御龙直，三迁神勇指挥使。从征太原，以劳补御龙直指挥使。雍熙初，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马步都军头、领显州刺史。

淳化中，李顺叛蜀，琼往夔、峡擒贼招安，领兵自峡上，与贼遇，累战抵渝、合，与尹元、裴庄分路进讨，克资、普二州、云安军，斩首数千级。诏书嘉奖，遣使即军中真拜单州刺史。

至道初，召还共职。明年，徙知霸州兼钤辖。未几，改防御使，灵庆路副都部署、河外都巡检使。贼累寇疆，琼固捍有功。导黄河，溉民田数千顷。败贼于合河镇北，擒获人畜居多。贼骑五百掠城下，击破之，追北三十里。并赐诏嘉谕。

咸平二年，命为泾原仪渭邠宁环庆清远军灵州路副都部署。寻徙镇、定、高阳关三路押策先锋，屯定州之北。明年，副王超为镇州都部署，再迁环庆，徙定州。四年，召还，以鄜州观察使充灵、环十州军副都部署兼安抚副使。尝遣使谕旨，贼若寇清远及青冈、白马砦，即合兵与战。是秋，果长围清远，顿积石河。清远屡走间使诣琼请济师，琼将悉出兵为援，钤辖内园使冯守规、都监崇仪使张继能曰：“敌近，重兵在前，继无以进，不可悉往。”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团练使潘璘、都监西京左藏库刘文质率兵六千赴之，且曰：“伺我之继至。”琼逗遛不进，顿庆州。寇鼓兵攻南门，其子阿移攻北门，堙壕断桥以战。琼遣钤辖李让督精卒六百往援，至则城陷矣。贼泊青冈城下，琼与守规、继能方缓行出师，及闻清远之败，益恇怯不前。顺州刺史王瑰普谓琼曰：“青冈地远水泉，非屯师计，愿弃之。”琼合谋焚刍粮兵仗，驱老幼以出。琼却师，退保洪德砦，寇威浸炽，未尝交一锋。事闻于上，传召琼辈，悉系御史狱，治罪当死。兵部尚书张齐贤等议请如律，诏特贷命，削官，长流崖州，继能、守规辈同坐，籍其家业。明年，移道州。

景德初，起为右领军卫将军。分司西京。累迁左领军卫大将军、领贺州团练使、知兖州。有州卒自言得神术，能飞行空中，州人颇惑。琼捕至，折其足，奏戮之。五年，卒，年六十七。录其子舜臣为奉职。长子舜宾，内殿崇班、阁门祗候。

钱守俊，濮州雷泽人。少勇鸷，尝为盗陂泽中，称“转陂鹞”。周显德中，应募为铁骑卒。早事太祖，从征淮南，战紫金山，下寿春，获战舰千余艘。继从克关南。

宋初，补禁卫，隶散员直。乾德中，转殿前班都知。寻征太原，方战，矢中左足，拔而复进，格斗不已。还，改东西班指挥使，迁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太平兴国四年，命与张绍勅、李

神祐、刘承珪率师屯定州，以备北边。俄加秩领演州刺史，移屯赵州。又从征范阳，师还，道遇敌，战于徐河，斩首千级，夺马百匹。雍熙三年，命将北征，田重进出飞狐道，守俊以偏师为援，边骑云集，守俊按甲从容进战，大败之。连护屯兵于赵、定。代还，掌军头引见司。

淳化三年，出为单州团练使。又明年，改迁齐州。时河西蕃部内扰，命以副都部署镇其地。既而徙屯石州，数改官。时有言守俊病且老，握重兵不堪其职。召还，授左领军卫大将军、领潘州防御使、权金吾街仗。大中祥符三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守俊累从军征讨，前后中三十六创。景德中，录其子允庆为奉职。弟守信，官崇仪副使；守荣，内园使。

徐兴，青州人。以拳勇得隶兵籍。周显德中，从太祖征淮右。宋初，隶御龙直。会平泽、潞，上其功，补控鹤军使。征晋阳，部卒壅汾水灌并州城，益多其劳。还，迁本军副指挥使。

太平兴国初，从潘美趣团柏谷，奋与贼斗，有果敢气，人莫能胜。生擒伪兵马都监李美，身被重创，无所回挠。加指挥使。太宗征太原，讨幽、蓟，兴从战，屡中流矢，以著迹闻。补天武都虞候，累迁秩，出为洺州部署。初议建方田，命兴董其事，寻复辍。端拱中，修镇、定城，逾月讫工。改莫州防御使、知静戎军，历祁、博二州。

咸平中，为泾、原、环、庆十州部署。诏督转灵武刍粮，道积石，率掠于寇。兴以步兵畏恐，战不利，时王荣援兵不应，遂败走。坐削籍，流郢州。会赦，入为右卫将军，迁左监门卫大将军。景德二年卒，年六十八。

王杲，齐州人。周显德中，应募为卒。从世宗收三关，隶先锋。宋初，征泽、潞，平扬州，杲应选从行，既获战功，乃拔迁散指挥使，累转马军副都军头，屯并州。雍熙中，为龙卫

右第二军都虞候。会遣赵保忠还夏州，命杲引兵护送。及还，保忠以方物赆，杲拒不纳。太宗知之，诏赐白金百两。迁右第一军，屯镇州。

契丹入寇，隶大将郭守文，扞城，杲守北关。寇退，命督饷藁趣威虏军。还抵徐河，时尹继伦与寇战，小衄，杲适遇贼河上，即按兵拒之，杀贼，夺所乘马。守文上闻，得召见问状，补都军头、领勤州刺史，命监河北，有能声，寻命阅教定州诸军骑射，入掌军头引见司。

李顺乱，与尹元并为西川招安使，败贼，斩首万级，以功真拜唐州刺史。时贼虽平，道路尚梗，余党或保山林以肆奸，杲与石普等追捕于彭州，于是始平。至道初，乃还。复迁灵州副部署，道环州，留改并州，徙知夏州。会赵保吉归款，召还，次伏落津，移知石州，徙石、隰副部署。未几，以转饷河西失期，降右千牛卫大将军。咸平五年，出为亳州永城县都监。被召，将入见，以疾亟弗果，卒，年六十四。

李重海，应州金城人。祖高，后唐庄宅使、奖州刺史。父彦荣，仕契丹，署环州刺史，重海尝为其应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潘美出师御寇，重海从其节度使萧咄李迎战于代州北岭，大败。美斩咄李，擒重海以献。太宗召见，补邓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会赵普出镇，奏监州军。

雍熙三年，召还，为武州刺史，出为忻州都巡检、缘边十八砦招安制置使，赐服带、鞍马。北兵寇边，重海以所部邀战，败之，获羊马、铠甲甚众，赐诏嘉美。会岭蛮叛，改广、桂、融、宜、柳州招安捉贼使，听便宜从事。

至道初，累迁泾原仪渭镇戎军钤辖。咸平三年，徙邠宁环庆路。坐转饷灵武不严斥候，至积石为虏骑掠于道，营部大乱，除名，流光州。五年，起为内殿崇班、鄜延驻泊都监，俄迁崇

仪使。景德中，赵德明既纳款，或言以麟、府谋有他志。上以泾原地要兵众，虑有缓急，遂徙重诲为钤辖。复迁益州，改皇城使。大中祥符六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重诲纯恇寡过。真宗悼其没于远土，命其子乘传往护柩归，听止驿舍之别次。子禹谟，录为将作监主簿。弟重睿，历官澄州团练使。子禹偁，阁门祗候。

白守素，开封人。祖延遇，仕周至镇国军节度。父廷训，宋初为龙捷都指挥使、领博州刺史。守素以荫补东班承旨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迁补右班殿直，以善射，授供奉官、带御器械，三迁至供备库使。

咸平三年春，契丹犯边，命与王能戍邢州，俄又与麦守恩、石赞领先锋御之。敌退，复与荆嗣督河北、京东捕贼。四年，命为镇州行营钤辖，领骑兵摄大阵西偏，屡当格斗。俄改定州钤辖，复徙镇州。王继忠之陷也，宋师还渡河，敌人乘之，守素据桥，有矢数百，每发必中，敌不敢近，遂引去。

真宗与辅臣议三路御贼，咸曰：“威虜扼北道要害尤甚，请分骑兵六千屯之，命魏能为部署。”上曰：“能颇强愎，尤难共事，闻守素久练边计，张锐性颇和善，参知戎务，庶克相济。”乃命守素、锐为钤辖，戍顺安以贰之。

景德元年，契丹侵长城口，守素与能发兵破之，追北过阳山，斩首级、获器械甚众，赐锦袍、金带。俄徙屯冀州，转运使刘综举其智勇，材任将帅，加领康州刺史。又提骑卒戍静戎军，兼莅营田之役，俄为镇、定钤辖。是冬，契丹复内侵，守素败其前锋，获车重，又入敌境，俘擒甚从。及请和，省边戍之职，与曹璨留任镇、定。追叙前劳，加合州团练使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，命副李迪使契丹。守素居边岁久，名闻北庭，颇畏伏之。上虑其不欲行，密遣内侍询于守素，守素顿首

感咽，即以崔可道代焉。再迁南作坊使。大中祥符五年，卒。上甚惜之，常贖外别贖钱五十万，令护丧还京师，录其一子官。

张思钧，邢州沙河人。祖中正，汉泽州刺史。思钧少善击剑、挽强，善博奕。初应募为卒，晋开运间，迁广锐军使。周广顺初，从聂知遇攻河东，破其众三千余。从向训东征，为捉生将，擒小校张万于江猪岭。又从符彦卿与并人斗代州，留为南北两关巡检。

宋初，补龙卫指挥使。李继勋下辽州，战带甲祠，斩首万余级，追奔至长城，擒其将莫山、鲍淑，掠人骑二百余。俄屯潞州，合战三十余。乾德中，以劳秩迁都虞候。开宝三年，郭进、田钦祚戍三交，尝从战于石岭关，斩首万五千余级。阁门祗候齐延琛、苗昶陷军中，思钧鼓劲骑突入，夺还。何继筠入晋境，思钧隶麾下，拔南桥径度。大将之出，必辟为先锋。太平兴国初，屯定州，领兵援磁窑，战败其众，身中五十创，奋不顾，乃逐贼，薄军城，夺马及铠甲居多。未几，边人复攻，逆战城下，斩首万余级。上嘉之，命赐服带，领河州刺史。

雍熙三年，边人寇河间，刘廷让会战君子馆，命思钧翼从。时天大寒，弓不得彀，援兵不至，于是败绩，陷留军中数年，役役不得还。端拱初，自契丹始逃归，授澄州刺史、知齐州。思钧以武进，素不知民政，仅逾月，即徙濮、郟、滨、棣州巡检。至道中，改鄆延巡检使。会葺右堡砦，击寇走之。未几，寇逼保安军，与曹璨往援，追躡五十余里，至木场，寇乃遁去。

真宗即位，徙益州钤辖兼绵、汉九州都巡检使。咸平中，以王均之乱，出兵保绵州。贼陷汉州，思钧进攻，克之，斩伪刺史苗进，又与石普败贼弥牟砦。巴西尉傅翱有善马，思钧求之，翱不与。思钧平贼，心恃功居多，召翱至，责以转饷后期，斩之。上闻其事，传召付御史台鞠治，罪当斩，特贷之，削籍

流封州。

六年，起为左司御率府率、考城监军。车驾幸澶渊，召诣行在，命李继隆、石保吉同议兵事，赐服御有加。景德二年，为西京水北都巡检使，俄分司西京。召对行在，上悯其老，授唐州防御副使，徙郑州。大中祥符二年，再迁左千牛卫将军。四年七月，卒，年八十九。子承恩，为三班奉职。

思钧起行伍，征讨稍有功。质状小而精悍，太宗尝称其“楼罗”，自是人目为“小楼罗”焉。

李琪，河南伊阙人。幼生长兵家，得给事宣祖，左右太祖，以材力称，进备执御。及受禅，命补镇职。太宗在京府，复令事之。由是累迁效忠都虞候、开封府马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领富州刺史。尝请对，自言经事太祖，而京师无居宅，太宗以官第假之。

琪性素鄙，历事三朝，而行不加修。每分遣士卒守护关梁，必觐其赠遗，视所厚薄为重轻。太宗知之，遂改授屯卫大将军，领郡如故，乃顾曰：“吾欲置琪于无过之地尔。”加左武卫大将军。景德中，以老且病，表求五日一赴起居，俄为台谏所纠，令赴常参。真宗念其旧，特赐给月奉以养。大中祥符元年卒，年八十四。

王延范，江陵人。形貌奇伟，喜任侠，家富于财。父保义，为荆南高氏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留后。高从诲奏署延范太子舍人。后随从海孙继冲入觐，荐为大理寺丞、知泰州累迁司门员外郎。

太平兴国九年，为广南转运使。性豪率尚气，尤好术数。尝通判梓州，有杜先生以左道惑众，谓延范曰：“汝意有所之，我常阴为之助。”延范心喜，敢为恣横。后为江南转运使，有刘昉卖卜于吉州市，其言多验，谓延范曰：“公当偏霸一方。”

又有徐肇为延范推九宫算法，得八少一，肇惊起曰：“君侯大贵不可言，当如江南李国主。”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，谓延范曰：“君是坐天王形、频伽眼、仙人鼻、雌龙耳、虎望，有大威德，猛烈富贵之相也。即日当乘四门辇。”至是，有豹入其公宇，噬伤数吏，从者皆恐栗，不敢进，延范独拔戟前逐，刺杀之，益以此自负。与广州掌务殿直赵延贵、将作监丞雷说会宿，观天象，延贵指西方一大星曰：“此所谓‘火星入南斗，天子下殿走’者也。”

雷说出《星经》证之，乃太白行度经南斗，延贵谬为火星也。

延范日夕与掌市舶陆坦议欲发兵，会坦代归，延范寓书左拾遣韦务升为隐语，侦朝廷机事。延范奴视僚属，峻刑多怨。会怀勇小将张霸给使转运司，延范因事杖之，霸知延范与知广州徐休复不协，诣休复，告延范将谋不轨及诸不法事。休复驰奏之。太宗遣高品阎承翰乘传，会转运副使李瑄暨休复杂治延范，具伏。与昉、辨、坦俱斩广州市，籍没延范家。务升除名配商州，延贵等皆抵罪，赐霸钱十万。

论曰：绍斌从征讨，凡逾百战，未尝以为惮；屡被废斥，未尝以为嫌。太祖宥盗马罪，引见赐予，屈法使过，用能致其力也。荣薄事亲，下诏督过。琼折州卒足以释妖惑。王杲辞赋于夏。思钧拔身自归，当斩而贷。琪以鄙称。守俊、兴辈以勇得备给使。守素久练边计，人颇畏伏。重诲虽将略不足，亦有可称。大抵武夫悍卒，不能无过，而亦各有所长。略其过而用其长，皆足以集事。至于一胜一负，兵家常势，顾其大节何如耳。若荣也，薄其所生，大节亏矣，屡以罪黜，宜哉。

## 列传第四十

吕端 毕士安 曾孙仲衍 仲游 寇准

吕端，字易直，幽州安次人。父琦，晋兵部侍郎。端少敏悟好学，以荫补千牛备身。历国子主簿、太仆寺丞、秘书郎、直弘文馆，换著作佐郎、直史馆。太祖即位，迁太常丞、知浚仪县，同判定州。开宝中，西上阁门使郝崇信使契丹，以端假太常少卿为副。八年，知洪州，未上，改司门员外郎、知成都府，赐金紫。为政清简，远人便之。

会秦王廷美尹京，召拜考功员外郎，充开封府判官。太宗征河东，廷美将有居留之命，端白廷美曰：“主上栉风沐雨，以申吊伐，王地处亲贤，当表率扈从。今主留务，非所宜也。”廷美由是恳请从行。寻坐王府亲吏请托执事者违诏市竹木，贬商州司户参军。移汝州，复为太常丞、判寺事。出知蔡州，以善政，吏民列奏借留。改祠部员外郎、知开封县，迁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使高丽，暴风折檣，舟人怖恐，端读书若在斋阁时。迁户部郎中、判太常寺兼礼院，选为大理少卿，俄拜右谏议大夫。

许王元僖尹开封，又为判官。王薨，有发其阴事者，坐神赞无状，遣御史武元颖、内侍王继恩就鞫于府。端方决事，徐起候之，二使曰：“有诏推君。”端神色自若，顾从者曰：“取帽来。”二使曰：“何遽至此？”端曰：“天子有制问，即

罪人矣，安可在堂上对制使？”即下堂，随问而答。左迁卫尉少卿。会置考课院，群官有负谴置散秩者，引对，皆泣涕，以饥寒为请。至端，即奏曰：“臣前佐秦邸，以不检府吏，谪掾商州，陛下复擢官籍辱用。今许王暴薨，臣辅佐无状，陛下又不重谴，俾亚少列，臣罪大而幸深矣！今有司进退善否，苟得颍州副使，臣之愿也。”太宗曰：“朕自知卿。”无何，复旧官，为枢密直学士，逾月，拜参知政事。

时赵普在中书，尝曰：“吾观吕公奏事，得嘉赏未尝喜，遇抑挫未尝惧，亦不形于言，真台辅之器也。”岁余，左谏议大夫寇准亦拜参知政事。端请居准下，太宗即以端为左谏议大夫，立准上。每独召便殿，语必移晷。擢拜户部侍郎、平章事。

时吕蒙正为相，太宗欲相端，或曰：“端为人糊涂。”太宗曰：“端小事糊涂，大事不糊涂。”决意相之。会曲宴后苑，太宗作《钓鱼诗》，有云：“欲饵金钩深未达，磻溪须问钓鱼人。”意以属端。后数日，罢蒙正而相端焉。初，端兄余庆，建隆中以藩府旧僚参预大政，端复居相位，时论荣之。端历官仅四十年，至是骤被奖擢，太宗犹恨任用之晚。端为相持重，识大体，以清简为务。虑与寇准同列，先居相位，恐准不平，乃请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押班知印，同升政事堂，太宗从之。时同列奏对多有异议，惟端罕所建明。一日，内出手札戒谕：“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，乃得闻奏。”端愈谦让不自当。

初，李继迁扰西鄙，保安军奏获其母。至是，太宗欲诛之，以寇准居枢密副使，独召与谋。准退，过相幕，端疑谋大事，邀谓准曰：“上戒君勿言于端乎？”准曰：“否。”端曰：“边鄙常事，端不必与知，若军国大计，端备位宰相，不可不知也。”准遂告其故，端曰：“何以处之？”准曰：“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，以戒凶逆。”端曰：“必若此，非计之得也，愿

少缓之，端将覆奏。”入曰：“昔项羽得太公，欲烹之，高祖曰：‘愿分我一杯羹。’夫举大事不顾其亲，况继迁悖逆之人乎？陛下今日杀之，明日继迁可擒乎？若其不然，徒结怨仇，愈坚其叛心尔。”太宗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端曰：“以臣之愚，宜置于延州，使善养视之，以招来继迁。虽不能即降，终可以系其心，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。”太宗抚髀称善曰：“微卿，几误我事。”即用其策。其母后病死延州，继迁寻亦死，继迁子竟纳款请命，端之力也。进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。

太宗不豫，真宗为皇太子，端日与太子问起居。及疾大渐，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，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、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、知制诰胡旦谋立故楚王元佐。太宗崩，李皇后命继恩召端，端知有变，锁继恩于阁内，使人守之而入。皇后曰：“宫车已晏驾，立嗣以长，顺也，今将如何？”端曰：“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，今始弃天下，岂可遽违命有异议邪？”乃奉太子至福宁庭中。真宗既立，垂帘引见群臣，端平立殿下不拜，请卷帘，升殿审视，然后降阶，率群臣拜呼万岁。以继勋为使相，赴陈州。贬昌龄忠武军司马，继恩右监门卫将军、均州安置，旦除名流浚州，籍其家赀。

真宗每见辅臣入对，惟于端肃然拱揖，不以名呼。又以端躯体洪大，宫庭阶庑稍峻，特令梓人为纳陛。尝召对便殿，访军国大事经久之制，端陈当世急务，皆有条理，真宗嘉纳。加右仆射，监修国史。明年夏，被疾，诏免常参，就中书视事。上疏求解，不许。十月，以太子太保罢。在告三百日，有司言当罢奉，诏赐如故。车驾临问，端不能兴，抚慰甚至。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司空，谥正惠，追封妻李氏泾国夫人，以其子藩为太子中舍，荀大理评事，蔚千牛备身，藹殿中省进马。

端姿仪瑰秀，有器量，宽厚多恕，善谈谑，意豁如也。虽

屡经摈退，未尝以得丧介怀。善与人交，轻财好施，未尝问家事。李惟清自知枢密改御史中丞，意端抑己，及端免朝谒，乃弹奏常参官疾告逾年受奉者，又构人讼堂吏过失，欲以中端。端曰：“吾直道而行，无所愧畏，风波之言不足虑也。”

端祖窋，尝事沧州节度刘守文为判官。守文之乱，窋举族被害。时父琦方幼，同郡赵玉冒锋刃给监者曰：“此予之弟，非吕氏子也。”遂得免。玉子文度为耀帅，文度孙绍宗十余岁，端视如己子，表荐赐出身。故相冯道，乡里世旧，道子正之病废，端分奉给之。端两使绝域，其国叹重之，后有使往者，每问端为宰相否，其名显如此。

景德二年，真宗闻端后嗣不振，又录蔚为奉礼郎。藩后病足，不任朝谒，请告累年，有司奏罢其奉，真宗特令复旧官，分司西京，给奉家居养病。端不蓄货产，藩兄弟贫匮，又迫婚嫁，因质其居第。真宗时，出内府钱五百万赎还之。又别赐金帛，俾偿宿负，遣使检校家事。藩、荀皆至国子博士，蔚至太子中舍。

毕士安，字仁叟，代州云中人。曾祖宗昱，本县令。祖球，本州别驾。父义林，累辟使府，终观城令，因家焉。士安少好学，事继母祝氏以孝闻。祝氏曰：“学必求良师友。”乃与如宋，又如郑，得杨璞、韩丕、刘锡为友，因为郑人。

乾德四年，举进士。邠帅杨廷璋辟幕府，掌书奏。开宝四年，历济州团练推官，专掌筦榷，岁课增羨。改兖州观察推官。太平兴国初，为大理寺丞，领三门发运事。吴越钱俶纳土，选知台州，言：“钱氏上图籍，有司皆张侈赋数，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，宜有安辑，愿一用旧籍。”诏从之。明年，迁左赞善大夫，徙饶州，改殿中丞。召还，为监察御史。复出知乾州，以母老愿降任就养，改监汝州稻田务。

雍熙二年，诸王出阁，慎择僚属。以虞部郎中王龟从兼陈王府记室参军，水部员外郎王素兼韩王府记室参军，秘书丞张茂直兼益王府记室参军，士安迁左拾遗兼冀王府记室参军。太宗召谓曰：“诸子生长宫庭，未闲外事，年渐成人，必资良士赞导，使日闻忠孝之道，卿等勉之。”赐袭衣、银带、鞍勒马。

士安本名士元，以“元”犯王讳，遂改焉。迁考功员外郎。端拱中，诏王府僚属各献所著文，太宗阅视累日，问近臣曰：“其才已见矣，其行孰优？”或以士安对。上曰：“正协朕意。”俄以本官知制诰，王请对愿留府邸，不许。淳化二年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大臣以张洎荐，太宗曰：“洎视毕士安词艺践历固不减，但履行远在下尔。”士安以父名义林抗章引避，朝议谓二名不偏讳，不听。

三年，与苏易简同知贡举，加主客郎中。以疾请外，改右谏议大夫、知颍州。真宗以寿王尹开封府，召为判官。及为皇太子，以兼右庶子迁给事中。登位，命权知开封府事，拜工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。时近臣有怙势强取民间定婚女，其家诉于府，士安因对奏，还之。宫府常从为廷职者，每授任于外，必令士安戒勸。

咸平初，辞府职，拜礼部侍郎，复为翰林学士。诏选官校勘《三国志》、晋、唐书。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。真宗以语宰相，士安曰：“恶以戒世，善以劝后。善恶之事，《春秋》备载。”真宗然之，遂命刊刻。士安以目疾求解，改兵部侍郎，出知潞州，特加月给之数。入为翰林侍读学士。景德初，兼秘书监。契丹谋入境，士安首疏五事应诏，陈选将、饷兵、理财之策，真宗嘉纳。

李沆卒，进士安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入谢，真宗曰：“未也，行且相卿。”士安顿首。真宗曰：“朕倚卿以辅相，岂

特今日。然时方多事，求与卿同进者，其谁可？”对曰：“宰相者，必有其器，乃可居其位，臣弩朽，实不足以胜任。寇准兼资忠义，善断大事，此宰相才也。”真宗曰：“闻其好刚使气。”又对曰：“准方正慷慨有大节，忘身徇国，秉道疾邪，此其素所蓄积，朝臣罕出其右者，第不为流俗所喜。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，涵养安佚，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，若准者正所宜用也。”真宗曰：“然，当藉卿宿德镇之。”未阅月，以本官与准同拜平章事。士安兼监修国史，居准上。

准为相，守正嫉恶，小人日思所以倾之。有布衣申宗古告准交通安王元杰，准惶恐，莫知所自明。士安力辩其诬，下宗古吏，具得奸罔，斩之，准乃安。

景德元年九月，契丹统军挾览引兵分掠威虏、顺安、北平，侵保州，攻定武，数为诸军所却，益东驻阳城淀，遂攻高阳，不得逞，转窥贝、冀、天雄，兵号二十万。真宗坐便殿，问策安出。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，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。士安言澶渊之行，当在仲冬；准谓当亟往，不可缓。卒用士安议。

初，咸平六年，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战陷契丹。至是，为契丹奏请议和。大臣莫敢如何，独士安以为可信，力赞真宗当羁縻不绝，渐许其成。真宗谓敌悍如此，恐不可保。士安曰：“臣尝得契丹降人，言其虽深入，屡挫不甚得志，阴欲引去而耻无名，且彼宁不畏人乘虚覆其巢穴，此请殆不妄。继忠之奏，臣请任之。”真宗喜，手诏继忠，许其请和。

时已诏巡幸，而议者犹哄哄，二三大臣有进金陵及成都图者。士安亟同准请对，力陈其不可，惟坚定前计。真宗严兵将行，太白昼见，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。或言兵未宜北，或言大臣应之。士安适卧疾，移书准曰：“屡请异疾从行，手诏不许，今大计已定，唯君勉之。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，心所愿

也。”已而少间，追至澶渊，见于行在。时已聚兵数十万，契丹大震，犹乘众掠德清。至澶北鄙，为伏弩发射，挾览死，众溃遁去。

会曹利用自契丹使还，具得要领，又与其使者姚东之俱来，讲和之议遂定。岁遗契丹银绢三十万，朝论皆以为过。士安曰：“不如此，契丹所顾不重，和事恐不能久。”及罢兵，从还，乃按边要选良守将易置之：雄州以李允则，定州马知节，镇州孙全照，保州杨延昭，它所择用各得其任。令塞上得境外牛马类者悉还之，通互市，除铁禁，招流亡，广储蓄。未几，夏州赵德明亦款塞内附。二方既定，中外略安。量时制法，次第施行。复置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等科，以广取士。

二年，章七八上，以病求免，优诏不允。遣使敦谕，不得已，复起视事。十月晨朝，至崇政殿庐，疾暴作，真宗步出临视，已不能言。诏内侍窦神宝以肩舆送归第，卒，年六十八。车驾临哭，废朝五日，赠太傅、中书令，谥文简。以皇城使卫绍钦治葬，有司给卤簿。录其子世长为太子中舍，庆长为大理寺丞，孙从古为将作监主簿。

士安端方沉雅，有清识，显藉，美风采，善谈吐，所至以严正称。年耆目眊，读书不辍，手自雠校，或亲缮写。又精意词翰，有文集三十卷。尝谓人曰：“仆仕宦无赫赫之誉，但力自规检，庶几寡过尔。”凡交游无党援，唯王祐、吕端见引重，王旦、寇准、杨亿相友善，王禹偁、陈彭年皆门人也。禹偁，济州人。幼时以事至士安官舍，士安识其非常童，留之，教以学，举业日显。后遂登科进用，更在士安前。及士安知制诰，其命乃禹偁词也。

士安没后，真宗谓寇准等曰：“毕士安，善人也，事朕南府、东宫，以至辅相。飭躬慎行，有古人之风，遽此沦没，深

可悼惜。”及王旦为相，面奏：“陛下前称毕士安清慎如古人，在位闻之感叹。仕至辅相，而四方无田园居第，没未终丧，家用已屈，真不负陛下所知。然使其家假贷为生，宜有以周之者，窃谓当出上恩，非臣敢为私惠。”真宗感叹，赐白金五千两。

子世长至卫尉卿，庆长至大府卿。孙从善光禄少卿，从古驾部郎中，从厚、从海检校水部员外郎，从简博罗令，从道殿中丞，从范山南西道节度推官，从益太常寺太祝，从周朝散郎、知洋州。曾孙仲达、仲偃仕至郡守，仲衍、仲游、仲愈。

仲衍字夷仲，以荫为阳翟主簿。张昇，县人也，方镇许，请于朝，欲兴乡校。既具材计工，又听民自以其力辅助。邑子马宏以口舌横闾里，谩谓诸豪曰：“张公兴学，而县令乃因以取诸民，由十百而至千万未已也，君将不堪。诚捐百金予我，我能止役。”豪信其能，予百金。宏即诣府宣言：“县吏尽私为学之费，又将赋于民。”昇果疑焉，敕县且止，又揭其事于道。令欲上疏辩，仲衍曰：“亡益也，不如取宏治之，不辩自直矣。”会摄县事，即逮捕验治，五日得其奸，言于昇，流宏邓州，一县相贺。给事中张问居里中，谓仲衍曰：“谚云‘锄一恶，长十善’，君之谓也。”

举进士中第，调沈丘令。欧阳修、吕公著荐之，入司农为主簿，升丞。吴充引为中书检正。奉使契丹，宴射连破的，众惊异之。且伟其姿容，密使人取其衣为度，制服以赐。时预其元会，尽能记其朝仪节奏，图画归献。后钱勰出使，契丹主犹问：“毕少卿何官？今安在？”

王珪与充不相能，以仲衍为充所用，数求罪过欲伤之，卒无可乘，但留滞不迁。经四年，乃以秘阁校理同知太常礼院，为官制局检讨官，制文字千万计，区别分类，损益删补，皆曲尽其当。凡从中问其事，必须仲衍然后报，他人不知也。撰《中

书备对》三十卷，士大夫家争传其书。

高丽使入贡，诏馆之。上元夕，与使者宴东阙下，作诗诵圣德，神宗次韵赐焉，当时以为宠。官制行，帝自擢起居郎，王珪留除命，谓为太峻，争于前。帝连称曰：“是当得尔。”未几，暴得疾，一夕卒，年四十三。帝遣中使唁其家，贖钱五十万。

仲游字公叔，与仲衍同登第，调寿丘柘城主簿、罗山令、环庆转运司干办公事。从高遵裕西征，运期迫遽，陕西八十县馈輓之夫三十万，一旦悉集，转运使范纯粹、李察度受其赋而给之食，必旷日乃可。会僚属议，皆不知所为，以诿仲游。仲游集诸县吏，令先效金帛缙钱之最，戒勿启扃鐃，共簿其名数以为质，预饬其斛量数千，洞撤仓庾墙壁，使赢粮者至其所，人自爽斗概，输其半而以半自给，不终朝霍然而散。翌日，大军遂行。纯粹、察叹且谢曰：“非君几败吾事。”

元祐初，为军器卫尉丞。召试学士院，同策问者九人，乃黄庭坚、张耒、晁补之辈。苏轼异其文，擢为第一。加集贤校理、开封府推官，出提点河东路刑狱。韩缜以故相在太原，按视如列郡，缜奴告有卒剽其衣于公堂之侧，缜怒，将置卒于理。仲游曰：“奴衣服鲜薄而敢掠之于帅牙，非人情也。”取以付狱治，卒得免。太原铜器名天下，独不市一物；惧人以为矫也，且行，买二茶匕而去。缜曰：“如公叔可谓真清矣。”

召拜职方、司勋二员外郎，改秘阁校理、知耀州。是岁大旱，仲游先民之未饥，揭喻境内曰：“郡振施与平余若干万硕。”实虚张其数。富室知有备，亦相劝发廩。凡民就食者十七万九千口，无一人去其乡。

徽宗时，历知郑、郛二州，京东、淮南转运副使。入为吏部郎中，言孔子庙自颜回以降，皆爵命于朝，冠冕居正，而子

鲤、孙伋乃野服幅巾以祭，为不称。诏皆追侯之。

仲游早受知于司马光、吕公著，不及用。范纯仁尤知之，当国时，又适居母丧，故未尝得尺寸进。然亦堕党籍，坎（土稟）散秩而终，年七十五。

仲游为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，不为浮夸诡诞、戏弄不庄之语。苏轼在馆阁，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。仲游忧其及祸，贻书戒之曰：

孟轲不得已而后辩，孔子欲无言，古人所以精谋极虑，固功业而养寿命者，未尝不出乎此。君自立朝以来，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，顾直惜其言尔。夫言语之累，不特出口者为言，其形于诗歌、赞于赋颂、托于碑铭、著于序记者，亦语言也。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，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，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；喜者未能济君之谋，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。天下论君之文，如孙臆之用兵，扁鹊之医疾，固所指名者矣。虽无是非之言，犹有是非之疑，又况其有耶？官非谏臣，职非御史，而非是人所未是，危身触讳以游其间，殆犹抱石而救溺也。

司马光为政，反王安石所为，仲游予之书曰：

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，而患财之不足也，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。盖散青苗、置市易、敛役钱、变盐法者，事也；而欲兴作、患不足者，情也。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，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，是以百说而百不行。今遂废青苗，罢市易，蠲役钱，去盐法，凡号为利而伤民者，一扫而更之，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。不喜之人，必不但曰‘青苗不可废，市易不可罢，役钱不可蠲，盐法不可去’，必操不足之情，言不足之事，以动上意，虽致石人而使听之，犹将动也。如是，则废者可复散，罢者可复置，蠲者可复敛，去者可复存矣。则不足之情，可不预治哉？

为今之策，当大举天下之计，深明出入之数，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，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。数年之间，又将十倍于今日。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，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，然后所论新法者，始可永罢而不可行矣。

昔安石之居位也，中外莫非其人，故其法能行。今欲救前日之敝，而左右侍从、职司、使者，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，虽起二三旧臣，用六七君子，然累百之中存基十数，乌在其势之可为也。势未可为而欲为之，则青苗虽废将复散，况未废乎？市易虽罢且复置，况未罢乎？役钱、盐法亦莫不然。以此救前日之敝，如人久病而少间，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，以其病之犹在也。

光、轼得书耸然，竟如其虑。

仲愈历国子监丞、诸王府侍讲、知凤翔府，坐兄仲游陷党籍，例废黜。徽宗曰：“毕仲衍被遇先帝，可除罪籍。”以仲愈为都官郎中，擢秘书少监，卒。

寇准，字平仲，华州下邳人也。父相，晋开运中，应辟为魏王府记室参军。准少英迈，通《春秋》三传。年十九，举进士。太宗取人，多临轩顾问，年少者往往罢去。或教准增年，答曰：“准方进取，可欺君邪？”后中第，授大理评事，知归州巴东、大名府成安县。每期会赋役，未尝辄出符移，唯具乡里姓名揭县门，百姓莫敢后期。累迁殿中丞、通判郢州。召试学士院，授右正言、直史馆，为三司度支推官，转盐铁判官。会诏百官言事，而准极陈利害，帝益器重之。擢尚书虞部郎中、枢密院直学士，判吏部东铨。尝奏事殿中，语不合，帝怒起，准辄引帝衣，令帝复坐，事决乃退。上由是嘉之，曰：“朕得寇准，犹文皇之得魏徵也。”

淳化二年春，大旱，太宗延近臣问时政得失，众以天数对。

准对曰：“《洪范》天人之际，应若影响，大旱之证，盖刑有所不平也。”太宗怒，起入禁中。顷之，召准问所以不平状，准曰：“愿召二府至，臣即言之。”有诏召二府入，准乃言曰：“顷者祖吉、王准皆侮法受赇，吉赃少乃伏诛；准以参政沔之弟，盗主守财至千万，止杖，仍复其官，非不平而何？”太宗以问沔，沔顿首谢，于是切责沔，而知准为可用矣。即拜准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，改同知院事。

准与知院张逊数争事上前。他日，与温仲舒偕行，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，判左金吾王宾与逊雅相善，逊嗾上其事。准引仲舒为证，逊令宾独奏，其辞颇厉，且互斥其短。帝怒，谪逊，准亦罢知青州。

帝顾准厚，既行，念之，常不乐。语左右曰：“寇准在青州乐乎？”对曰：“准得善藩，当不苦也。”数日，辄复问。左右揣帝意且复召用准，因对曰：“陛下思准不少忘，闻准日纵酒，未知亦念陛下乎？”帝默然。明年，召拜参知政事。

自唐末，蕃户有居渭南者。温仲舒知秦州，驱之渭北，立堡栅以限其往来。太宗览奏不怿，曰：“古羌戎尚杂处伊、洛，彼蕃夷易动难安，一有调发，将重困吾关中矣。”准言：“唐宋璟不赏边功，卒致开元太平。疆场之臣邀功以稔祸，深可戒也。”帝因命准使渭北，安抚族帐，而徙仲舒凤翔。

至道元年，加给事中。时太宗在位久，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，帝怒，斥之岭南，中外无敢言者。准初自青州召还，入见，帝足创甚，自褰衣以示准，且曰：“卿来何缓耶？”准对曰：“臣非召不得至京师。”帝曰：“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？”准曰：“陛下为天下择君，谋及妇人、中官，不可也；谋及近臣，不可也；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。”帝俯首久之，屏左右曰：“襄王可乎？”准曰：“知子莫若父，圣虑既以为可，

愿即决定。”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，改封寿王，于是立为皇太子。庙见还，京师之人拥道喜跃，曰：“少年天子也。”帝闻之不怿，召准谓曰：“人心遽属太子，欲置我何地？”准再拜贺曰：“此社稷之福也。”帝入语后嫔，宫中皆前贺。复出，延准饮，极醉而罢。

二年，祠南郊，中外官皆进秩。准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，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。彭惟节位素居冯拯下，拯转虞部员外郎，惟节转屯田员外郎，章奏列衔，惟节犹处其下。准怒，堂帖戒拯毋乱朝制。拯愤极，陈准擅权，又条上岭南官吏除拜不平数事。广东转运使康戩亦言：吕端、张洎、李昌龄皆准所引，端德之，洎能曲奉准，而昌龄畏丕奕，不敢与准抗，故得以任胸臆，乱经制。太宗怒，准适祀太庙摄事，召责端等。端曰：“准性刚自任，臣等不欲数争，虑伤国体。”因再拜请罪。及准入对，帝语及冯拯事，自辩。帝曰：“若廷辩，失执政体。”准犹力争不已，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，帝益不悦，因叹曰：“鼠雀尚知人意，况人乎？”遂罢准知邓州。

真宗即位，迁尚书工部侍郎。咸平初，徙河阳，改同州。三年，朝京师，行次阌乡，又徙凤翔府。帝幸大名，诏赴行在所，迁刑部，权知开封府。六年，迁兵部，为三司使。时合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为一使，真宗命准裁定，遂以六判官分掌之，繁简始适中。

帝久欲相准，患其刚直难独任。景德元年，以毕士安参知政事，逾月，并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准以集贤殿大学士位士安下。是时，契丹内寇，纵游骑掠深、祁间，小不利辄引去，徜徉无斗意。准曰：“是狃我也。请练师命将，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。”是冬，契丹果大入。急书一夕凡五至，准不发，饮笑自如。明日，同列以闻，帝大骇，以问准。准曰：“陛下欲

了此，不过五日尔。”因请帝幸澶州。同列惧，欲退，准止之，令候驾起。帝难之，欲还内，准曰：“陛下入则臣不得见，大事去矣，请毋还而行。”帝乃议亲征，召群臣问方略。

既而契丹围瀛州，直犯贝、魏，中外震骇。参知政事王钦若，江南人也，请幸金陵。陈尧叟，蜀人也，请幸成都。帝问准，准心知二人谋，乃阳若不知，曰：“谁为陛下画此策者，罪可诛也。今陛下神武，将臣协和，若大驾亲征，贼自当遁去。不然，出奇以挠其谋，坚守以老其师，劳佚之势，我得胜算矣。奈何弃庙社欲幸楚、蜀远地，所在人心崩溃，贼乘势深入，天下可复保邪？”遂请帝幸澶州。

及至南城，契丹兵方盛，众请驻蹕以覘军势。准固请曰：“陛下不过河，则人心益危，敌气未慑，非所以取威决胜也。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，李继隆、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，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，何疑而不进？”众议毕惧，准力争之，不决。出遇高琼于屏间，谓曰：“太尉受国恩，今日有以报乎？”对曰：“琼武人，愿效死。”准复入对，琼随立庭下，准厉声曰：“陛下不以臣言为然，盍试问琼等？”琼即仰奏曰：“寇准言是。”准曰：“机不可失，宜趣驾。”琼即麾卫士进攀，帝遂渡河，御北城门楼，远近望见御盖，踊跃欢呼，声闻数十里。契丹相视惊愕，不能成列。

帝尽以军事委准，准承制专决，号令明肃，士卒喜悦。敌数千骑乘胜薄城下，诏士卒迎击，斩获大半，乃引去。上还行宫，留准居城上，徐使人视准何为。准方与杨亿饮博，歌谑欢呼。帝喜曰：“准如此，吾复何忧？”相持十余日，其统军挾览出督战。时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，弩撼机发，矢中挾览额，挾览死，乃密奉书请盟。准不从，而使使者来请益坚，帝将许之。准欲邀使称臣，且献幽州地。帝厌兵，欲羁縻不绝而已。有谮

准幸兵以自取重者，准不得已，许之。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，曰：“百万以下皆可许也。”准召利用至幄，语曰：“虽有敕，汝所许毋过三十万，过三十万，吾斩汝矣。”利用至军，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。河北罢兵，准之力也。

准在相位，用人不以次，同列颇不悦。它日，又除官，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。准曰：“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，若用例，一吏职尔。”二年，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。准颇自矜澶渊之功，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。王钦若深嫉之。一日会朝，准先退，帝目送之，钦若因进曰：“陛下敬寇准，为其有社稷功邪？”帝曰：“然。”钦若曰：“澶渊之役，陛下不以为耻，而谓准有社稷功，何也？”帝愕然曰：“何故？”钦若曰：“城下之盟，《春秋》耻之。澶渊之举，是城下之盟也。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，其何耻如之！”帝愀然为之不悦。钦若曰：“陛下闻博乎？博者输钱欲尽，乃罄所有出之，谓之孤注。陛下，寇准之孤注也，斯亦危矣。”

由是帝顾准浸衰。明年，罢为刑部尚书、知陕州，遂用王旦为相。帝谓旦曰：“寇准多许人官，以为己恩。俟行，当深戒之。”从封泰山，迁户部尚书、知天雄军。祀汾阴，命提举贝、德、博、洛、滨、棣巡检捉贼公事，迁兵部尚书，入判都省。幸亳州，权东京留守，为枢密院使、同平章事。

林特为三司使，以河北岁输绢阙，督之甚急。而准素恶特，颇助转运使李士衡而沮特，且言在魏时尝进河北绢五万而三司不纳，以至阙供，请劾主吏以下。然京师岁费绢百万，准所助才五万。帝不悦，谓王旦曰：“准刚忿如昔。”旦曰：“准好人怀惠，又欲人畏威，皆大臣所避。而准乃为己任，此其短也。”未几，罢为武胜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河南府，徙永兴军。

天禧元年，改山南东道节度使，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

怀政诈为天书，上以问王旦。旦曰：“始不信天书者准也。今天书降，须令准上之。”准从上其书，中外皆以为非。遂拜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景灵宫使。

三年，祀南郊，进尚书右仆射、集贤殿大学士。时真宗得风疾，刘太后预政于内，准请问曰：“皇太子人所属望，愿陛下思宗庙之重，传以神器，择方正大臣为羽翼。丁谓、钱惟演，佞人也，不可以辅少主。”帝然之。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，请太子监国，且欲援亿辅政。已而谋泄，罢为太子太傅，封莱国公。时怀政反侧不自安，且忧得罪，乃谋杀大臣，请罢皇后预政，奉帝为太上皇，而传位太子，复相准。客省使杨崇勋等以告丁谓，谓微服夜乘犊车诣曹利用计事，明日以闻。乃诛怀政，降准为太常卿、知相州，徙安州，贬道州司马。帝初不知也，他日，问左右曰：“吾目中久不见寇准，何也？”左右莫敢对。帝崩时亦信惟准与李迪可托，其见重如此。

乾兴元年，再贬雷州司户参军。初，丁谓出准门至参政，事准甚谨。尝会食中书，羹污准须，谓起，徐拂之。准笑曰：“参政国之大臣，乃为官长拂须邪？”谓甚愧之，由是倾构日深。及准贬未几，谓亦南窜，道雷州，准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。谓欲见准，准拒绝之。闻家僮谋欲报仇者，乃杜门使纵博，毋得出，伺谓行远，乃罢。

天圣元年，徙衡州司马。初，太宗尝得通天犀，命工为二带，一以赐准。及是，准遣人取自洛中，既至数日，沐浴，具朝服束带，北面再拜，呼左右趣设卧具，就榻而卒。

初，张咏在成都，闻准入相，谓其僚属曰：“寇公奇材，惜学术不足尔。”及准出陕，咏适自成都罢还，准严供帐，大为具待。咏将去，准送之郊，问曰：“何以教准？”咏徐曰：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也。”准莫谕其意，归取其传读之，至

“不学无术”，笑曰：“此张公谓我矣。”

准少年富贵，性豪侈，喜剧饮，每宴宾客，多阖扉脱骖。家未尝爇油灯，虽庖廛所在，必然炬烛。

在雷州逾年。既卒，衡州之命乃至，遂归葬西京。道出荆南公安，县人皆设祭哭于路，折竹植地，挂纸钱，逾月视之，枯竹尽生笋。众因为立庙，岁时享之。无子，以从子随为嗣。准歿后十一年，复太子太傅，赠中书令、莱国公，后又赐谥曰忠愍。皇祐四年，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，帝为篆其首曰“旌忠”。

论曰：吕端谏秦王居留，表表已见大器，与寇准同相而常让之，留李继迁之母不诛。真宗之立，闭王继恩于室，以折李后异谋，而定大计；既立，犹请去帘，升殿审视，然后下拜，太宗谓之“大事不糊涂”者，知臣莫过君矣。宰相不和，不足以定大计。毕士安荐寇准，又为之辨诬。契丹大举而入，合辞以劝真宗，遂幸澶渊，终却钜敌。及议岁币，因请重贿，要其久盟；由是西夏失牵制之谋，随亦内附。景德、咸平以来，天下义安，二相协和之所致也。准于太宗朝论建太子，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、谋及中官、谋及近臣。此三言者，可为万世龟鉴。澶渊之幸，力沮众议，竟成隽功，古所谓大臣者，于斯见之。然挽衣留谏，面诋同列，虽有直言之风，而少包荒之量。定策禁中，不慎所与，致启怀政邪谋，坐鞫南裔。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，所谓“臣不密则失身”，岂不信哉！

## 列传第四十一

李沆 弟维 王旦 向敏中

李沆，字太初，洺州肥乡人。曾祖丰，泰陵令。祖滔，洺州团练判官。父炳，从邢帅薛怀让辟，为观察支使。怀让徙同州，又为掌书记，历邠州、凤翔判官，拜殿中侍御史、知舒州。太祖征金陵，缘淮供亿，惟舒尤甚，以劳加侍御史，卒。

沆少好学，器度宏远，炳尝语人曰：“此儿异日必至公辅。”太平兴国五年，举进士甲科，为将作监丞、通判潭州，迁右赞善大夫，转著作郎。相府召试约束边将诏书，既奏御，太宗甚悦，命直史馆。雍熙三年，右拾遗王化基上书自荐，太宗谓宰相曰：“李沆、宋湜，皆嘉士也。”即命中书并化基召试，并除右补阙、知制诰。沆位最下，特升于上，各赐钱百万。又以沆素贫，多负人钱，别赐三十万偿之。四年，与翰林学士宋白同知贡举。谤议虽众，而不归咎于沆。迁职方员外郎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

淳化二年，判吏部铨。尝侍曲宴，太宗目送之曰：“李沆风度端凝，真贵人也。”三年，拜给事中、参知政事。四年，以本官罢，奉朝请。未几，丁内艰，起复，遂出知升州。未行，改知河南府。真宗升储，迁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，诏东宫待以师傅礼。真宗即位，迁户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咸平初，以本官平章事，监修国史，改中书侍郎。

会契丹犯边，真宗北幸，命沆留守，京师肃然。真宗还，沆迎于郊，命坐置酒，慰劳久之。累加门下侍郎、尚书右仆射。真宗问治道所宜先，沆曰：“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，此最为先。”问其人，曰：“如梅询、曾致尧等是矣。”后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陕西，于阁门疏言仲舒不足与共事。轻锐之党无不称快，沆不喜也，因用他人副仲舒，罢致尧。帝尝语及唐人树党难制，遂使王室微弱，盖奸邪难辨尔。沆对曰：“佞言似忠，奸言似信，至如卢杞蒙蔽德宗，李勉以为真奸邪是也。”真宗曰：“奸邪之迹，虽曰难辨，然久之自败。”

一夕，遣使持手诏欲以刘氏为贵妃，沆对使者引烛焚诏，附奏曰：“但道臣沆以为不可。”其议遂寝。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，复问沆，沆曰：“赏典之行，须有所自。保吉因缘戚里，无攻战之劳，台席之拜，恐腾物议。”他日再三问之，执议如初，遂止。帝以沆无密奏，谓之曰：“人皆有密启，卿独无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公事则公言之，何用密启？夫人臣有密启者，非谗即佞，臣常恶之，岂可效尤？”

时李继迁久叛，兵众日盛，有图取朔方之意。朝廷困于飞輓，中外咸以为灵州乃必争之地，苟失之，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。帝颇惑之，因访于沆。沆曰：“继迁不死，灵州非朝廷有也。莫若遣使密召州将，使部分军民空垒而归，如此，则关右之民息肩矣。”方众议各异，未即从沆言，未几而灵州陷，帝由是益重之。

沆为相，王旦参政事，以西北用兵，或至旰食。旦叹曰：“我辈安能坐致太平，得优游无事耶？”沆曰：“少有忧勤，足为警戒。他日四方宁谧，朝廷未必无事。”后契丹和亲，旦问何如，沆曰：“善则善矣，然边患既息，恐人主渐生侈心耳。”旦未以为然。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，旦以为细事不足

烦上听。沆曰：“人主少年，当使知四方艰难。不然，血气方刚，不留意声色犬马，则土木、甲兵、祷祠之事作矣。吾老，不及见此，此参政他日之忧也。”沆没后，真宗以契丹既和，西夏纳款，遂封岱祠汾，大营宫观，蒐讲坠典，靡有暇日。旦亲见王钦若、丁谓等所为，欲谏则业已同之，欲去则上遇之厚，乃以沆先识之远，叹曰：“李文靖真圣人也。”当时遂谓之“圣相”。

寇准与丁谓善，屡以谓才荐于沆，不用。准问之，沆曰：“顾其为人，可使之在人上乎？”准曰：“如谓者，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？”沆笑曰：“他日后悔，当思吾言也。”准后为谓所倾，始伏沆言。

沆为相，接宾客，常寡言。马亮与沆同年生，又与其弟维善，语维曰：“外议以大兄为无口匏。”维乘间达亮语，沆曰：“吾非不知也。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，上封论奏，了无壅蔽，多下有司，皆见之矣。若邦国大事，北有契丹，西有夏人，日旰条议所以备御之策，非不详究。荐绅如李宗谔、赵安仁，皆时之英秀，与之谈，犹不能启发吾意。自余通籍之子，坐起拜揖，尚周章失次，即席必自论功最，以希宠奖，此有何策而与之接语哉？苟屈意妄言，即世所谓笼罩。笼罩之事，仆病未能也。”沆又尝言：“居重位实无补，惟中外所陈利害，一切报罢之，此少以报国尔。朝廷防制，纤悉备具，或徇所陈请，施行一事，即所伤多矣，陆象先曰‘庸人扰之’是已。儉人苟一时之进，岂念厉民耶？”沆为相，常读《论语》。或问之，沆曰：“沆为宰相，如《论语》中‘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’，尚未能行。圣人之言，终身诵之可也。”

景德元年七月，沆待漏将朝，疾作而归，诏太医诊视，抚问之使相望于道。明日，驾往临问，赐白金五千两。方还宫而

沆薨，年五十八。上闻之惊叹，趣驾再往，临哭之恸，谓左右曰：“沆为大臣，忠良纯厚，始终如一，岂意不享遐寿！”言终又泣下。废朝五日，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文靖。录其弟国子博士贇为虞部员外郎，光禄寺丞源为太子中舍，屯田员外郎、直集贤院维为户部员外郎。子宗简为大理评事。甥苏昂、妻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诏配享真宗庙庭。

沆性直谅，内行修谨，言无枝叶，识大体。居位慎密，不求声誉，动遵条制，人莫能干以私。公退，终日危坐，未尝跛倚。治第封丘门内，厅事前仅容旋马。或言其太隘，沆笑曰：“居第当传子孙，此为宰相厅事诚隘，为太祝、奉礼厅事已宽矣。”至于垣颓壁损，不以屑虑。堂前药阑坏，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试沆，沆朝夕见之，经月终不言。妻以语沆，沆曰：“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！”家人劝治居第，未尝答。弟维因语次及之，沆曰：“身食厚禄，时有横赐，计囊装亦可以治第，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，安得圆满如意，自求称足？今市新宅，须一年缮完，人生朝暮不可保，又岂能久居？巢林一枝，聊自足耳，安事丰屋哉？”

沆与诸弟友爱，尤器重维，暇日相对宴饮清言，未尝及朝政，亦未尝问家事。沆没后，或荐梅询可用，真宗曰：“李沆尝言其非君子。”其为信倚如此。

维字仲方，第进士，为保信军节度推官。真宗初，献《圣德诗》，召试中书，擢直集贤院，以沆相，避知歙州。至郡，兴学舍，岁时行乡射之礼。沆没，入为户部员外郎。

契丹请和，以为贺正旦使。真宗方幸西京，维还诣行在，具言其待遇礼厚，必保盟好。擢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自是每北使至，多命维主之。擢为翰林学士，累迁中书舍人，以疾辞，

出知许州。复入翰林为学士承旨，加史馆修撰。仁宗初，再迁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，预修《真宗实录》，迁工部尚书。会塞下传契丹将绝盟，复遣维往使。其主隆绪重维名，馆劳加礼，使赋《两朝悠久诗》。诗成，大喜。既还，帝欲用为枢密副使，或斥维赋诗自称小臣，乃寝。迁刑部尚书，辞不拜，引李士衡故事求换官，除州观察使，为谏官刘随所诋，知亳州。请赴本镇，改河阳。久之还朝，复出知陈州，卒。

维博学，少以文章知名，至老手不废书。景德以后，巡幸四方，典章名物，多维所参定。尝预定《七经正义》，修《续通典》、《册府元龟》。性宽易，喜愠不见于色，奖借后进，嗜酒善谑，而好为诗。常曰：“人生觴咏自适，余何营哉？”既没，家无余货。景祐元年，赠尚书右仆射。子师锡，虞部员外郎；公谨，太子中舍。

王旦，字子明，大名莘人。曾祖言，黎阳令。祖彻，左拾遗。父祐，尚书兵部侍郎，以文章显于汉、周之际，事太祖、太宗为名臣。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，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，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，世多称其阴德。祐手植三槐于庭，曰：“吾之后世，必有为三公者，此其所以志也。”

旦幼沉默，好学有文，祐器之曰：“此儿当至公相。”太平兴国五年，进士及第，为大理评事、知平江县。其廨旧传有物怪凭戾，居多不宁。旦将至前夕，守吏闻群鬼啸呼云：“相君至矣，当避去。”自是遂绝。就改将作监丞。赵昌言为转运使，以威望自任，属吏屏畏，入旦境，称其善政，以女妻之。代还，命监潭州银场。何承矩典郡，荐入为著作佐郎，预编《文苑英华》、《诗类》。迁殿中丞、通判郑州。表请天下建常平仓，以塞兼并之路。徙濠州。淳化初，王禹偁荐其才任转运使，驿召至京，旦不乐吏职，献文。召试，命直史馆。二年，拜右正

言、知制诰。

初，祐以宿名久掌书命，旦不十年继其任，时论美之。钱若水有人伦鉴，见旦曰：“真宰相器也。”与之同列，每曰：“王君凌霄耸壑，栋梁之材，贵不可涯，非吾所及。”李沆以同年生，亦推重为远大之器。明年，与苏易简同知贡举，加虞部员外郎、同判吏部流内铨、知考课院。赵昌言参机务，旦避嫌，引唐独孤郁、权德舆故事辞职。太宗嘉其识体，改礼部郎中、集贤殿修撰。昌言出知凤翔，即以旦知制诰，仍兼修撰、判院事，面赐金紫，择牯犀带宠之，又令冠西阁。至道元年，知理检院。二年，进兵部郎中。

真宗即位，拜中书舍人，数月，为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、通进银台封驳司。帝素贤旦，尝奏事退，目送之曰：“为朕致太平者，必斯人也。”钱若水罢枢务，得对苑中，访近臣之可用者，若水言：“旦有德望，堪任大事。”帝曰：“此固朕心所属也。”咸平三年，又知贡举，锁宿旬日，拜给事中、同知枢密院事。逾年，以工部侍郎参知政事。

契丹犯边，从幸澶州。雍王元份留守东京，遇暴疾，命旦驰还，权留守事。旦曰：“愿宣寇准，臣有所陈。”准至，旦奏曰：“十日之间未有捷报，时当如何？”帝默然良久，曰：“立皇太子。”旦既至京，直入禁中，下令甚严，使人不得传播。及驾还，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，忽闻后有驺诃声，惊视之，乃旦也。二年，加尚书左丞。三年，拜工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《两朝国史》。

契丹既受盟，寇准以为功，有自得之色，真宗亦自得也。王钦若忌准，欲倾之，从容言曰：“此《春秋》城下之盟也，诸侯犹耻之，而陛下以为功，臣窃不取。”帝愀然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钦若度帝厌兵，即谬曰：“陛下以兵取幽燕，乃可涤

耻。”帝曰：“河朔生灵始免兵革，朕安能为此？可思其次。”钦若曰：“唯有封禅泰山，可以镇服四海，夸示外国。然自古封禅，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，然后可尔。”既而又曰：“天瑞安可必得？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，惟人主深信而崇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则与天瑞无异也。”帝思久之，乃可，而心惮旦，曰：“王旦得无不可乎？”钦若曰：“臣得以圣意喻之，宜无不可。”乘间为旦言，旦颍勉而从。帝犹犹豫，莫与筹之者。会幸秘阁，骤问杜镐曰：“古所谓河出图、洛出书，果何事耶？”镐老儒，不测其旨，漫应之曰：“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。”帝由此意决，遂召旦饮，欢甚，赐以尊酒，曰：“此酒极佳，归与妻孥共之。”既归发之，皆珠也。由是凡天书、封禅等事，旦不复异议。

大中祥符初，为天书仪仗使，从封泰山，为大礼使，进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。受诏撰《封祀坛颂》，加兵部尚书。四年，祀汾阴，又为大礼使，迁右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。仍撰《祠坛颂》，将复进秩，恳辞得免，止加功臣。俄兼门下侍郎、玉清昭应宫使。五年，为玉清奉圣像大礼使。景灵宫建，又为朝修使。七年，刻天书，兼刻玉使，选御厩三马赐之。玉清昭应宫成，拜司空。京师赐酺，旦以惨恤不赴会，帝赐诗导意焉。《国史》成，迁司空。旦为天书使，每有大礼，辄奉天书以行，恒邑邑不乐。凡柄用十八年，为相仅一纪。

会契丹修和，西夏誓守故地，二边兵罢不用，真宗以无事治天下。旦谓祖宗之法具在，务行故事，慎所变改。帝久益信之，言无不听，凡大臣有所请，必曰：“王旦以为如何？”旦与人寡言笑，默坐终日，及奏事，群臣异同，旦徐一言以定。归家，或不去冠带，入静室独坐，家人莫敢见之。旦弟以问赵安仁，安仁曰：“方议事，公不欲行而未决，此必忧朝廷矣。”

帝尝示二府《喜雨诗》，旦袖归曰：“上诗有一字误写，莫进入改却否？”王钦若曰：“此亦无害。”而密奏之。帝愠，谓旦曰：“昨日诗有误字，何不来奏？”旦曰：“臣得诗未暇再阅，有失上陈。”惶惧再拜谢，诸臣皆拜，独枢密马知节不拜，具以实奏，且曰：“王旦略不辨，真宰相器也。”帝顾旦而笑焉。天下大蝗，使人于野得死蝗，帝以示大臣。明日，执政遂袖死蝗进曰：“蝗实死矣，请示于朝，率百官贺。”旦独不可。后数日，方奏事，飞蝗蔽天，帝顾旦曰：“使百官方贺，而蝗如此，岂不为天下笑耶？”

宫禁火灾，旦驰入。帝曰：“两朝所积，朕不妄费，一朝殆尽，诚可惜也。”旦对曰：“陛下富有天下，财帛不足忧，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。臣备位宰府，天灾如此，臣当罢免。”继上表待罪，帝乃降诏罪己，许中外封事言得失。后有言荣王宫火所延，非天灾，请置狱劾，当坐死者百余人。旦独请曰：“始火时，陛下已罪己诏天下，臣等皆上章待罪。今反归咎于人，何以示信？且火虽有迹，宁知非天谴耶？”当坐者皆免。

日者上书言宫禁事，坐诛。籍其家，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。帝怒，欲付御史问状。旦曰：“此人之常情，且语不及朝廷，不足罪。”真宗怒不解，旦因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曰：“臣少贱时，不免为此。必以为罪，愿并臣付狱。”真宗曰：“此事已发，何可免？”旦曰：“臣为宰相执国法，岂可自为之，幸于不发而以罪人。”帝意解。旦至中书，悉焚所得书。既而复悔，驰取之，而已焚之矣。由是皆免。仁宗为皇太子，太子谕德见旦，称太子学书有法。旦曰：“谕德之职，止于是耶？”张士逊又称太子书，旦曰：“太子不在应举，选学士不在学书。”

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。旦曰：“东封甚近，车驾将出，

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答之？”旦曰：“止当以微物而轻之。”乃以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，仍谕次年额内除之。契丹得之，大惭。次年，复下有司：“契丹所借金币六万，事属微末，今仍依常数与之，后不为比。”西夏赵德明言民饥，求粮百万斛。大臣皆曰：“德明新纳誓而敢违，请以诏责之。”帝以问旦，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，而诏德明来取之。德明得诏，惭且拜曰：“朝廷有人。”

寇准数短旦，旦专称准。帝谓旦曰：“卿虽称其美，彼专谈卿恶。”旦曰：“理固当然。臣在相位久，政事阙失必多。准对陛下无所隐，益见其忠直，此臣所以重准也。”帝以是愈贤旦。中书有事送密院，违诏格，准在密院，以事上闻。旦被责，第拜谢，堂吏皆见罚。不逾月，密院有事送中书，亦违诏格，堂吏欣然呈旦，旦令送还密院。准大惭，见旦曰：“同年，甚得许大度量？”旦不答。寇准罢枢密使，托人私求为使相，旦惊曰：“将相之任，岂可求耶！吾不受私请。”准深憾之。已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准入见，谢曰：“非陛下知臣，安能至此？”帝具道旦所以荐者。准愧叹，以为不可及。准在藩镇，生辰，造山棚大宴，又服用僭侈，为人所奏。帝怒，谓旦曰：“寇准每事欲效朕，可乎？”旦徐对曰：“准诚贤能，无如驂何。”真宗意遂解，曰：“然，此正是驂尔。”遂不问。

翰林学士陈彭年呈政府科场条目，旦投之地曰：“内翰得官几日，乃欲隔截天下进士耶？”彭年皇恐而退。时向敏中同在中书，出彭年所留文字，旦瞑目取纸封之。敏中请一览，旦曰：“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尔。”后彭年与王曾、张知白参预政事，同谓旦曰：“每奏事，其间有不经上览者，公批旨奉行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。”旦逊谢而已。一日奏对，旦退，曾等稍

留，帝惊曰：“有何事不与王旦来？”皆以前事对。帝曰：“旦在朕左右多年，朕察之无毫发私。自东封后，朕谕以小事一面奉行，卿等谨奉之。”曾等退而愧谢，旦曰：“正赖诸公规益。”略不介意。

帝欲相王钦若，旦曰：“钦若遭逢陛下，恩礼已隆，且乞留之枢密，两府亦均。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，虽古称立贤无方，然须贤士乃可。臣为宰相，不敢沮抑人，此亦公议也。”真宗遂止。旦没后，钦若始大用，语人曰：“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。”钦若与陈尧叟、马知节同在枢府，因奏事忿争。真宗召旦至，钦若犹哕不已，知节流涕曰：“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。”旦叱钦若使退。帝大怒，命付狱。旦从容曰：“钦若等恃陛下厚顾，上烦谴诃，当行朝典。愿且还内，来日取旨。”明日，召旦前问之，旦曰：“钦若等当黜，未知坐以何罪？”帝曰：“坐忿争无礼。”旦曰：“陛下奄有天下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，或闻外国，恐无以威远。”帝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旦曰：“愿至中书，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，且戒约之。俟少间，罢之未晚也。”帝曰：“非卿之言，朕固难忍。”后月余，钦若等皆罢。

旦尝与杨亿评品人物，亿曰：“丁谓久远当何如？”旦曰：“才则才矣，语道则未。他日在上位，使有德者助之，庶得终吉；若独当权，必为身累尔。”后谓果如言。

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，内臣周怀政偕行，或乘间请见，旦必俟从者尽至，冠带出见于堂皇，白事而退。后怀政以事败，方知旦远虑。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，病且死，求为节度使。帝语旦曰：“承规待此以瞑目。”旦执不可，曰：“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，奈何？”遂止。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。

旦为相，宾客满堂，无敢以私请。察可与言及素知名者，

数月后，召与语，询访四方利病，或使疏其言而献之。观才之所长，密籍其名，其人复来，不见也。每有差除，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请，所用者帝以笔点之。同列不知，争有所用，惟旦所用，奏入无不可。丁谓以是数毁旦，帝益厚之。故参政李穆子行简，以将作监丞家居，有贤行，迁太子中允。使者不知其宅，真宗命就中书问旦，人始知行简为旦所荐。旦凡所荐，皆人未尝知。旦没后，史官修《真宗实录》，得内出奏章，始知朝士多旦所荐云。谏议大夫张师德两诣旦门，不得见，意为人所毁，以告向敏中，为从容明之。及议知制诰，旦曰：“可惜张师德。”敏中问之，旦曰：“累于上前言师德名家子，有士行，不意两及吾门。状元及第，荣进素定，但当静以待之尔。若复奔竞，使无阶而入者当如何也。”敏中启以师德之意，旦曰：“旦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，但师德后进，待我薄尔。”敏中固称：“适有阙，望公弗遗。”旦曰：“第缓之，使师德知，聊以戒贪进、激薄俗也。”

石普知许州不法，朝议欲就劾。旦曰：“普武人，不明典宪，恐恃薄效，妄有生事。必须重行，乞召归置狱。”乃下御史按之，一日而狱具。议者以为不屈国法而保全武臣，真国体也。薛奎为江、淮发运使，辞旦，旦无他语，但云：“东南民力竭矣。”奎退而曰：“真宰相之言也。”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，辞旦求教，旦曰：“朝廷权利至矣。”士逊迭更是职，思旦之言，未尝求利，识者曰：“此运使识大体。”张咏知成都，召还，以任中正代之，言者以为不可。帝问旦，对曰：“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。他人往，妄有变更矣。”李迪、贺边有时名，举进士，迪以赋落韵，边以《当仁不让于师论》以“师”为“众”，与注疏异，皆不预。主文奏乞收试，旦曰：“迪虽犯不考，然出于不意，其过可略。边特立异说，将令后生务为穿凿，

渐不可长。”遂收迪而黜边。

旦任事久，人有谤之者，辄引咎不辨。至人有过失，虽人主盛怒，可辨者辨之，必得而后已。素羸多疾，自东鲁复命，连岁求解，优诏褒答，继以面谕，委任无贰。天禧初，进位太保，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册使，复加太尉兼侍中，五日一赴起居，入中书，遇军国重事，不限时日入预参决。旦愈畏避，上疏恳辞，又托同列奏白。帝重违其意，止加封邑。一日，独对滋福殿，帝曰：“朕方以大事托卿，而卿疾如此。”因命皇太子出拜，旦惶恐走避，太子随而拜之。旦言：“太子盛德，必任陛下事。”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，其后不至宰相惟李及、凌策二人，亦为名臣。旦复求避位，帝睹其形瘁，悯然许之。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，给宰相半奉。

初，旦以宰相兼使，今罢相，使犹领之，其专置使自旦始焉。寻又命肩舆入禁，使子雍与直省吏挟扶，见于延和殿。帝曰：“卿今疾亟，万一有不讳，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？”旦曰：“知臣莫若君，惟明主择之。”再三问，不对。时张咏、马亮皆为尚书，帝历问二人，亦不对。因曰：“试以卿意言之。”旦强起举笏曰：“以臣之愚，莫如寇准。”帝曰：“准性刚褊，卿更思其次。”旦曰：“他人，臣所不知也。臣病困，不能久侍。”遂辞退。后旦没岁余，竟用准为相。

旦疾甚，遣内侍问者日或三四，帝手自和药，并薯蕷粥赐之。旦与杨亿素厚，延至卧内，请撰遗表。且言：“忝为宰辅，不可以将尽之言，为宗亲求官，止叙生平遭遇，愿日亲庶政，进用贤士，少减焦劳之意。”仍戒子弟：“我家盛名清德，当务俭素，保守门风，不得事于泰侈，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。”表上，真宗叹之，遂幸其第，赐白金五千两。旦作奏辞之，藁末，自益四句云：“益惧多藏，况无所用，见欲散施，以息

咎殃。”即昇至内闼，诏不许。还至门，旦已薨，年六十一。帝临其丧恻，废朝三日，赠太师、尚书令、魏国公，谥文正，又别次发哀。后数日，张旻赴镇河阳，例宜饮饯，以旦故，不举乐。录其子、弟、侄、外孙、门客、常从，授官者十数人。诸子服除，又各进一官。已而闻旦奏藁自益四句，取视，泣下久之。旦有文集二十卷。乾兴初，诏配享真宗庙庭。及建碑，仁宗篆其首曰：“全德元老之碑。”

旦事寡嫂有礼，与弟旭友爱甚笃。婚姻不求门阀。被服质素，家人欲以缁锦饰毡席，不许。有货玉带者，弟以为佳，呈旦，旦命系之，曰：“还见佳否？”弟曰：“系之安得自见？”旦曰：“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，无乃劳乎！”亟还之。故所服止于赐带。家人未尝见其怒，饮食不精洁，但不食而已。尝试以少埃墨投羹中，旦惟啖饭，问何不啜羹，则曰：“我偶不喜肉。”后又墨其饭，则曰：“吾今日不喜饭，可别具粥。”旦不置田宅，曰：“子孙当各念自立，何必田宅，徒使争财为不义尔。”真宗以其所居陋，欲治之，旦辞以先人旧庐，乃止。宅门坏，主者彻新之，暂于庑下启侧门出入。旦至侧门，据鞍俯过，门成复由之，皆不问焉。三子：雍，国子博士；冲，左赞善大夫；素，别有传。

向敏中，字常之，开封人。父瑀，仕汉符离令。性严毅，惟敏中一子，躬自教督，不假颜色。尝谓其母曰：“大吾门者，此儿也。”敏中随瑀赴调京师，有书生过门，见敏中，谓邻母曰：“此儿风骨秀异，贵且寿。”邻母入告其家，比出，已不见矣。及冠，继丁内外忧，能刻厉自立，有大志，不屑贫窳。

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吉州，就改右赞善大夫。转运使张齐贤荐其材，代还，为著作郎。召见便殿，占对明畅，太宗善之，命为户部推官，出为淮南转运副使。时

领外计者，皆以权宠自尊，所至畏惮，敏中不尚威察，待僚属有礼，勤于劝勸，职务修举。或荐其有武干者，召入，将授诸司副使。敏中恳辞，仍献所著文，加直史馆，遣还任。以耕籍恩，超左司谏，入为户部判官、知制诰。未几，权判大理寺。

时没入祖吉赃钱，分赐法吏，敏中引钟离意委珠事，独不受。妖尼道安构狱，事连开封判官张去华，敏中妻父也，以故得请不预决讞。既而法官皆贬，犹以亲累落职，出知广州。入辞，面叙其事，太宗为之感动，许以不三岁召还。翌日，迁职方员外郎，遣之。是州兼掌市舶，前守多涉讥议。敏中至荆南，预市药物以往，在任无所须，以清廉闻。就擢广南东路转运使，召为工部郎中。太宗飞白书敏中泊张咏二名付中书，曰：“此二人，名臣也，朕将用之。”左右因称其材，并命为枢密直学士。

时通进、银台司主出纳书奏，领于枢密院，颇多壅遏，或至漏失。敏中具奏其事，恐远方有失事机，请别置局，命官专莅，校其簿籍，诏命敏中与咏领其局。太宗欲大任敏中，当途者忌之。会有言敏中在法寺时，皇甫侃监无为军榷务，以贿赂，发书历诣朝贵求为未减，敏中亦受之。事下御史，按实，尝有书及门，敏中睹其名，不启封遣去。俄捕得侃私僮诘之，云其书寻纳筒中，瘞临江传舍。驰驿掘得，封题如故。太宗大惊异，召见，慰谕赏激，遂决于登用。未几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自郎中至是百余日，超擢如此。时西北用兵，枢机之任，专主谋议，敏中明辨有才略，遇事敏速，凡二边道路、斥堠、走集之所，莫不周知。至道初，迁给事中。

真宗即位，敏中适在疾告，力起，见于东序，即遣视事。进户部侍郎。会曹彬为枢密使，改为副使。咸平初，拜兵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从幸大名，属宋湜病，代兼知枢密院事。时大

兵之后，议遣重臣慰抚边郡，命为河北、河东安抚大使，以陈尧叟、冯拯为副，发禁兵万人翼从。所至访民疾苦，宴犒官吏，莫不感悦。四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充集贤殿大学士。

故相薛居正孙安上不肖，其居第有诏无得贸易，敏中违诏质之。会居正子惟吉嫠妇柴将携赀产适张齐贤，安上訴其事，柴遂言敏中尝求娶己，不许，以是阴庇安上。真宗以问敏中，敏中言近丧妻不复议婚，未尝求婚于柴，真宗因不复问。柴又伐鼓，讼益急，遂下御史台，并得敏中质宅之状。时王嗣宗为盐铁使，素忌敏中，因对言，敏中议娶王承衍女弟，密约已定而未纳采。真宗询于王氏，得其实，以敏中前言为妄，罢为户部侍郎，出知永兴军。

景德初，复兵部侍郎。夏州李继迁兵败，为潘罗支射伤，自度孤危且死，属其子德明必归宋，曰：“一表不听则再请，虽累百表，不得，请勿止也。”继迁卒，德明纳款，就命敏中为鄜延路缘边安抚使，俄还京兆。

是冬，真宗幸澶渊，赐敏中密诏，尽付西鄙，许便宜从事。敏中得诏藏之，视政如常日。会大雉，有告禁卒欲倚雉为乱者，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。明日，尽召宾僚兵官，置酒纵阅，无一人预知者。命雉入，先驰骋于中门外，后召至阶，敏中振袂一挥，伏出，尽擒之，果各怀短刃，即席斩焉。既屏其尸，以灰沙扫庭，张乐宴饮，坐客皆股栗，边藩遂安。时旧相出镇，不以军事为意。寇准虽有重名，所至终日游宴，则以所爱伶人或付富室，辄厚有得。张齐贤倜傥任情，获劫盗或至纵遣。帝闻之，称敏中曰：“大臣出临四方，惟敏中尽心于民事尔。”于是有复用之意。二年，又以德明誓约未定，徙敏中为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，委以经略，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。

大中祥符初，议封泰山，以敏中旧德有人望，召入，权东

京留守。礼成，拜尚书右丞。

时吏部选人多稽滞者，命敏中与温仲舒领其事。俄兼秘书监，又领工部尚书，充资政殿大学士，赐御诗褒宠。祀汾阴，复为留守。敏中以厚重镇静，人情帖然，帝作诗遣使驰赐之。拜刑部尚书。五年，复拜同平章事，充集贤殿大学士，加中书侍郎。寻充景灵宫使，宫成，进兵部尚书，为兖州景灵宫庆成使。

天禧初，加吏部尚书，又为应天院奉安太祖圣容礼仪使。进右仆射兼门下侍郎，监修国史。是日，翰林学士李宗谔当对，帝曰：“朕自即位，未尝除仆射，今命敏中，此殊命也，敏中应甚喜。”又曰：“敏中今日贺客必多，卿往观之，勿言朕意也。”宗谔既至，敏中谢客，门阑寂然。宗谔与其亲径入，徐贺曰：“今日闻降麻，士大夫莫不欢慰相庆。”敏中但唯唯。又曰：“自上即位，未尝除端揆，非勋德隆重，眷倚殊越，何以至此。”敏中复唯唯。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德礼命之重，敏中亦唯唯，卒无一言。既退，使人问庖中，今日有亲宾饮宴否，亦无一人。明日，具以所见对。帝曰：“向敏中大耐官职。”徙玉清昭应宫使。以年老，累请致政，优诏不许。三年重阳，宴苑中，暮归中风眩，郊祀不任陪从。进左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，奉表恳让，又表求解，皆不许。明年三月卒，年七十二。帝亲临，哭之恸，废朝三日，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文简。五子、诸婿并迁官，亲校又官数人。

敏中姿表瑰硕，有仪矩，性端厚岂弟，多智，晓民政，善处繁剧，慎于采拔。居大任三十年，时以重德目之，为人主所优礼，故虽衰疾，终不得谢。及追命制入，帝特批曰：“敏中淳谨温良，宜益此意。”其恩顾如此。有文集十五卷。

子传正，国子博士；传式，龙图阁直学士；传亮，驾部员

外郎；传师，殿中丞；传范，娶南阳郡王惟吉女安福县主，为密州观察使，谥惠节。

传亮子经，定国军留后，谥康懿。经女即钦圣宪肃皇后也，以后族赠敏中燕王、传亮周王、经吴王。敏中余孙绛、绛，并官太子中书。

论曰：宋至真宗之世，号为盛治，而得人亦多。李沆为相，正大光明，其焚封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，请迁灵州之民以夺西夏之谋，无愧宰相之任矣。沆尝谓王旦，边患既息，人主侈心必生，而声色、土木、神仙祠祷之事将作，后王钦若、丁谓之徒果售其佞。又告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，中外所陈利害皆报罢之，后神宗信用安石变更之言，驯至焚扰。世称沆为“圣相”，其言虽过，诚有先知者乎！王旦当国最久，事至不胶，有谤不校，荐贤而不市恩，救罪辄宥而不费辞。澶渊之役，请于真宗曰：“十日不捷，何以处之？”真宗答之曰：“立太子。”契丹逾岁给而借币，西夏告民饥而假粮，皆一语定之，伟哉宰相才也。惟受王钦若之说，以遂天书之妄，斯则不及李沆尔。向敏中耻受赃物之赐以远其污，预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，坚拒皇甫侃之书以免其累，拜罢之际，喜愠不形，亦可谓有宰相之风焉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二

王钦若 林特附 丁谓 夏竦 子安期

王钦若，字定国，临江军新喻人。父仲华，侍祖郁官鄂州。会。江水暴至，徙家黄鹤楼，汉阳人望见楼上若有光景，是夕，钦若生。钦若早孤，郁爱之。太宗伐太原时，钦若才十八，作《平晋赋论》献行在。郁为濠州判官，将死，告家人曰：“吾历官逾五十年，慎于用刑，活人多矣，后必有兴者，其在吾孙乎！”

钦若擢进士甲科，为亳州防御推官，迁秘书省秘书郎，监庐州税。改太常丞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。时毋宾古为度支判官，尝言曰：“天下逋负，自五代迄今，理督未已，民病几不能胜矣。仆将启蠲之。”钦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数，翌日上之。真宗大惊曰：“先帝顾不知邪？”钦若徐曰：“先帝固知之，殆留与陛下收人心尔。”即日放逋负一千余万，释系囚三千余人。帝益器重钦若，召试学士院，拜右正言、知制诰，召为翰林学士。蜀寇王均始平，为西川安抚使。所至问系囚，自死罪以下第降之，凡列便宜，多所施行。还，授左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，以郊祀恩，加给事中。

河阴民常德方讼临津县尉任懿赂钦若得中第，事下御史台劾治。初，钦若咸平中尝知贡举，懿举诸科，寓僧仁雅舍。仁雅识僧惠秦者与钦若厚，懿与惠秦约，以银三百五十两赂钦若，

书其数于纸，令惠秦持去。会钦若已入院，属钦若客纳所书于钦若妻李氏，惠秦减所书银百两，欲自取之。李氏令奴祁睿书懿名于臂，并以所约银告钦若。懿再入试第五场，睿复持汤饮至贡院，钦若密令奴索取银，懿未即与而登科去。仁雅驰书河阴，始归之。德方得其书，以告御史中丞赵昌言，昌言以闻。既捕祁睿等，亦请逮钦若属吏。

祁睿本亳小吏，虽从钦若久，而名犹隶亳州。钦若乃言：“向未有祁睿，惠秦亦不及门。”帝方顾钦若厚，命邢昺、阎承翰等于太常寺别鞠之。懿更云妻兄张驾识知举官洪湛，尝俱造湛门。始但以银属二僧，不知达主司为谁。昺等遂诬湛受懿银，湛适使陕西还，而狱已具。时驾且死，睿又悉遁去，钦若因得固执祁睿休役后始佣于家，它奴使多新募，不识惠秦，故皆无证验。湛坐削籍、流儋州，而钦若遂免。方湛代王旦入知贡举，懿已试第三场，及官收湛赃，家无有也，乃以湛假梁颙白金器输官，湛遂死贬所。人知其冤，而钦若恃势，人莫敢言者。

景德初，契丹入寇，帝将幸澶渊。钦若自请北行，以工部侍郎、参知政事判天雄军、提举河北转运使，真宗亲宴以遣之。素与寇准不协，及还，累表愿解政事，罢为刑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。寻判尚书都省，修《册府元龟》，或褒赞所及，钦若自名表首以谢，即缪误有所谴问，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，其所为多此类也。岁中，改兵部，升大学士、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。初，钦若罢，为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，准定其班在翰林学士下。钦若诉于帝，复加“大”字，班承旨上。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，修国史。

大中祥符初，为封禅经度制置使兼判兖州，为天书仪卫副使。先是，真宗尝梦神人言“赐天书于泰山”，即密谕钦若。

钦若因言，六月甲午，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见黄素曳草上，有字不能识，皇城吏王居正见其上有御名，以告。钦若既得之，具威仪奉导至社首，跪授中使，驰奉以进。真宗至含芳园奉迎，出所上《天书再降祥瑞图》示百僚。钦若又言至岳下两梦神人，愿增建庙庭。及至威雄将军庙，其神像如梦中所见，因请构亭庙中。封禪礼成，迁礼部尚书，命作《社首颂》，迁户部尚书。从祀汾阴，复为天书仪卫副使，迁吏部尚书。明年，为枢密使、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初，学士晁迥草制，误削去官，有诏仍带吏部尚书。圣祖降，加检校太尉。钦若居第在太庙后墉，自言出入诃导不自安，因易赐官第于安定坊。七年，为同天书刻玉使。

马知节同在枢密，素恶钦若，议论不相下。会泸州都巡检王怀信等上平蛮功，钦若久不决，知节因面诋其短，争于帝前。及趣论赏，钦若遂擅除怀信等官，坐是，罢枢密使，奉朝请。改刻玉副使、知通进银台司。复拜枢密使、同平章事。上玉皇尊号，迁尚书右仆射、判礼仪院，为会灵观使。有龟蛇见拱圣营，因其地建详源观，命钦若总领之。寻拜左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明年，为景灵使，阅《道藏》，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人，绘于廊庑。又明年，商州捕得道士谯文易，畜禁书，能以术使六丁六甲神，自言尝出入钦若家，得钦若所遗诗。帝以问钦若，谢不省，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。

仁宗为皇太子，自以东宫师保请归朝，复为资政大学士。诏日赴资善堂侍讲皇太子。会辅臣兼领三少，钦若以品高求换秩，拜司空，寻除山南道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河南府。与宰相丁谓不相悦，以疾请就医京师，不报。令其子从益移文河南府，舆疾而归。谓言钦若擅去官守，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问。钦若惶恐伏罪，降司农卿、分司南京，夺从益一官。

仁宗即位，改秘书监，起为太常卿、知濠州，以刑部尚书知江宁府。仁宗尝为飞白书，适钦若有奏至，因大书“王钦若”字。是时，冯拯病，太后有再相钦若意，即取字緘置汤药合，遣中人赍以赐，且口宣召之。至国门而人未有知者。既朝，复拜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玉清昭应宫使、昭文馆大学士，监修国史。

帝初临政，钦若谓平时百官叙进，皆有常法，为《迁叙图》以献。《真宗实录》成，进司徒，以郊祀恩，封冀国公。知邵武军吴植病，求外徙，因殿中丞余谔以黄金遗钦若，未至，而植复遣牙吏至钦若第问之。钦若执以送官，植、谔皆坐贬。初，钦若安抚西川，植为新繁县尉，尝荐举之。至是，亦当以失举坐罪，诏勿问。兼译经使，始赴传法院，感疾亟归。帝临问，赐白金五千两。既卒，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文穆，录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。国朝以来宰相恤恩，未有钦若比者。

钦若尝言：“少时过圃田，夜起视天中，赤文成‘紫微’字。后使蜀，至褒城道中，遇异人，告以他日位至宰相。既去，视其刺字，则唐相裴度也。”及贵，遂好神仙之事，常用道家科仪建坛场以礼神，朱书“紫微”二字陈于坛上。表修裴度祠于圃田，官其裔孙，自撰文以纪其事。

真宗封泰山、祀汾阴，而天下争言符瑞，皆钦若与丁谓倡之。尝建议躬谒元德皇太后别庙，为庄穆皇后行期服。议者以为天子当绝傍期，钦若所言不合礼。又请置先蚕并寿星祠，升天皇北极帝坐于郊坛第一龛，增执法、孙星位，别制王公以下车辂、鼓吹，以备拜官、婚葬。所著书有《鹵簿记》、《彤管懿范》、《天书仪制》、《圣祖事迹》、《翊圣真君传》、《五岳广闻记》、《列宿万灵朝真图》、《罗天大醮仪》。钦若自以深达道教，多所建明，领校道书，凡增六百余卷。

钦若状貌短小，项有附疣，时人目为“瘿相”。然智数过人，每朝廷有所兴造，委曲迁就，以中帝意。又性倾巧，敢为矫诞。马知节尝斥其奸状，帝亦不之罪。其后仁宗尝谓辅臣曰：“钦若久在政府，观其所为，真奸邪也。”王曾对曰：“钦若与丁谓、林特、陈彭年、刘承珪，时谓之‘五鬼’。奸邪险伪，诚如圣谕。”

钦若子从益，终赞善大夫，追赐进士及第。后无子，以叔之子为后。

林特字士奇。祖揆，仕闽为南剑州顺昌令，因家顺昌。特少颖悟，十岁，谒江南李景，献所为文，景奇之，命作赋，有顷而成，授兰台校书郎。江南平，伪官皆入见，特袖文以进。太宗以为长葛尉，改遂州录事参军。代还，命中书引对，授大理寺丞、通判陇州，有治状。田重进镇永兴，太宗以重进武人，选特与杨覃并为通判，人赐白金二百两，给实奉。会出兵五路讨李继迁，督所部转刍粟，先期以办。吕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。蒙正入相，荐之，入判三司户部勾院。

梁鼎制置陕西青白盐，前后上议异同，真宗选特与知永兴军张咏同商利害，所奏合旨。累迁尚书祠部员外郎，为户部副使，诏赴内朝。三司副使预内朝，自特始。徙盐铁副使。

真宗北征，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，迁司封员外郎。车驾谒陵，为行在三司副使，诏与刘承珪、李溥比较江淮茶法。因裁定新制，岁增课百余万，特迁祠部郎中。封泰山，祀汾阴，皆为行在三司副使。以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、修玉清昭应宫副使。将祀太清宫，遣特储供具，为行在三司使。礼成，进给事中，为修景灵宫副使兼修兖州景灵宫、太极观。昭应宫成，迁尚书工部侍郎，真拜三司使。枢密使寇准言特奸邪，又数与争事，帝为出准，特在职如故。后罢三司，以户部侍郎同玉清昭应宫

副使。兖州宫观成，迁吏部侍郎。天禧元年，为修上《圣祖宝册》副使，转尚书右丞。

时天下完富，丁谓以符瑞、土木迎帝意，而以特有心计，使干财利佐之。然特亦天性邪险，善附会，故谓始终善特，当时与陈彭年等号“五鬼”，语在《王钦若传》。

仁宗在东宫，以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，改詹事。丁谓欲引为枢密副使，而李迪执不可。仁宗即位，进刑部尚书、翰林侍读学士。谓贬，特亦落职知许州。还朝，以户部尚书知通进银台司、判尚书都省、勾当三班院。特体素羸，然未尝一日谒告，及得疾，才五日而卒。赠尚书左仆射。太后遣中使祀奠。

特精敏，喜吏职，据案终日不倦。真宗数访以朝廷大事，特因有所中伤，人以此惮焉。奉诏撰《会计录》三十卷。又为《东封西祀朝谒太清宫庆赐总例》三十六卷。

子潍、洙。潍亦有吏能，历官至三司盐铁副使，以秘书监致仕，卒。洙，官至司农卿、知寿州，临事苛急，鼓角将夜入州廨，拔堂槛铁钩击杀之。

丁谓，字谓之，后更字公言，苏州长洲人。少与孙何友善，同袖文谒王禹偁，禹偁大惊重之，以为自唐韩愈、柳宗元后，二百年始有此作。世谓之“孙丁”。淳化三年，登进士甲科，为大理评事、通判饶州。逾年，直史馆，以太子中允为福建路采访。还，上茶盐利害，遂为转运使，除三司户部判官。峡路蛮扰边，命往体量。还奏称旨，领峡路转运使，累迁尚书工部员外郎，会分川峡为四路，改夔州路。

初，王均叛，朝廷调施、黔、高、溪州蛮子弟以捍贼，既而反为寇。谓至，召其种酋开谕之，且言有诏赦不杀。酋感泣，愿世奉贡。乃作誓刻石柱，立境上。蛮地饶粟而常乏盐，谓听以粟易盐，蛮人大悦。先时，屯兵施州而馈以夔、万州粟。至

是，民无转饷之劳，施之诸砦，积聚皆可给。特迁刑部员外郎，赐白金三百两。时溪蛮别种有入寇者，谓遣高、溪酋帅其徒讨击，出兵援之，擒生蛮六百六十，得所掠汉口四百余人。复上言：黔南蛮族多善马，请致馆，犒给缙帛，岁收市之。其后徙置夔州城砦，皆谓所经画也。居五年，不得代，乃诏举自代者，于是入权三司盐铁副使。未几，擢知制诰，判吏部流内铨。

景德四年，契丹犯河北，真宗幸澶渊，以谓知郢州兼齐、濮等州安抚使，提举转运兵马巡检事。契丹深入，民惊扰，争趣杨刘渡，而舟人邀利，不时济。谓取死罪给为舟人，斩河上，舟人惧，民得悉渡。遂立部分，使并河执旗帜，击刁斗，呼声闻百余里，契丹遂引去。明年，召为右谏议大夫、权三司使。上《会计录》，以景德四年民赋户口之籍，较咸平六年之数，具上史馆，请自今以咸平籍为额，岁较其数以闻，诏奖之。寻加枢密直学士。

大中祥符初，议封禅，未决，帝问以经费，谓对“ 大计有余 ”，议乃决。因诏谓为计度泰山路粮草使。初，议即宫城乾地营玉清昭应宫，左右有谏者。帝召问，谓对曰：“ 陛下有天下之富，建一宫奉上帝，且所以祈皇嗣也。群臣有沮陛下者，愿以此论之。” 王旦密疏谏，帝如谓所对告之，旦不复敢言。乃以谓为修玉清昭应宫使，复为天书扶侍使，迁给事中，真拜三司使。祀汾阴，为行在三司使。建会灵观，谓复总领之。迁尚书礼部侍郎，进户部，参知政事。建安军铸玉皇像，为迎奉使。朝谒太清宫，为奉祀经度制置使、判亳州。帝赐宴赋诗以宠其行，命权管勾驾前兵马事。谓献白鹿并灵芝九万五千本。还，判礼仪院，又为修景灵宫使，摹写天书刻玉笈，玉清昭应宫副使。大内火，为修葺使。历工、刑、兵三部尚书，再为天书仪卫副使，拜平江军节度使、知升州。

天禧初，徙保信军节度使。三年，以吏部尚书复参知政事。是岁，祀南郊，辅臣俱进官。故事，尝为宰相而除枢密使，始得迁仆射，乃以谓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。时寇准为相，尤恶谓，谓媒孽其过，遂罢准相。既而拜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玉清昭应宫使。周怀政事败，议再贬准，帝意欲谪准江、淮间，谓退，除道州司马。同列不敢言，独王曾以帝语质之，谓顾曰：“居停主人勿复言。”盖指曾以第舍假准也。

其后诏皇太子听政，皇后裁制于内，以二府兼东宫官，遂加谓门下侍郎兼太子少傅，而李迪先兼少傅，乃加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。故事，左、右丞非两省侍郎所兼，而谓意特以抑迪也。谓所善林特，自宾客改詹事，谓欲引为枢密副使兼宾客，迪执不可，因大诟之。既入对，斥谓奸邪不法事，愿与俱付御史杂治，语在《迪传》。帝因格前制不下，乃罢谓为户部尚书，迪为户部侍郎；寻以谓知河南府，迪知郢州。明日，入谢，帝诘所争状，谓对曰：“非臣敢争，乃迪忿置臣尔，愿复留。”遂赐坐。左右欲设墩，谓顾曰：“有旨复平章事。”乃更以机进，即入中书视事如故。仍进尚书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平章事兼太子少师。天章阁成，拜司空。乾兴元年，封晋国公。

仁宗即位，进司徒兼侍中，为山陵使。寇准、李迪再贬，谓取制草改曰：“当丑徒干纪之际，属先王违豫之初，罹此震惊，遂至沈剧。”凡与准善者，尽逐之。是时二府定义，太后与帝五日一御便殿听政。既得旨，而谓潜结内侍雷允恭，令密请太后降手书，军国事进入印画。学士草制辞，允恭先持示谓，阅讫乃进。盖谓欲独任允恭传达中旨，而不欲同列与闻机政也。允恭倚谓势，益横无所惮。

允恭方为山陵都监，与判司天监邢中和擅易皇堂地。夏守

恩领工徒数万穿地，土石相半，众议日喧，惧不能成功，中作而罢，奏请待命。谓庇允恭，依违不决。内侍毛昌达自陵下还，以其事奏，诏问谓，谓始请遣使按视。既而咸谓复用旧地，乃诏冯拯、曹利用等就谓第议，遣王曾覆视，遂诛允恭。

后数日，太后与帝坐承明殿，召拯、利用等谕曰：“丁谓为宰辅，乃与宦官交通。”因出谓尝托允恭令后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，又出允恭尝干谓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状，因曰：“谓前附允恭奏事，皆言已与卿等议定，故皆可其奏；且营奉先帝陵寝，而擅有迁易，几误大事。”拯等奏曰：“自先帝登遐，政事皆谓与允恭同议，称得旨禁中。臣等莫辨虚实，赖圣神察其奸，此宗社之福也。”乃降谓太子少保、分司西京。故事，黜宰相皆降制，时欲亟行，止令拯等即殿庐召舍人草词，仍榜朝堂，布谕天下。迨其子珙、珣、珵一官，落珙馆职。

先是，女道士刘德妙者，尝以巫师出入谓家。谓败，逮系德妙，内侍鞠之。德妙通款，谓尝教言：“若所为不过巫事，不若托言老君言祸福，足以动人。”于是即谓家设神像，夜醮于园中，允恭数至请祷。及帝崩，引入禁中。又因穿地得龟蛇，令德妙持入内，给言出其家山洞中。仍复教云：“上即问若，所事何知为老君，第云‘相公非凡人，当知之’。”谓又作颂，题曰“混元皇帝赐德妙”，语涉妖诞。遂贬崖州司户参军。诸子并勒停。又坐与德妙奸，除名，配隶复州。籍其家，得四方赂遗，不可胜纪。其弟诵、说、谏悉降黜。坐谓罢者，自参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数人。在崖州逾三年，徙雷州，又五年，徙道州。明道中，授秘书监致仕，居光州，卒。诏赐钱十万、绢百匹。

谓机敏有智谋，儉狡过人，文字累数千百言，一览辄诵。在三司，案牘繁委，吏久难解者，一言判之，众皆释然。善谈

笑，尤喜为诗，至于图画、博奕、音律，无不洞晓。每休沐会宾客，尽陈之，听人人自便，而谓从容应接于其间，莫能出其意者。

真宗朝营造宫观，奏祥异之事，多谓与王钦若发之。初，议营昭应宫，料功须二十五年，谓令以夜继昼，每绘一壁给二烛，七年乃成。真宗崩，议草遗制，军国事兼取皇太后处分，谓乃增以“权”字。及太后称制，又议月进钱充宫掖之用，由是太后深恶之，因雷允恭遂并录谓前后欺罔事窜之。

在贬所，专事浮屠因果之说，其所著诗并文亦数万言。家寓洛阳，尝为书自克责，叙国厚恩，戒家人毋辄怨望，遣人致于洛守刘焯，祈付其家。戒使者伺焯会众僚时达之，焯得书不敢私，即以闻。帝见感恻，遂徙雷州，亦出于揣摩也。谓初通判饶州，遇异人曰：“君貌类李赞皇。”既而曰：“赞皇不及也。”

夏竦，字子乔，江州德安人。父承皓，太平兴国初，上《平晋策》，补右侍禁，隶大名府。契丹内寇，承皓由间道发兵，夜与契丹遇，力战死之，赠崇仪使，录竦为润州丹阳县主簿。

竦资性明敏，好学，自经史、百家、阴阳、律历，外至佛老之书，无不通晓。为文章，典雅藻丽。举贤良方正，擢光禄寺丞、通判台州。召直集贤院，为国史编修官、判三司都磨勘司，累迁右正言。帝幸亳州，为东京留守推官。仁宗初封庆国公，王旦数言竦材，命教书资善堂。未几，同修起居注，为玉清昭应宫判官兼领景灵宫、会真观事，迁尚书礼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史成，迁户部。景灵宫成，迁礼部郎中。

竦娶杨氏，杨亦工笔札，有钩距。及竦显，多内宠，浸与杨不谐，杨悍妒，即与弟媚疏竦阴事，窃出讼之，又竦母与杨母相诟詈，偕诉开封府，府以事闻，下御史台置劾，左迁职方

员外郎、知黄州。后二年，徙邓州，又徙襄州。属岁饥，大发公廩，不足，竦又劝率州大姓，使出粟，得二万斛，用全活者四十余万人。仁宗即位，迁户部郎中，徙寿、安、洪三州。洪俗尚鬼，多巫覡惑民，竦索部中得千余家，敕还农业，毁其淫祠以闻。诏江、浙以南悉禁绝之。

竦材术过人，急于进取，喜交结，任数术，倾侧反覆，世以为奸邪。当太后临朝，尝上疏乞与修《真宗实录》，不报。既而丁母忧，潜至京师，依中人张怀德为内助，宰相王钦若雅善竦，因左右之，遂起复知制诰，为景灵判官、判集贤院，以左司郎中为翰林学士、勾当三班院兼侍读学士、龙图阁学士，又兼译经润文官。迁谏议大夫，为枢密副使、修国史，迁给事中。初，武臣赏罚无法，吏得高下为奸，竦为集前比，著为定例，事皆按比而行。改参知政事、祥源观使。增设贤良等六科，复百官转对，置理检使，皆竦所发。与宰相吕夷简不相能，复为枢密副使，迁刑部侍郎。史成，进兵部，寻进尚书左丞。

太后崩，罢为礼部尚书、知襄州，改颍州。京东荐饥，徙青州兼安抚使。逾年，罢安抚，迁刑部尚书、徙应天府。宝元初，以户部尚书入为三司使。赵元昊反，拜奉宁军节度使、知永兴军，听便宜行事。徙忠武军节度使、知泾州。还，判永兴军兼陕西经略安抚招讨，进宣徽南院使。与陈执中论兵事不合，诏徙屯鄜州。

初，竦在泾州，朝廷遣庞籍就计事。竦上奏曰：

顷者继迁逃背，屡寇朔方。至道初，洛苑使白守荣等率重兵护粮四十万，遇寇浦洛河，粮卒并没，守荣仅以身免。吕端始欲发兵，由麟府、鄜延、环庆三路趣平夏，袭其巢穴，太宗难之。后命李继隆、丁罕、范廷召、王超、张守恩五路入讨。继隆与罕合兵，行旬日，不见贼；守恩见贼不击；超及廷召至

乌白池，以诸将失期，士卒困敝，相继引还。时继迁当继捧入朝之后，曹光实掩袭之余，遁逃穷蹙，而犹累岁不能剿灭。先皇帝鉴追讨之敝，戒疆吏谨烽候、严卒乘，来即驱逐之，去无追捕也。

然拓跋之境，自灵武陷没之后，银、绥割弃已来，假朝廷威灵，其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尔。况德明、元昊相继猖獗，以继迁穷蹙，比元昊富实，势可知也。以先朝累胜之士，较当今关东之兵，勇怯可知也。以兴国习战之帅，方沿边未试之将，工拙可知也。继迁窜伏平夏，元昊窟穴河外，地势可知也。若分兵深入，糗粮不支，师行贼境，利于速战。倥进则贼避其锋，退则敌蹑其后，老师费粮，深可虞也。若穷其巢穴，须涉大河，长舟巨舰，非仓卒可具也。若浮囊挽梗，联络而进，我师半渡，贼乘势掩击，未知何谋可以捍御？臣以为不较主客之利，不计攻守之便，而议追讨者，非良策也。

因条上十事。时边臣多议征讨，朝廷乡之，而竦言出师非便。既而诏以泾原、鄜延两路兵进讨，会元昊稍求纳款，范仲淹请留鄜延兵，由是泾原兵亦不行。中国之师，卒不出塞。

竦上十事：一、教习强弩以为奇兵；二、羈縻属羌以为藩篱；三、诏唃廝囉父子并力破贼；四、度地形险易远近、砦栅多少、军士勇怯，而增减屯兵；五、诏诸路互相应援；六、募土人为兵，州各一二千人，以代东兵；七、增置弓手、壮丁、猎户以备城守；八、并边小砦，毋积刍粮，贼攻急，则弃小砦入保大砦，以完兵力；九、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，许人入粟赎罪，铜一斤为粟五斗，以贍边计；十、损并边冗兵、冗官及减骑军，以舒馈运。当时颇采用之。

其募土人为兵，令下而杨偕奏言：“西兵比继迁时十增七八，县官困于供亿，今州复益一二千人，则岁费不貲。若训习

士卒，使之精锐，选任将帅，求之方略，自然以寡击众，以一当百矣。竦云“士兵训练可代东兵”，此虚言也。自德明纳款以来，东兵犹不可代，况今日乎？”朝廷下竦议，竦奏：“陕西防秋之敝，无甚东兵，不惯登陟，不耐寒暑，骄懦相习，廩给至厚。士兵便习，各护乡土，山川道路，彼皆素知，岁省刍粮钜万。且收聚小民，免饥饿为盗，代兵东归，以卫京师，万世利也。偕欲以寡击众，殆虚言也。”

偕复奏云：

自古将帅深入殊庭，霍去病止将轻骑八百，直弃大将军数百里赴利，斩捕过当；又将万骑逾乌盭，讨薏仆，涉狐奴，历五王国，过焉支山千有余里，合兵麇皋兰下，杀楼兰王、虏侯王，执昆邪王子，收休屠祭天金人。赵充国亦以万骑破先零。李靖以骁骑三千破突厥，又以精骑一万至阴山，斩首千余级，俘男女十余万，擒颉利以献。自汉以来，用少击众，不可胜数。竦在泾原守城垒，据险阻，来则御之，去则释之，不闻出师也。竦惧战或败衄，托以兵少为辞尔。

竦言士兵各护乡土，自古兵有九地，士卒近家，谓之散地，言其易离散也。第以近事言之，阁门祇候王文恩出师败北，而士兵皆窜走，惟东兵仅二百人，杀敌兵甚众。以此知兵之强弱，不系东西，在将有谋与无谋尔。今边郡参用东兵、士兵，若尽罢东兵，亦非计也。古人有言：“非陇西之民有勇怯，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。”今防边东兵，人月受米七斗五升，士兵二石五斗，而竦乃言东兵廩给至厚，又不知之甚也。竦又言募士兵训练以代东兵，且士兵数万，须募足训练，虽三二岁未得成效，兵精犹恐奔北，岂有骤加训练而能取胜哉？

竦议遂屈。

竦雅意在朝廷，及任以西事，颇依违顾避，又数请解兵柄。

改判河中府，徙蔡州。庆历中，召为枢密使。谏官、御史交章论：“竦在陕西畏懦不肯尽力，每论边事，但列众人之言，至遣敕使临督，始陈十策。尝出巡边，置侍婢中军帐下，几致军变。元昊尝募得竦首者与钱三千，为贼轻侮如此。今复用之，边将体解矣。且竦挟诈任数，奸邪倾险，与吕夷简不相能。夷简畏其为人，不肯引为同列，既退，乃存之以释宿憾。陛下孜孜政事，首用怀诈不忠之臣，何以求治？”会竦已至国门，言者论不已，请不令入见。谏官余靖又言：“竦累表引疾，及闻召用，即兼驿而驰。若不早决，竦必坚求面对，叙恩感泣，复有左右为之地，则圣听惑矣。”章累上，即日诏竦归镇，竦亦自请还节。徙知亳州，改授吏部尚书。岁中，加资政殿学士。

竦之及国门也，帝封弹疏示之，既至亳州，上书万言自辨。复拜宣徽南院使、河阳三城节度使、判并州。请复置宦者为走马承受。明年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大名府。又明年，召入为宰相。制下，而谏官、御史复言：“大臣和则政事修，竦前在关中，与执中论议不合，不可使共事。”遂改枢密使，封英国公。

请析河北为四路。亲事官夜入禁中，欲为乱，领皇城司者皆坐逐，独杨怀敏降官，领入内都知如故。言者以为竦结怀敏而曲庇之。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，帝方坐便殿，趣召翰林学士张方平至，谓曰：“夏竦奸邪，以致天变如此，宜出之。”罢知河南府，未几，赴本镇，加兼侍中。飡明堂，徙武宁军节度使，进郑国公，锡赉与辅臣等。将相居外，遇大礼有赐，自竦始。寻以病归，卒。赠太师、中书令。赐谥文正，刘敞言：“世谓竦奸邪，而谥为正，不可。”改谥文庄。

竦以文学起家，有名一时，朝廷大典策累以属之。多识古文，学奇字，至夜以指画肤。文集一百卷。其为郡有治绩，喜

作条教，于闾里立保伍之法，至盗贼不敢发，然人苦烦扰。治军尤严，敢诛杀，即疾病死丧，拊循甚至。尝有龙骑卒戍边郡，剽，州郡莫能止，或密以告竦。时竦在关中，俟其至，召诘之，诛斩殆尽，军中大震。其威略多类此。然性贪，数商贩部中。在并州，使其仆贸易，为所侵盗，至杖杀之。积家财累钜万，自奉尤侈，畜声伎甚众。所在阴间僚属，使相猜阻，以钩致其事，遇家人亦然。

子安期，字清卿，以父任为将作监主簿，召试，赐进士出身。累迁太常博士，擢提点荆湖南道刑狱。除开封府推官，徙判官，判三司盐铁勾院，出为京西转运使。盗起部中，剽劫州县，而光化军戍卒相继叛，势且相合，安期督将吏捕斩殆尽。徙河东转运使，累迁尚书工部郎中，徙江、淮发运使，入为三司户部副使。会元昊纳款，西边罢兵，命往陕西与诸路经略安抚司议损边费，颇奏省吏员及汰边兵之不任役者五万人。擢天章阁待制，遂为陕西都转运使。徙河北，进兵部郎中。

时竦为枢密使，为请还所迁官，丐淮、浙一郡。复以为工部郎中、江淮发运使，徙知永兴军。进龙图阁直学士、吏部郎中、知渭州。简弓箭手，得骁勇万人为步兵，骑又半之，教以战阵法，由是土兵胜他路。又籍塞下闲田，募人耕种，岁得谷数万斛，以备振发，名曰贷仓。

迁右谏议大夫，进枢密直学士，徙延州。未至，丁父忧。服除，辞所进职，复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，提举集禧观。以学士复知延州，州东北阻山，无城郭，虜骑尝乘之。安期至，即大筑城。时方暑，士卒有怨言，安期益令广袤计数百步，令其下曰：“敢言者斩。”躬自督役，不逾月而就。元昊请画疆界，朝廷欲遣使，以问安期。安期对曰：“此不足烦王人，衙校可办也。”议遂决。暴得疾，卒，诏遣中使护其丧以归。

安期虽乘世资，颇以才自厉，朝廷数器使之，然无学术，而求入侍经筵，为世所讥。其奉养声伎，不减其父云。

论曰：王钦若、丁谓、夏竦，世皆指为奸邪。真宗时，海内乂安，文治洽和，群臣将顺不暇，而封禅之议成于谓，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，所谓以道事君者，固如是耶？竦阴谋猜阻，钩致成事，一居政府，排斥相踵，何其患得患失也！钦若以赃贿干吏议，其得免者幸矣。然而党恶丑正，几败国家，谓其尤者哉。

### 列传第四十三

陈尧佐 兄尧叟 弟尧咨 从子渐 宋庠 弟祁

陈尧佐，字希元，其先河朔人。高祖翔，为蜀新井令，因家焉，遂为阆州阆中人。父省华字善则，事孟昶为西水尉。蜀平，授陇城主簿，累迁栎阳令。县之郑白渠为邻邑强族所据，省华尽去壅遏，水利均及，民皆赖之，徙楼烦令。端拱三年，太宗亲试进士，伯子尧叟登甲科，占谢，辞气明辨，太宗顾左右曰：“此谁子？”王沔以省华对。即召省华为太子中允，俄判三司都凭由司，改盐铁判官，迁殿中丞。河决郟州，命省华领州事。俄为京东转运使，超拜祠部员外郎、知苏州，赐金紫。时遇水灾，省华复流民数千户，殍者悉瘞之，诏书褒美。历户部、吏部二员外郎，改知潭州。省华智辨有吏干，入掌左藏库，判吏部南曹，擢鸿胪少卿。景德初，判吏部铨，权知开封府，转光禄卿。旧制，卿监坐朵殿，太宗以省华权莅京府，别设其位，升于两省五品之南。省华以府事繁剧，请禁宾友相过，从之。未几，因疾求解任，拜左谏议大夫，再表乞骸骨，不许，手诏存问，亲阅方药赐之。三年，卒，年六十八，特赠太子少师。

尧佐进士及第，历魏县、中牟尉，为《海喻》一篇，人奇其志。以试秘书省校书郎知朝邑县，会其兄尧叟使陕西，发中人方保吉罪，保吉怨之，诬尧佐以事，降本县主簿。徙下邳，

迁秘书郎、知真源县，开封府司录参军事，迁府推官。坐言事忤旨，降通判潮州。修孔子庙，作韩吏部祠，以风示潮人。民张氏子与其母濯于江，鳄鱼尾而食之，母弗能救。尧佐闻而伤之，命二吏拏小舟操网往捕。鳄至暴，非可网得，至是，鳄弭受网，作文示诸市而烹之，人皆惊异。

召还，直史馆、知寿州。岁大饥，出奉米为糜粥食饿者，吏人悉献米至，振数万人。徙庐州，以父疾请归，提点开封府界事，后为两浙转运副使。钱塘江篝石为堤，堤再岁辄坏。尧佐请下薪实土乃坚久，丁谓不以为是，徙京西转运使，后卒如尧佐议。徙河东路，以地寒民贫，仰石炭以生，奏除其税。又减泽州大广冶铁课数十万。徙河北，母老祈就养，召纠察在京刑狱，为御试编排官，坐置等误降官，监鄂州茶场。

天禧中，河决，起知滑州，造木龙以杀水怒，又筑长堤，人呼为“陈公堤”。初营永定陵，复徙京西转运使，入为三司户部副使，徙度支，同修《真宗实录》。不试中书，特擢知制诰兼史馆修撰，知通进、银台司。进枢密直学士、知河南府，徙并州。每汾水暴涨，州民辄忧扰，尧佐为筑堤，植柳数万本，作柳溪，民赖其利。

召同修《三朝史》，代弟尧咨同知开封府，累迁右谏议大夫，为翰林学士，遂拜枢密副使。祥符知县陈诂治严急，吏欲罪诂，乃空县逃去，太后果怒。而诂连吕夷简亲，执政以嫌不敢辨。事下枢密院，尧佐独曰：“罪诂则奸吏得计，后谁敢复绳吏者？”诂由是得免。以给事中参知政事，迁尚书吏部侍郎。

太后崩，执政多罢，以户部侍郎知永兴军。过郑，为郡人王文吉以变事告，下御史中丞范讽劾治，而事乃辨。改知庐州，徙同州，复徙永兴军。初，太后遣宦者起浮图京兆城中，前守姜遵尽毁古碑碣充砖甃用，尧佐奏曰：“唐贤臣墓石，今十亡

七八矣。子孙深刻大书，欲传之千载，乃一旦与瓦砾等，诚可惜也。其未毁者，愿敕州县完护之。”徙郑州。会作章惠太后园陵，州供张甚严，赐书褒谕。既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以灾异数见，罢为淮康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郑州。以太子太师致仕，卒，赠司空兼侍中，谥文惠。

尧佐少好学，父授诸子经，其兄未卒业，尧佐窃听已成诵。初肄业锦屏山，后从种放于终南山，及贵，读书不辍。善古隶八分，为方丈字，笔力端劲，老犹不衰。尤工诗。性俭约，见动物，必戒左右勿杀，器服坏，随辄补之，曰：“无使不全见弃也。”号“知余子”。自志其墓曰：“寿八十二不为夭，官一品不为贱，使相纳禄不为辱，三者粗可归息于父母栖神之域矣。”陈抟尝谓其父曰：“君三子皆当将相，惟中子贵且寿。”后如抟言。有《集》三十卷，又有《潮阳编》、《野庐编》、《愚丘集》、《遣兴集》。

尧叟字唐夫，解褐光禄寺丞、直史馆，与省华同日赐绯，迁秘书丞。久之，充三司河南东道判官。时宋、亳、陈、颍民饥，命尧叟及赵况等分振之。再迁工部员外郎、广南西路转运使。岭南风俗，病者祷神不服药，尧叟有《集验方》，刻石桂州驿。又以地气蒸暑，为植树凿井，每三二十里置亭舍，具饮器，人免渴死。会加恩黎桓，为交州国信使。初，将命者必获赠遗数千缗，桓责赋敛于民，往往断其手及足趾。尧叟知之，遂奏召桓子，授以朝命，而却其私觐。又桓界先有亡命来奔者，多匿不遣，因是海贼频年入寇。尧叟悉捕亡命归桓，桓感恩，并捕海贼为谢。

先是，岁调雷、化、高、藤、容、白诸州兵，使犍军粮泛海给琼州。其兵不习水利，率多沉溺，咸苦之。海北岸有递角场，正与琼对，伺风便一日可达，与雷、化、高、太平四州地

水路接近。尧叟因规度移四州民租米输于场，第令琼州遣蛮兵具舟自取，人以为便。

咸平初，诏诸路课民种桑枣，尧叟上言曰：“臣所部诸州，土风本异，田多山石，地少桑蚕。昔云八蚕之绵，谅非五岭之俗，度其所产，恐在安南。今其民除耕水田外，地利之博者惟麻苧尔。麻苧所种，与桑柘不殊，既成宿根，旋擢新干，俟枝叶裁茂则刈获之，周岁之间，三收其苧。复一固其本，十年不衰。始离田畴，即可纺绩。然布之出，每端止售百钱，盖织者众、市者少，故地有遗利，民艰资金。臣以国家军须所急，布帛为先，因劝谕部民广植麻苧，以钱盐折变收市之，未及二年，已得三十七万余匹。自朝廷克平交、广，布帛之供，岁止及万，较今所得，何止十倍。今树艺之民，相率竞劝；杼轴之功，日以滋广。欲望自今许以所种麻苧顷亩，折桑枣之数，诸县令佐依例书历为课，民以布赴官卖者，免其算税。如此则布帛上供，泉货下流，公私交济，其利甚博。”诏从之。代还，加刑部员外郎，充度支判官。

未几，会抚水蛮酋蒙令国杀使臣扰动，命尧叟为广南东、西两路安抚使，赐金紫遣之。事平，迁兵部，拜主客郎中、枢密直学士、知三班兼银台通进封驳司、制置群牧使。

河决澶州王陵口，诏往护塞之，遂与冯拯同为河北、河东安抚副使。时中外上封奏者甚众，命与拯详定利害，及与三司议减冗事。俄与拯并拜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有言三司官吏积习依违，文牒有经五七岁不决者，吏民抑塞，水旱灾沴，多由此致。请委逐部判官检覆判决，如复稽滞，许本路转运使闻奏，命官推鞠，以警弛慢。乃诏尧叟与拯举常参官干敏者，同三司使议减烦冗，参决滞务。尧叟请以秘书丞直史馆孙冕同领其事，凡省去烦冗文帐二十一万五千余道，又减河北冗官七

十五员。

五年，郊祀，进给事中。会王继英为枢密使，以尧叟签署院事，奉秩恩例悉同副使，迁工部侍郎。真宗幸澶渊，命乘传先赴北砦按视戎事，许以便宜。景德中，迁刑部、兵部二侍郎，与王钦若并知枢密院事。真宗朝陵，权东京留守。每裁劓刑禁，虽大辟亦止面取状，亟决遣之，以故狱无系囚。真宗曰：“尧叟素有裁断，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详察之。”因密加诏谕。俄兼群牧制置使。始置使，即以尧叟为之，及掌枢密，即罢其任。至是，以国马戎事之本，宜得大臣总领，故又委尧叟焉。自是多立条约。又著《监牧议》，述马政之重。预修国史。

大中祥符初，东封，加尚书左丞。诏撰《朝覲坛碑》，进工部尚书，献《封禅圣制颂》，帝作歌答之。祀汾阴，为经度制置使、判河中府。礼成，进户部尚书。时诏王钦若为《朝覲坛颂》，表让尧叟，不许。别命尧叟撰《亲谒太宁庙颂》，加特进，赐功臣。又以尧叟善草隶，诏写途中御制歌诗刻石。

五年，与钦若并以本官检校太傅、同平章事，充枢密使，加检校太尉。从幸太清宫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未几，与钦若罢守本官，仍领群牧。明年，复与钦若以本官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，充枢密使。尧叟素有足疾，屡请告。九年夏，帝临问，劳赐加等。疾甚，表求避位，遣阁门使杨崇勋至第抚慰，以询其意。尧叟词志颇确，优拜右仆射、知河阳。肩舆入辞，至便坐，许三子扶掖升殿，赐诗为钱，又赐仲子希古绯服。

天禧初，病亟，召其子执笔，口占奏章，求还鞦韆下，诏许之。肩舆至京师，卒，年五十七。废朝二日，赠侍中，谥曰文忠，录其孙知言、知章为将作监主簿。长子师古赐进士出身，后为都官员外郎。希古至太子中舍，坐事除籍。

尧叟伟姿貌，强力，奏对明辨，多任知数。久典机密，军

马之籍，悉能周记。所著《请盟录》三集二十卷。

母冯氏，性严。尧叟事亲孝谨，怡声侍侧，不敢以贵自处。家本富，禄赐且厚，冯氏不许诸子事华侈。景德中，尧叟掌枢机，弟尧佐直史馆，尧咨知制诰，与省华同在北省，诸孙任官者十数人，宗亲登科者又数人，荣盛无比。宾客至，尧叟兄弟侍立省华侧，客不自安，多引去。旧制登枢近者，母妻即封郡夫人。尧叟以父在朝，母止从父封，遂以妻封表让于母，朝廷援制不许。父既卒，帝欲褒封其母，以问王旦。旦曰：“虽私门礼制未阙，公朝降命亦无嫌也。”乃封上党郡太夫人，进封滕国，年八十余无恙，后尧叟数年卒。

尧咨字嘉谟，举进士第一，授将作监丞、通判济州，召为秘书省著作郎、直史馆、判三司度支勾院，始合三部勾院兼总之。擢右正言、知制诰。崇政殿试进士，尧咨为考官，三司使刘师道属弟几道以试卷为识验，坐贬单州团练副使。复著作郎、知光州。寻复右正言、知制诰，知荆南。改起居舍人，同判吏部流内铨。旧格，选人用举者数迁官，而寒士无以进，尧咨进其可擢者，帝特迁之。改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，以龙图阁直学士、尚书工部郎中知永兴军。长安地斥鹵，无甘泉，尧咨疏龙首渠注城中，民利之。然奢侈不循法度，敞武库，建视草堂，开三门，筑甬道，出入列禁兵自卫。用刑惨急，数有仗死者。尝以气凌转运使乐黄目，黄目不能堪，求解去，遂徙尧咨知河南府。既而有发尧咨守长安不法者，帝不欲穷治，止削职徙邓州，才数月，复知制诰。

尧咨性刚戾，数被挫，忽忽不自乐。尧叟进见，帝问之，对曰：“尧咨岂知上恩所以保佑者，自谓遭谗以至此尔！”帝赐诏条其事切责，乃惶恐称谢。还，判登闻检院，复龙图阁直学士。坐失举，降兵部员外郎。丧母，起复工部郎中、龙图阁

直学士、会灵观副使。边臣飞奏唵厮啰立文法召蕃部欲侵边，以为陕西缘边安抚使。再迁右谏议大夫、知秦州，徙同州，以尚书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。入为翰林学士，以先朝初榜甲科，特诏班旧学士蔡齐之上。

换宿州观察使、知天雄军，位丞郎上。尧咨内不平，上章固辞，皇太后特以只日召见，敦谕之，不得已，拜命。自契丹修好，城壁器械久不治，尧咨葺完之。然须索烦扰，多暴怒，列军士持大槌侍前，吏民语不中意，立至困仆。以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知郢州。建请浚新河，自鱼山至下杷以导积水。拜武信军节度使、知河阳，徙澶州，又徙天雄军。所居栋摧，大星震于庭，散为白气。已而卒，赠太尉，谥曰康肃。

尧咨于兄弟中最为少文，然以气节自任。工隶书。善射，尝以钱为的，一发贯其中。兄弟同时贵显，时推为盛族。子述古，太子宾客致仕；博古，笃学能文，为馆阁校勘，早卒。

从子渐字鸿渐，少以文学知名于蜀。淳化中，与其父尧封皆以进士试廷中，太宗擢渐第，辄辞不就，愿擢其父，许之。至咸平初，渐始仕，为天水县尉。时学者罕通扬雄《太玄经》，渐独好之，著书十五篇，号《演玄》，奏之。召试学士院，授仪州军事推官。举贤良方正科，不中，复调陇西防御推官，坐法免归，不复有仕进意，蜀中学者多从之游。尧咨不学，渐心薄之。尧咨后贵显，与渐益不同，因言渐罪戾之人，聚徒太盛，不宜久留远方。即召渐至京师，授颍州长史。丁谓等知其无他，得改凤州团练推官，迁耀州节度推官。卒，有文集十五卷，自号金龟子。

宋庠，字公序，安州安陆人，后徙开封之雍丘。父杞，尝为九江掾，与其妻钟祷于庐阜。钟梦道士授以书曰：“以遗尔子。”视之，《小戴礼》也，已而庠生。他日见许真君像，即

梦中见者。

庠天圣初举进士，开封试、礼部皆第一，擢大理评事、同判襄州。召试，迁太子中允、直史馆，历三司户部判官，同修起居注，再迁左正言。郭皇后废，庠与御史伏阁争论，坐罚金。久之，知制诰。时亲策贤良、茂才等科，而命与武举人杂视。庠言：“非所以待天下士，宜如本朝故事，命有司设次具饮膳，斥武举人令别试。”诏从之。

兼史馆修撰、知审刑院。密州豪王澥私酿酒，邻人往捕之，澥给奴曰：“盗也。”尽使杀其父子四人。州论奴以法，澥独不死。宰相陈尧佐右澥，庠力争，卒抵澥死。改权判吏部流内铨，迁尚书刑部员外郎。仁宗欲以为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，中书言故事无自知制诰除执政者，乃诏为翰林学士。帝遇庠厚，行且大用矣。

庠初名郊，李淑恐其先己，以奇中之，言曰：“宋，受命之号；郊，交也。合姓名言之为不祥。”帝弗为意，他日以谕之，因改名庠。宝元中，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。庠为相儒雅，练习故事，自执政，遇事辄分别是非。尝从容论及唐入阁仪，庠退而上奏曰：

入阁，乃有唐只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。唐有大内，又有大明宫，宫在大内之东北，世谓之东内，高宗以后，天子多在。大明宫之正南门曰丹凤门，门内第一殿曰含元殿，大朝会则御之；第二殿曰宣政殿，谓之正衙，朔望大册拜则御之；第三殿曰紫宸殿，谓之上阁，亦曰内衙，只日常朝则御之。天子坐朝，须立伏于正衙殿，或乘舆止御紫宸，即唤仗自宣政殿两门入，是谓东、西上阁门也。

以本朝宫殿视之：宣德门，唐丹凤门也；大庆殿，唐含元殿也；文德殿，唐宣政殿也；紫宸殿，唐紫宸殿也。今欲求入

阁本意，施于仪典，须先立仗文德庭，如天子止御紫宸，即唤仗自东、西阁门入，如此则差与旧仪合。但今之诸殿，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对尔。又按唐自中叶以还，双日及非时大臣奏事，别开延英殿，若今假日御崇政、延和是也。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，即为入阁，其后正衙立仗因而遂废，甚非礼也。

庠与宰相吕夷简论数不同，凡庠与善者，夷简皆指为朋党，如郑戩、叶清臣等悉出之，乃以庠知扬州。未几，以资政殿学士徙郢州，进给事中。参知政事范仲淹去位，帝问宰相得象，谁可代仲淹者，得象荐宋祁。帝雅意在庠，复召为参知政事。庆历七年春旱，用汉灾异策免三公故事，罢宰相贾昌朝，辅臣皆削一官，以庠为右谏议大夫。帝尝召二府对资政殿，出手诏策以时事，庠曰：“两汉对策，本延岩穴草莱之士，今备位政府而比诸生，非所以尊朝廷，请至中书会议条奏。”时陈执中为相，不学少文，故夏竦为帝画此谋，意欲困执中也。论者以庠为知体。

明年，除尚书工部侍郎，充枢密使。皇祐中，拜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享明堂，迁工部尚书。尝请复群臣家庙，曰：“庆历元年赦书，许文武官立家庙，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，因循顾望，使王公荐享，下同委巷，衣冠昭穆，杂用家人，缘偷袭弊，甚可嗟也。请下有司论定施行。”而议者不一，卒不果复。

三年，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。而彦方伪造敕牒，为人补官，论死。谏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，又言庠在政府无所建明，庠亦请去。乃以刑部尚书、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，后徙许州，又徙河阳，再迁兵部尚书。入觐，诏缀中书门下班，出入视其仪物。以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充枢密使，封莒国公。数言：“国家当慎固根本，畿辅宿兵常盈四十万，羨则出补更

戍，祖宗初谋也，不苟轻改。”既而与副使程戡不协，戡罢，而御史言庠昏惰，乃以河阳三城节度、同平章事判郑州，徙相州。以疾召还。

英宗即位，移镇武宁军，改封郑国公。庠在相州，即上章请老，至是请犹未已。帝以大臣故，未忍遽从，乃出判亳州。庠前后所至，以慎静为治，及再登用，遂沉浮自安。晚爱信幼子，多与小人游，不谨。御史吕晦请敕庠不得以二子随，帝曰：“庠老矣，奈何不使其子从之。”至亳，请老益坚，以司空致仕。卒，赠太尉兼侍中，谥元献。帝为篆其墓碑曰“忠规德范之碑”。

庠自应举时，与祁俱以文学名擅天下，俭约不好声色，读书至老不倦。善正讹谬，尝校定《国语》，撰《补音》三卷。又辑《纪年通谱》，区别正闰，为十二卷。《掖垣丛志》三卷，《尊号录》一卷，别集四十卷。天资忠厚，尝曰：“逆诈恃明，残人矜才，吾终身不为也。”沈邈尝为京东转运使，数以事侵庠。及庠在洛，邈子监曲院，因出借县人负物，杖之，道死实以他疾。而邈子为府属所恶，欲痛治之以法，庠独不肯，曰：“是安足罪也！”人以此益称其长者。弟祁。

祁字子京，与兄庠同时举进士，礼部奏祁第一，庠第三。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，乃擢庠第一，而置祁第十。人呼曰“二宋”，以大小别之。释褐复州军事推官。孙奭荐之，改大理寺丞、国子监直讲。召试，授直史馆，再迁太常博士、同知礼仪院。有司言太常旧乐数增损，其声不和。诏祁同按试。李照定新乐，胡瑗铸钟磬，祁皆典之，事见《乐志》。预修《广业记》成，迁尚书工部员外郎、同修起居注、权三司度支判官。方陕西用兵，调费日蹙，上疏曰：

兵以食为本，食以货为资，圣人一天下之具也。今左藏无

积年之镗，太仓无三岁之粟，尚方冶铜匱而不发。承平如此，已自凋困，良由取之既殫、用之无度也。朝廷大有三冗，小有三费，以困天下之财。财穷用褊，而欲兴师远事，诚无谋矣。能去三冗、节三费，专备西北之屯，可旷然高枕矣。

何谓三冗？天下有定官无限员，一冗也；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，二冗也；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，三冗也。三冗不去，不可为国。请断自今，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，其他悉罢还为民，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，一冗去矣。天下厢军不择孱小尪弱而悉刺之，才图供役，本不知兵，又且月支廩粮，岁费库帛，数口之家，不能自庇，多去而为盗贼，虽广募之，无益也。其已在籍者请勿论，其他悉驱之南亩，又得力耕者数十万，二冗去矣。国家郡县，素有定官，譬以十人为额，常以十二加之，即迁代、罪谪，随取之而有。今一官未阙，群起而逐之，州县不广于前，而官五倍于旧，吏何得不苟进，官何得不滥除？请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、流内铨明立限员，以为定法。其门荫、流外、贡举等科，实置选限，稍务择人，俟有阙官，计员补吏，三冗去矣。

何谓三费？一曰道场斋醮，无有虚日，且百司供亿，至不可货计。彼皆以祝帝寿、奉先烈、祈民福为名，臣愚以为此主者为欺盗之计尔。陛下事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百神，牺牲玉帛，使有司端委奉之、岁时荐之，足以竦明德、介多福矣，何必希屑屑之报哉？则一费节矣。二曰京师寺观，或多设徒卒，添置官府，衣粮率三倍他处。居大屋高庑，不徭不役，坐蠹齐民，其尤者也。而又自募民财，营建祠庙，虽曰不费官帑，然国与民一也，舍国取民，其伤一焉，请罢去之，则二费节矣。三曰使相节度，不隶藩要。夫节相之建，或当边镇，或临师屯，公用之设，劳众而飨宾也。今大臣罢黜，率叨恩除，坐靡邦用，

莫此为甚。请自今地非边要、州无师屯者，不得建节度；已带节度，不得留近藩及京师，则三费节矣。

臣又闻之，人不率则不从，身不先则不信。陛下能躬服至俭，风示四方，衣服起居，无逾旧规，后宫锦绣珠玉，不得妄费，则天下响应，民业日丰，人心不摇，师役可举，风行电照，饮马西河。蠢尔戎首，在吾掌中矣！

徙判盐铁勾院，同修礼书。次当知制诰，而庠方参知政事，乃以为天章阁待制，判太常礼院、国子监，改判太常寺。庠罢，祁亦出知寿州，徙陈州。还，知制诰、权同判流内铨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，留为翰林学士。提举诸司库务，数厘正弊事，增置勾当公事官，其属言利害者，皆使先禀度可否，而后议于三司，遂著为令。徙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。庠复知政事，罢祁翰林学士，改龙图学士、史馆修撰，修《唐书》。累迁右谏议大夫，充群牧使。庠为枢密使，祁复为翰林学士。

景祐中，诏求直言，祁奏：“人主不断是名乱。《春秋》书：‘殒霜，不杀菽。’天威暂废，不能杀小草，犹人主不断，不能制臣下。”又谓：“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，重选大臣而轻任之，大事不图而小事急，是谓三患。”其意主于强君威，别邪正，急先务，皆切中时病。

会进温成皇后为贵妃。故事，命妃皆发册，妃辞则罢册礼。然告在有司，必俟旨而后进。又凡制词，既授阁门宣读，学士院受而书之，送中书，结三少衔，官告院用印，乃进内。祁适当制，不俟旨，写诰不送中书，径取官告院印用之，亟封以进。后方爱幸，辄行册礼，得告大怒，掷于地。祁坐是出知许州。甫数月，复召为侍读学士、史馆修撰。祀明堂，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。坐其子从张彦方游，出知亳州。兼集贤殿修撰。

岁余，徙知成德军，迁尚书礼部侍郎。请弛河东、陕西马

禁，又请复唐馱幕之制。居三月，徙定州，又上言：

天下根本在河北，河北根本在镇、定，以其扼贼冲，为国门户也。且契丹摇尾五十年，狼态豺心，不能无动。今垂涎定、镇，二军不战，则薄深、赵、邢、洛，直捣其虚，血吻婪进，无所顾藉。臣窃虑欲兵之强，莫如多谷与财；欲士训练，莫如善择将帅；欲人乐斗，莫如赏重罚严；欲贼顾望不敢前，莫如使镇重而定强。夫耻怯尚勇，好论事，甘得而忘死：河北之人，殆天性然。陛下少励之，不忧不战。以欲战之士，不得善将，虽斗犹负。无谷与财，虽金城汤池，其势必轻。

今朝廷择将练卒，制财积粮，乃以陕西、河东为先，河北为后，非策也。西贼兵锐士寡，不能深入，河东天险，彼惮为寇。若河北不然，自蓟直视，势同建瓴，贼鼓而前，如行堯社。故谋契丹者当先河北，谋河北者舍镇、定无议矣。臣愿先入谷镇、定，镇、定既充，可入谷余州。列将在陕西、河东有功状者，得迁镇、定，则镇、定重。天下久平，马益少，臣请多用步兵。夫云奔飏驰，抄后掠前，马之长也；强弩巨槌，长枪利刀，什伍相联，大呼薄战，步之长也。臣料朝廷与敌相攻，必不深入穷追，殴而去之，及境则止，此不特马而步可用矣。臣请损马益步，故马少则骑精，步多则斗健，我能用步所长，虽契丹多马，无所用之。

夫镇、定一体也，自先帝以来为一道，帅专而兵不分，故定搃其胸，则镇捣其肋，势自然耳。今判而为二，其显显有害者，屯砦山川要险之地裂而有之，平时号令文移不能一，贼脱叩营垒，则彼此不相谋，尚肯任此责邪！请合镇、定为一，以将相大臣领之，无事时以镇为治所，有事则迁治定，指授诸将，权一而责有归，策之上也。陛下当居安思危，熟计所长，必待事至而后图之，殆矣。

河东马强，士习善驰突，与镇、定若表里，然东下井陘，不百里入镇、定矣。贼若深入，以河东健马佐镇、定兵，掩其惰若归者，万出万全，此一奇也。臣闻事切于用者，不可以文陈，臣所论件目繁碎，要待刀笔吏委曲可晓，臣已便俗言之，辄别上择将畜财一封，乞下枢密院、三司裁制之。

又上《御戎论》七篇。加端明殿学士，特迁吏部侍郎、知益州。寻除三司使。右司谏吴及尝言祁在定州不治，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，在蜀奢侈过度。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，且其兄方执政，不可任三司。乃加龙图阁学士、知郑州。《唐书》成，迁左丞，进工部尚书。以羸疾，请便医药，入判尚书都省。逾月，拜翰林学士承旨，诏遇入直，许一子主汤药。复为群牧使，寻卒。遗奏曰：“陛下享国四十年，东宫虚位，天下系望，人心未安。为社稷深计，莫若择宗室贤材，进爵亲王，为匕鬯之主。若六宫有就馆之庆，圣嗣蕃衍，则宗子降封郡王，以避正嫡，此定人心、防祸患之大计也。”

又自为志铭及《治戒》以授其子：“三日敛，三月葬，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也。棺用杂木，漆其四会，三涂即止，使数十年足以腊吾骸、朽衣巾而已。毋以金铜杂物置冢中。且吾学不名家，文章仅及中人，不足垂后。为吏在良二千石下，勿请谥，勿受赠典。冢上植五株柏，坟高三尺，石翁仲他兽不得用。若等不可违命。若等兄弟十四人，惟二孺儿未仕，以此诿莒公。莒公在，若等不孤矣。”后赠尚书。

祁兄弟皆以文学显，而祁尤能文，善议论，然清约庄重不及庠，论者以祁不至公辅，亦以此云。修《唐书》十余年，自守亳州，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，为列传百五十卷。预修《籍田记》、《集韵》。又撰《大乐图》二卷，文集百卷。祁所至，治事明峻，好作条教。其子遵《治戒》不请谥，久之，学士承旨

张方平言祁法应得谥，谥曰景文。

论曰：咸平、天圣间，父子兄弟以功名著闻于时者，于陈尧佐、宋庠见之。省华声闻，由诸子而益著。尧佐相业虽不多见，世以宽厚长者称之。尧叟出典方州，入为侍从，课布帛，修马政，减冗官，有足称者。庠明练故实，文藻虽不逮祁，孤风雅操，过祁远矣。君子以为陈之家法，宋之友爱，有宋以来不多见也，呜呼贤哉！

## 列传第四十四

陈执中 刘沆 冯拯 子行己 伸己 贾昌朝 弟昌衡  
从子炎 伯祖父琰 梁适孙 子美

陈执中，字昭誉，以父恕任，为秘书省正字，累迁卫尉寺丞、知梧州。上《复古要道》三篇，真宗异而召之。帝属疾，春秋高，大臣莫敢言建储者，执中进《演要》三篇，以蚤定天下根本为说。翌日，帝以他疏示辅臣，皆赞曰“善”。帝指其袖中曰：“又有善于此者。”出之，乃《演要》也。因召对便殿，劳问久之，擢右正言。逾月，遂立皇太子。明年，坐考御试进士卷差谬，贬卫尉寺丞、监岳州酒务。稍复殿中丞、通判抚州，复右正言。

曹利用婿卢士伦除福建运使，惮远不行，利用为请，乃改京东。执中尝劾奏之，利用挟私忿，出执中知汉阳军。及利用得罪，乃召为群牧判官、权三司盐铁判官、知谏院、提举诸司库务，以尚书工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、同判流内铨，迁三司户部副使。

明道中，安抚京东，进天章阁待制。使还，知应天府，徙江宁府、扬州，再迁工部郎中，改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永兴军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

元昊寇延州，手诏咨访辅臣攻守方略，执中既上对，退，复奏疏曰：“元昊乘中国久不用兵，窃发西垂，以游兵困劲卒、

甘言悦守臣，一旦连犯亭障，延安几至不保。此盖范雍纳诡说，失于戒严；刘平轻躁，丧其所部。上下纷攘，远近震骇。自金明李士彬族破，而并边篱落皆大坏。塞门、金明相距二百里，宜列修三城，城屯兵千人，益募弓箭手。寇大至则退保，小至则出斗。选阁门祇候以上为寨主、都监，以诸司使为卢关一路都巡检，以兵二千属之，使为三砦之援。熟羌居汉地久者，委边臣拊存之；反覆者，破逐之。至于新拊黠羌，如泾原康奴、灭臧、大虫族，久居内地，常有叛心，不肆剪除，恐终为患。今军须之出，民已愁叹，复欲遍修城池如河北之制，及夏须成，使神运之犹恐不能，民力其堪此乎？”陕西地险，非如河北，惟泾州、镇戎军势稍平易，若不责外守而劳内营，非策之上也。宜修并边城池，其次如延州之鄜、同，环庆之邠、宁，不过五七处，量为营葺，则科率减、民力苏矣。今贼势方张，宜静守以骄其志，蓄锐以挫其锋，增士兵以备守御，省骑卒以减转饷。然后徐议荡平，改张节度，更须主张，将臣横议不入，则忠臣尽节而捐躯矣。”

既而议刺士兵，久不决，罢知青州。又以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，改尚书工部侍郎、陕西同经略安抚招讨使。与夏竦同知永兴军，议边事多异同，诏令互出巡边，乃屯泾州，令诸部曰：“寇籍吾水草，钞边图利，不除，且复至。”命悉焚之。表解兵柄，以为兵尚神密，千里禀命，非所以制胜，宜属四路各保疆圉。朝议善之，就知陕州，复徙青州。于是请城傅海诸州，朝廷重兴役，有诏不许。执中不奉诏，卒城之。

明年，沂卒王伦叛，趣淮南，执中遣巡检傅永吉追至采石矶，捕杀之。召拜参知政事。谏官孙甫、蔡襄极论不可，帝遣使驰赐敕告。逾年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。西夏纳款，与宰相贾昌朝请解枢密。七年春，旱，昌朝

罢，执中降给事中。已而加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，逾月复官。

皇祐初，以足疾辞位，自陈不愿为使相、大学士，学士孙抃当制，遂以尚书左丞知陈州。宰相文彦博、宋庠以为礼薄，帖麻改兵部尚书。迁吏部、观文殿大学士。久之，拜集庆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大名府。河决商胡，走大名，程琳欲为堤，不果成而去。执中乘年丰调丁夫增筑二十里，以障横溃。以吏部尚书复拜同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。每朝退，闭中书东便门，以防漏泄。三司勾当公事及监场务官，权势所引者，皆奏罢之，内外为之肃然。

会张贵妃薨，治丧皇仪殿，追册为后。王洙、石全彬务以非礼导帝意，执中随辄奉行，至以洙为员外翰林学士，全彬领观察使，给留后奉。久之，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，御史赵抃列八事奏劾执中，欧阳修亦言之。至和三年春，旱，谏官范镇言：“执中为相，不病而家居。陛下欲弭灾变，宜速退执中，以快中外之望。”既而御史中丞孙抃与其属郭申锡、毋湜、范师道、赵抃请合班论奏，诏令轮日入对，卒罢执中为镇海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亳州。逾年辞节，改尚书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，封英国公，徙河南府，又徙曹州，皆不赴。过都，以疾赐告，就第拜司徒、岐国公致仕，卒，赠太师兼侍中。

执中在中书八年，人莫敢干以私，四方问遗不及门，惟殿前都指挥使郭承祐数至其家，为御史所言，遂诏中书、枢密自今非聚厅不见宾客。及议谥，礼官韩维曰：“执中以公卿子，遭世承平，因缘一言，遂至贵显。天子以后宫之丧，问所以葬祭之礼，执中位上相，不能总率群司考正仪典，知治丧皇仪非嫔御之礼，追册位号于宫闈有嫌，建庙用乐逾祖宗旧制，皆白而行之，此不忠之大者。闺门之内，礼分不明，夫人正室疏薄

自缢，庶妾贱人悍逸不制，其治家无足言者。宰相不能秉道率礼，正身齐家，方杜门深居，谢绝宾客，曰：“我无私也，我不党也。”岂不陋哉？谥法：“宠禄光大曰荣”，“不勤成名曰灵”。执中出入将相，以一品就第，宠禄光大矣；得位行政，贤士大夫无述焉，不勤成名矣；请谥曰荣灵。”后改谥恭襄，诏谥曰恭。帝篆其墓碑曰“褒忠之碑”。

子世儒，官至国子博士，妻李与群婢杀世儒所生母，世儒与谋，皆弃市。

刘沆，字冲之，吉州永新人。祖景洪，始，杨行密得江西，衙将彭玠据州自称太守，属景洪以兵，欲胁众附湖南，景洪伪许之。复以州归行密，退居不仕。及徐温建国，以礼聘之，不起，官其子煦为殿直都虞候。父素，不仕，以财雄里中，喜宾客。景洪尝告人曰：“我不从彭玠，几活万人，后世当有隆者。”因名所居北山曰后隆山。山有牛僧孺读书堂，即故基筑台曰聪明台。沆母梦衣冠丈夫曰牛相公来，已来有娠，乃生沆。

及长，倜傥任气。举进士不中，自称“退士”，不复出，父力勉之。天圣八年，始擢进士第二，为大理评事、通判舒州，有大狱历岁不决，沆数日决之。章献太后建资圣浮图，内侍张怀信挟诏命，督役严峻，州将至移疾不敢出，沆奏罢怀信。再迁太常丞、直集贤院，出知衡州。大姓尹氏欺邻翁老子幼，欲窃取其田，乃伪作卖券，及邻翁死，遂夺而有之。其子诉于州县，二十年不得直，沆至，复诉之。尹氏持积岁税钞为验，沆曰：“若田千顷，岁输岂特此耶？尔始为券时，尝如敕问邻乎？其人固多在，可讯也。”尹氏遂伏罪。迁太常博士，历三司度支、户部判官、同修起居注，擢右正言、知制诰、判吏部流内铨。奉使契丹，馆伴杜防强沆以酒，沆沾醉，拂袖起，因骂之，坐是出知潭州。又降知和州，改右谏议大夫、知江州。

时湖南蛮徭数出寇，至杀官吏。以沆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潭州兼安抚使，许便宜从事。沆大发兵至桂阳，招降二千余人，使散居所部，而蛮酋降者皆奏命以官。又募士兵分捕余党，破桃油平、能家源，斩馘甚众。已而贼复出，杀裨将胡元，坐降知鄂州，徙京南，迁给事中，徙洪州。还，知审刑院，除知永兴军。顷之，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，数发隐伏。祀明堂，迁尚书工部侍郎。逾年，拜参知政事。

初，沆在府，有张彦方者，客越国夫人曹氏家，受富民金，为伪告敕。既败系狱，沆抵彦方死，辞不及曹氏。曹氏，张贵妃母也。沆既用，谏官、御史皆谓沆于彦方独不尽，疑以此进，争论之，帝不听。贵妃薨，追册皇后，沆为监护使。数月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改园陵使。御史中丞孙抃、御史范师道、毋湜言，宰相不当为赠后典葬，不报。既葬，赐后阁中金器数百两，力辞，而请其子瑾试学士院，遂帖职。

时中书可否多用例，人或援例以讼，而法有不行。沆进言三弊曰：“近臣保荐辟请，动逾数十，皆浮薄权豪之流交相荐举。有司以之贸易，而遂使省、府、台、阁华资要职，路分、监司边防寄任，授非公选，多出私门。又职掌吏人迁补有常，而或减选出官、超资换职、堂除便家、先次差遣之类。此近臣保荐之弊一也。审官、吏部铨、三班当入川、广，乃求近地，当入近地，又求在京，及堂除升陟省府、馆职、检讨之类。此近臣陈勾亲属之弊二也。其叙钱谷管库之劳、捕贼昭雪之赏，常格虽存，侥幸犹甚。以法则轻，以例则厚，执政者不能持法，多以例与之。此叙劳干进之弊三也。愿诏中书、枢密，凡三事毋用例，余听如旧。”事既施行，而众颇不悦，寻如旧。

文彦博、富弼复入为相。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，弼监修国史，沆迁兵部侍郎，位在弼下。论者以为非故事，由学士杨察

之误，乃帖麻改沆监修国史，弼为集贤殿大学士。沆既疾言事官，因言：“自庆历后，台谏官用事，朝廷命令之出，事无当否悉论之，必胜而后已，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，以中伤士大夫。执政畏其言，进擢尤速。”沆遂举行御史迁次之格，满二岁者与知州。御史范师道、赵抃岁满求补郡，沆引格出之，中丞张昇等言沆挟私出御史。时枢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，罢知陈州，沆奏曰：“御史去陛下将相，削陛下爪牙，此曹所谋，臣莫测也。”升等益论辨不已，罢沆为观文殿大学士、工部尚书、知应天府。迁刑部尚书，徙陈州。

沆长于吏事，性豪率，少仪矩。然任数，善刺探权近过失，阴持之以轩轻取事，论者以此少之。卒，赠左仆射兼侍中。知制诰张瑰草词诋沆，其家不敢请谥。帝为篆墓碑曰“思贤之碑”。子瑾，尝为天章阁待制，坐法免，后以功复职。

冯拯，字道济。父俊，事汉湘阴公刘赞。赞死，俊与从行千余人系侍卫狱，周太祖赦出之，授检校太子宾客，戍安远军驽马镇，辞不行，因徙居河阳。

拯以书生谒赵普，普奇其状，曰：“子富贵寿考，宜不下我。”举进士，补大理评事、通判峡州，权知泽州，徙坊州，迁太常丞。江南旱，命驰传振贷贫乏，察官吏能否，还奏称旨，权知石州，擢右正言，岁余代归。出使河北，与转运使樊知古计边储，还，判三司户部理欠凭由司，为度支判官。

淳化中，有上封请立皇太子者，拯与尹黄裳、王世则、洪湛伏阁请立许王元僖，太宗怒，悉贬岭外。拯知端州，既至，上言请遣使括诸路隐丁、更制版籍及议盐法通商，凡十余事。太宗欲召还参知政事，寇准素不悦拯，乃徙知鼎州。改通判广州。郊祀毕，覃恩，拯与通判彭惟节皆迁尚书员外郎，惟节以太常博士为屯田员外，而拯以左正言为虞部员外。拯书名旧在

惟节上，及奏事如故，准切责之。拯上书言准阿意不平，准坐此罢。

拯以母丧请内徙，命知江州。真宗即位，进比部员外郎。御史中丞李惟清表为推直官，判三司度支勾院，迁驾部。咸平初，坐试开封进士赋涉讥讪，下拯御史台，未几，释之。

明年，兼侍御史知杂事。时西北用兵，王超、傅潜将兵出定、瀛间，观望玩寇，拯极论之，不报。超等果逗挠覆军。命拯按傅狱，抵潜罪，窜流之。擢祠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。以审官及铨法未备，建请凡荫补京官，试读一经，书家状通习为中格，始得仕。同勾当三班院。向敏中宣抚河北、河东，拯及陈尧叟为副，宴饯长春殿。

明年，以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。帝欲修绥州，谋诸辅臣，拯与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。宰相吕蒙正、参知政事王旦、王钦若皆曰宜弃勿修。帝遣洪湛驰驿往视，还，上七利二害，卒修完之。时上封者言：“三司多滞务，州郡稟疑事，吏民诉理冤狱，依违不决者辄数岁，水旱或由于此。”诏拯选干强吏同三司使裁冗事、督举稽留，遂与判度支勾院孙冕省帐牒二十一万五千本，并废冗官十五员。

迁尚书工部侍郎、签书枢密院事。赐手札访边事，拯谓：“备边之要，不扼险以制敌之冲，未易胜也。若于保州、威虜间，依徐、鲍河为阵，其表势可取胜矣。前岁王显违诏不趋要地，契丹初压境，王师未行，而契丹骑已入钞，赖霖雨乃遁去。比王超奏敌已去，而东路奏敌方来，既聚军中山以救望都，而兵困粮匮，将臣陷歿几尽，超等仅以身免。今防秋，宜于唐河增屯兵至六万，控定武之北为大阵，邢州置都总管为中阵，天雄军置钤辖为后阵，罢莫州狼山两路兵。”从之。景德中，为参知政事，再迁兵部侍郎。摄事享太庙，有司供帐幔，守奉人

宿庙室前，喧嚣不肃，拯以闻。诏专为庙享制帘幕什器，藏宗正寺，禁吏卒登庙阶。

王济上编敕，帝以其烦简不一，语辅臣曰：“显德敕尤烦，盖世宗严急，出于一时之意，臣下不敢言其失也。”王旦进曰：“诏敕宜简，近亦伤于烦。”拯对曰：“开宝间，除诸州通判敕，刑狱、钱谷悉条列约束，今则略矣。”时契丹始盟，拯言边方骚动，武臣幸之以为利。帝曰：“朝廷以信为守，然戒备不可废也，此外，当静治以安吾民尔。尔其奉承之。”

大中祥符初，严贡举糊名法。拯与王旦论选举帝前，拯请兼考策论，不专以诗赋为进退。帝曰：“可以观才识者，文论也。”拯论事多合帝意如此。封泰山，为仪仗使。礼成，进尚书左丞。以疾在告，数请罢，帝以手诏谕旨，又命宰相王旦就第劝拯起视事。

从祀汾阴，为仪仗使，迁工部尚书。复以疾求罢，拜刑部尚书、知河南府，听以府事委官属。七年，除御史中丞，又以疾辞，除户部尚书、知陈州。真宗尝谓王旦曰：“拯固求闲郡，何邪？”旦对曰：“马知节尝讥拯好富贵，所欲节度使尔。拯恐为知节所量，不敢请大藩，殆为此也。”再知河南府，迁兵部尚书，入判尚书都省，以吏部尚书、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使。其冬，拜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、太子少傅、同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进左仆射。

乾兴元年，进封魏国公，迁司空兼侍中。辅臣会食资善堂，召议事，丁谓独不预。谓知得罪，颇哀请。钱惟演遽曰：“当致力，无大忧也。”拯熟视惟演，惟演踧踖。及对承明殿，太后怒甚，语欲诛谓。拯进曰：“谓固有罪，然帝新即位，亟诛大臣，骇天下耳目。谓岂有逆谋哉？第失奏山陵事耳。”太后怒少解。谓既贬，拯代谓为司徒、玉清昭应宫使、昭文馆大学

士、监修国史，又为山陵使，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。寻在病告，帝赐白金五千两，拯叩头称谢。五上表愿罢相，拜武胜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兼侍中、判河南府。即卧内赐告及旌纛，遣内司宾抚问。还，奏其家俭陋，被服甚质。太后赐以衾褥锦绮屏，然拯平居自奉侈靡，顾禁中不知也。既卒，赠太师、中书令，谥文懿。

拯气貌严重，宦者传诏至中书，不延坐。工部尚书林特尝诣第，累日不得通，白以咨事，使诣中书。既至，又遣堂吏谓之曰：“公事何不自达朝廷？”卒不见，特大愧而去。钱惟演营入相，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，遂出惟演河阳。子行己、伸己。

行己字肃之，以父任为右侍禁、泾原路驻泊都监、知宪州，因治状增秩。历石、保、霸、冀、莫五州，所至有能称。

夏人既纳款，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，大为战具，议者欲解西备北，行己言：“辽、夏为与国，元昊入贡，容怀诡计，幽燕治兵，或为虚声，边鄙之虞，恐不在河朔也。”

皇祐中，知定州，韩琦荐为路钤辖。徙知代州，管干河东缘边安抚事。夏人掠麟州，蕃部且盗耕屈野河西田，遇官军逋遯者，辄聚射。诏行己计之。行己言：“此奸民无忌惮，非君长过，不宜以细故启大衅，但加戒戢足矣。”

五台山寺调厢兵义勇缮葺，为除和余谷三万，行己谓不可损岁入之储，以事不急之务。进西上阁门使，四迁客省使，更高阳关、秦凤、定州、大名府路马步总管，以卫州防御使致仕，预洛阳耆英之集。元祐中，终金州观察使，年八十四。

伸己字齐贤，以荫补右侍禁。累迁西头供奉官，授阁门祗候、桂州兵马都监。转运使俞献可辟知廉州。久之，安化蛮扰边，献可又荐知宜州。

天圣中，改桂、宜、融、柳、象沿边兵马都监，遂专溪峒

事。以礼宾使复知宜州。代还，道改供备库使、知邕州。治舍有井，相传不敢饮，饮辄死。伸己日汲自供，终更无恙。旁城数里，有金花木，土俗言花开即瘴起，人不敢近。伸己故以花盛时酣燕其下，亦复无害。明道恭谢，改东染院使、领荣州刺史、梓夔路兵马钤辖，迁洛苑使、知桂州兼广西钤辖。道江陵，会安化蛮犯边，官军不利，仁宗遣中人趣伸己讨之。伸己日夜疾驰至宜州，缮器甲，募丁壮，转粮饷，由三路以进。伸己临军，单骑出阵，语酋豪曰：“朝廷抚汝甚厚，汝乃自取灭亡耶！今我奉天子命来，汝听吾言则生，不则无噍类矣。”众仰泣罗拜曰：“不图今日再见冯公也。”明日，蛮渠弃兵械率众降军门。

初，部卒以覆将畏匿，伸己曰：“纪律不明，主将也，战士何罪？”请于朝，贷其死。以劳迁西上阁门使、知宜州。乐善蛮寇武阳，伸己遣谕祸福，蛮大悦，悉还所掠。又莫世堪负险强黠，抄劫边户，为疆场患。伸己设伏擒捕，皆置于法。迁果州团练使。在宜二年，徙桂州，改右武卫大将军，守本官分司西京，卒。

始，安化蛮叛，区希范应募击贼。贼平，希范诣阙，自言其功。朝廷下宜州，伸己谓希范无功妄要赏，遂编管全州。其后希范遁归，谋为乱，欲杀伸己，岭外骚然，议者皆罪伸己焉。

贾昌朝，字子明，真定获鹿人。晋史官纬之曾孙也。天禧初，真宗尝祈谷南郊，昌朝献颂道左，召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主晋陵簿。赐对便殿，除国子监说书。孙奭判监，独称昌朝讲说有师法。他日书路随、韦处厚传示昌朝曰：“君当以经术进，如二公。”为颍川郡王院伴读。再迁殿中丞，历知宜兴、东明县。奭侍读禁中，以老辞，荐昌朝自代，召试中书，寻复国子监说书。上言：“礼，母之讳不出于宫。今章献太后易月制除，

犹讳父名，非尊宗庙也。”诏从之。景祐中，置崇政殿说书，以授昌朝。诵说明白，帝多所质问，昌朝请记录以进，赐名《迩英延义记注》，加直集贤院。

太平兴国寺灾，是夕，大雨震雷。朝廷议修复，昌朝上言：“《易·震》之象曰：‘洊雷震，君子以恐惧修省。’近年寺观屡灾，此殆天示警告，可勿缮治，以示畏天爱人之意。”西域僧献佛骨、铜像，昌朝请加赐遣还，毋以所献示中外。悉行其言。天章阁置侍讲，亦首命昌朝。累迁尚书礼部郎中、史馆修撰。

刘平为元昊所执，边吏诬平降贼，议收其家。昌朝曰：“汉族杀李陵，陵不得归，而汉悔之。先帝厚抚王继忠家，终得继忠用。平事未可知，使收其族，虽平在，亦不得还矣。”乃得不收。擢知制诰、权判吏部流内铨兼侍讲。初，铨法，县令奉钱满万二千，乃举令。昌朝曰：“法如此，则小县终不得善令。”请概举令，而与之奉如大县。”

进龙图阁直学士、权知开封府，迁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兼判国子监。议者欲以金缯啖契丹使攻元昊，昌朝曰：“契丹许我有功，则责报无穷矣。”力止之。乃上言曰：“太祖初有天下，监唐末五代方镇武臣、士兵牙校之盛，尽收其威权，当时以为万世之利。及太宗时，将帅率多旧人，犹能仗威灵，禀成算，出师御寇，所向有功。近岁恩幸子弟，饰厨传，钓名誉，多非勋劳，坐取武爵，折冲攻守，彼何自而知哉？然边鄙无事，尚得自容。自西羌之叛，士不练习，将不得人，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，故战则必败。此削方镇太过之弊也。况亲旧恩幸，出即为将，素不知兵，一旦付以千万人之命，是驱之死地矣。此用亲旧、恩幸之弊也。今杨崇勋、李昭亮尚任边鄙，望速选士代之。方镇守臣无数更易，刺史以上，宜慎所授，以

待有功。此救弊之一端也。”又上备边六事：

其一曰馭将帅。自古帝王，以恩威馭将帅，赏罚馭士卒，用命则军政行而战功集。太祖脱裘帽赐王全斌曰：“今日居此幄，尚寒不可御，况伐蜀将士乎？”此馭之以恩也。曹彬、李汉琼讨江南，太祖召彬至前，立汉琼等于后，授以剑曰：“副将以下，不用命者得专戮之。”汉琼等股栗而退，此馭之以威也。太祖虽削武臣之权，然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，皆听其专，有功则赏，有败则诛。今每命将帅，必先疑贰，非近幸不信，非姻旧不委。今陕西四路，总管而下，钤辖、都监、巡检之属，悉参军政，谋之未成，事已先漏，甲可乙否，上行下戾，主将不专号令，故动则必败。请自今命将，去疑贰，推恩惠，务责以大效，得一切便宜从事。偏裨有不听令者，以军法论，此馭将之道也。

其二曰复土兵。今河北河东强壮、陕西弓箭手之类，土兵遗法也。河北乡兵，其废已久，陕西土兵，数为贼破，存者无几。臣以谓河北、河东强壮，已召近臣详定法制，每乡为军。其材能绝类者，籍其姓名递补之。陕西蕃落弓箭手，贪召募钱物，利月入粮奉，多就黥涅为营兵。宜优复田畴，使力耕死战，世为边用，可以减屯戍、省供馈矣。内地州县，增置弓手，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。

其三曰训营卒。太祖朝，令诸军毋得食肉衣帛，营舍有粥酒肴则逐去，士卒有服缯彩者笞责之。异时被铠甲、冒霜露，战胜攻取，皆此曹也。今营卒骄惰，临敌无勇。旧例三年转员，谓之落权正授，虽未能易此制，即不必一例使为总管、钤辖，择有才勇可任将帅者授之。况今之兵仗制造，殊不适用。宜按八阵、五兵之法，以时教习。使启殿有次序、左右有形势，前却相附，上下相援，令之曰：“失一队长，则斩一队。”何虑

众不为用乎？

其四曰制远人。今四夷荡然与中国通，在北则臣契丹，其西则臣元昊，二国合从，有犄角中国之势。借使以岁币羁縻之，臣恐不可胜算。古之备边，西有金城、上郡，北则云中、雁门。今自沧之秦，绵亘数千里，无山河之阻，独特州县镇戍尔。岁所供贍，又不下数千万，一谷不熟，或至狼狈。契丹近岁兼用燕人治国，建官一同中夏。元昊据河南列郡而行赏罚，此中国患也。宜度西方诸国如沙州、唃廝、明珠、灭臧之族，近北如黑水女真、高丽、新罗之属，旧通中国，募人往使，诱之使归我，则势分而衅生，体解而瓦裂矣。

其五曰绥蕃部。属户者，边垂之屏翰也。延有金明，府有丰州，皆戎人内附之地。朝廷恩威不立，强敌迫之，塞上诸州，藐焉孤垒，蕃部既坏，士兵亦衰，破敌之日，未可期也。臣请陕西缘边诸路，守臣皆带“安抚蕃部”之名，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酋帅，如河东折氏之比，庶可为吾藩篱之固也。

其六曰谨觜候。古者守封疆，出师旅，居则有行人之觜国，战则有前茅之虑无，其谨如此。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，马仁瑀守瀛州，韩令坤镇常山，贺惟忠守易州，何继筠领棣州，郭进控山西，武守琪戍晋阳，李谦溥守隰州，董遵诲屯环州，王彦升守原州，冯继业镇灵武。箠椎之利，悉输之军中，听其贸易，而免其征税。边臣富于财，得以为间谍，羌夷情状，无不预知。二十年间，无外顾之忧。今日西鄙任边事者，敌之情状与山川、道路险易之势，绝不通晓。使蹈不测之渊，入万死之地，肝脑涂地，狼狈相藉，何以破敌制胜耶？愿监艺祖任将帅之制，边城财用悉以委之。募敢勇之士为爪牙，临阵自卫，无杀将之辱；募死力为觜候，而望敌知来，无陷兵之耻。

书奏，多施行之。

昌朝请度经费，罢不急。诏与三司合议，岁所省缗钱百万。又言：“朝臣七十，筋力衰者，宜依典故致仕，有功状可留者勿拘。”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，令致仕。庆历三年，拜参知政事。上言：“用兵以来，天下民力颇困。请诏诸路转运使，毋得承例折变科率，须科折者，悉听奏裁。虽奉旨及三司文移，于民不便者，亦以上闻。”

以工部侍郎充枢密使，寻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仍兼枢密使。居两月，拜昭文馆大学士，监修国史。元昊归石元孙，议赐死。昌朝独曰：“自古将帅被执，归者多不死。”元孙由是得免。诏有司议升祔奉慈庙三后，有司论不一。昌朝曰：“章献母仪天下，章懿诞育圣躬，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。章惠于陛下有慈保之恩，当别享奉慈庙如故。”乃奉二后神主，升祔真宗庙。密诏迁中外官一等，优赐诸军，昌朝与同列力疏，乃止。又诏迁二府官，益固辞。元昊既款附，请宰相罢兼枢密使。

六年，日食。帝谓昌朝等曰：“谪见于天，愿归罪朕躬。卿宜究民疾苦，思所以利安之。”昌朝对曰：“陛下此言，足以弭天变，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。”帝又曰：“人主惧天而修德，犹人臣畏法而自新也。”昌朝因顿首谢。明年春，旱，帝避正寝，减膳。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，上表乞罢。

参知政事吴育数与昌朝争议上前，论者多不直昌朝。有向绶者知永静军，疑通判譖己，诬以事，迫令自杀。高若讷知审刑院，附昌朝议，欲从轻坐。吴育力争，绶卒减死一等。未几，若讷为御史中丞，言大臣廷争不肃，故雨不时若，遂罢育，而除昌朝武胜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、河北安抚使。帝赐银饰肩舆。寻以讨贝州贼有功，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杨偕言贼发昌朝部中，不当赏。弗

从。

契丹聚亡卒勇伉者，号“投来南军”。边法，卒亡自归者死。昌朝除其法，归者辄迁补，于是来者稍众，因廉知契丹事。契丹遂拒亡卒，黜南军不用。边人以地外质，契丹故稍侵边界。昌朝为立法，质地而主不时赎，人得赎而有之，岁余，地悉复。

三司使叶清臣移用河北库钱，昌朝格诏不与，清臣论列不已，遂出清臣河阳，徙昌朝判郑州。过阙入觐，留为祥源观使，拜尚书右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、判尚书都省，朝会班中书门下，视其仪物。岁中求外，复除山南东道节度使、右仆射、检校太师兼侍中、判郑州。固辞仆射、侍中，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赐中谢，自昌朝始也。

母丧去位，服除，判许州。召对迓英阁，帝问《乾卦》，昌朝上奏曰：“《乾》之上九称：‘亢龙有悔。’悔者，凶灾之萌，爻在亢极，必有凶灾。不言凶而言悔者，以悔有可凶可吉之义，修德则免悔而获吉矣。‘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’。圣人用刚健之德，乃可决万机。天下久盛，柔不可以济，然亢而过刚又不能久。独圣人外以刚健决事，内以谦恭应物，不敢自矜为天下首，乃吉也。”手诏优答。又言：“汉、唐都雍，置三辅内翼京师，朝廷都汴，而近京诸郡皆属他道，制度不称王畿。请析京东之曹州，京西之陈、许、滑、郑，皆隶开封府，以四十二县为京畿。”帝纳之。将行，命讲读官钱于资善堂。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。时河决商胡，昌朝请复故道，不从。语在《河渠志》。六塔功败，滨、棣、德、博民多水死，昌朝振救之甚力。内侍刘恢往视，还，言河决赵征村，与帝名嫌为不祥，时皆谓昌朝使之以摇当国者。嘉祐元年，进封许国公，又兼侍中，寻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。

三年，宰相文彦博请罢，谏官、御史恐昌朝代彦博，乃相

与言昌朝建大第，别创客位以待宦官，宦官有矫制者，枢密院释不治。遂以镇安军节度使、右仆射、检校太师、侍中兼充景灵宫使，出判许州。又以保平军节度、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移大名府兼安抚使。英宗即位，徙凤翔节度使，加左仆射、凤翔尹，进封魏国公。治平元年，以侍中守许州，力辞弗许。明年，以疾留京师，乃以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，卒，年六十八，谥曰文元。御书墓碑曰“大儒元老之碑”。所著《群经音辨》、《通纪》、《时令》、《奏议》、《文集》百二十二卷。

昌朝在侍从，多得名誉。及执政，乃不为正人所与，而数有攻其结宦官、宫人者。初，昌朝侍讲时，同王宗道编修资善堂书籍，其实教授内侍，谏官吴育奏罢之。及张方平留唐询，而询譖育，世以为昌朝指也。然言者谓昌朝释宦官矫制，后验问无事实云。

子章，馆阁校勘，蚤世。青，朝请大夫。弟昌衡。

昌衡字子平。举进士，为梓州路转运判官。贾人请富顺井盐，吏视贿多寡为先后，昌衡一随月日给之。泸州边夷蛮，故时守以武吏，昌衡请由东铨调选。蛮驱马来市，官第其良弩为二等，上者送秦州，下者辄轻估直而抑买，昌衡请严禁之。徙提点淮南刑狱、广东转运使，徙两浙路。

熙宁更法度，核吏治，昌衡数以利害闻，神宗奖其论奏忠益。召为户部副使、提举市易司，课羨，增秩右谏议大夫，加集贤殿修撰、知河南府，历陈、郢、应天府、邓州。以正议大夫致仕，卒。从子炎。

炎字长卿，以昌朝荫，更历筦库，积迁至工部侍郎。政和中，以显谟阁待制知应天府，徙郢州、永兴。初，陕西行铁钱久，币益轻。蔡京设法尽敛之，更铸夹锡钱，币稍重。京去相，转运使李諲、陈敦复见所敛已多，遽请罢铸。铁钱既复行，其

轻加初，自关以西皆罢市，民不聊生。炎独一切弛禁，听从其便。其后，宣徽使童贯又以两者重轻相形，遂尽废夹锡不得用，民益以为苦。炎徙知延安，因表言：“钱法屡变，人心愈惑。今人以为利者，臣见其害；以为是者，臣见其非。中产之家，不过畜夹锡钱一二万，既弃不用，则惟有守钱而死耳。边氓生理萧条，官又一再变法，鄙延去敌迫近，民殊不安。民不安则边不可守，愿得内郡以养母。”乃命为颍州，未行，复留。又与贯制疆事不合，贯沮之，改河阳，又改邓州。加直学士、知永兴。入对，留为工部侍郎。贯签书枢密院河西、北两房，侍从邀炎俱往贺，炎曰：“故事无签书两房者，彼非执政，何贺为？”会以疾卒，年五十八。赠银青光禄大夫。

昌朝伯祖父琰。琰字季华，晋中书舍人、给事中纬之子也。以荫授临淄、雍丘主簿，历通判澧州。太宗尹京，奏以为开封府推官，加左赞善大夫。及即位，超拜左正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。未几，擢三司副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卒。

琰风神峻整，有吏干，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，勤于所职。昆弟五人，琰最幼，及琰历官而诸兄相继死。琰拊循孤幼，聚族凡百口，分给衣食，庭无间言，士大夫以此称之。

琰子湜、汾。湜至军器库使。交阯黎桓之篡丁璿也，朝廷以孙全兴将兵讨焉。湜与王侁同掌军事，黎桓伪降，全兴信之，军遂北，湜、侁并坐失律诛。汾至殿中丞。湜子昌符，赐同学究出身。汾子昌龄，第进士，为屯田员外郎。

梁适，字仲贤，东平人，翰林学士颢之子也。少孤，尝辑父遗文及所自著以进，真宗曰：“梁颢有子矣。”授秘书省正字。为开封工曹，知昆山县。徙梧州，奏罢南汉时民间折税。更举进士，知淮阳军，又奏减京东预买紬百三十万。论景祐赦书不当录朱梁后，仁宗记其名，寻召为审刑详议官。

梓州妖人白彦欢依鬼神以诅杀人，狱具，以无伤讞。适驳曰：“杀人以刃或可拒，而诅可拒乎？是甚于刃也。”卒论死。有鸟似鹤集端门，稍下及庭中，大臣或倡以为瑞，适曰：“此野鸟入宫庭耳，何瑞之云？”

尝与同院燕肃奏何次公案，帝顾曰：“次公似是汉时人字。”肃不能对，适进曰：“盖宽饶、黄霸皆字次公。”帝悦，因询适家世，益器之。他日宰相拟适提点刑狱，帝曰：“姑留之，俟谏官有阙，可用也。”遂拜右正言。

林瑀由中旨侍讲天章阁，适疏其过。又言：“夏守赟为将无功，不宜复典宥密。”会妇党任中师执政，以嫌改直史馆，修起居注。奉使陕西，与范仲淹条边机十余事。进知制诰、权发遣开封府。岁余，出知兖州。莱芜冶铁为民病，当役者率破产以偿，适募人为之，自是民不忧冶户，而铁岁溢。再迁枢密直学士、知延州。告归治葬，过京师，得入见，自言前为朋党挤逐，留为翰林学士。御史交劾之，以侍读学士知澶州，徙秦州。入知审刑院，擢枢密副使。

张尧佐一日除四使，言者争之力，帝颇怒。适曰：“台谏论事，职耳。尧佐恩实过，恐非所以全之。”遂夺二使。侂智高入寇，移嫚书求邕、桂节度，帝将受其降。适曰：“若尔，岭外非朝廷有矣。”乃遣狄青讨之。贼平，帝曰：“向非适言，南方安危，未可知也。”迁参知政事。契丹欲易国书称南北朝，适曰：“宋之为宋，受之于天，不可改也。契丹亦其国名，自古岂有无名之国哉？”遂止。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大瑄王守忠求为节度使，适持不可；张贵妃治丧皇仪殿，又以为不可。将以适为园陵使，适言国朝以来无此制，由是浸与陈执中不合。

适晓畅法令，临事有胆力，而多挟智数，不为清议所许。

御史马遵、吴中复极论其贪黷怙权，罢知郑州。京师茶贾负公钱四十万缗，盐铁判官李虞卿案之急，贾惧，与吏为市，内交于适子弟，适出虞卿提点陕西刑狱。及罢，帝即还虞卿三司。复加观文殿大学士、知秦州。古渭初建砦，间为属羌所钞，益兵拒守，羌复惊疑。适具牛酒，召谕其种人，且罢所益兵，羌不为患。徙永兴军。夏人盗耕屈野河西田累年，朝廷欲正封，以适为定国军节度使、知并州，至则悉复侵地六百里。还，知河阳，领忠武、昭德二镇、检校太师，复为观文殿大学士，以太子太保致仕，进太傅。熙宁三年，卒，年七十。赠司空兼侍中，谥曰庄肃。

孙子美，绍圣中，提举湖南常平。时新复役法，子美先诸路成役书，就迁提点刑狱。建中靖国初，除尚书郎中，中书舍人邹浩封还之，改京西转运副使。谏议大夫陈次升又言：“子美缘章惇姻家，连使湖外，承迎其旨意，一时逐臣在封部者，多被其虐，不宜使在近畿。”及徙成都路，累迁直龙图阁、河北都转运使，倾漕计以奉上，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。崇宁间，诸路漕臣进羨余，自子美始。北珠出女真，子美市于契丹，契丹嗜其利，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。两国之祸盖基于此，子美用是致位光显。

宣和四年，以疾罢为开府仪同三司、提举嵩山崇福宫，卒，赠少保。子美为郡，纵侈残虐，然有干才，所至办治云。

论曰：此五人者，皆以文吏为宰相。执中建储一言，适契上意，不然，何超迁之骤也。然与刘沆皆寡学少文，希世用事。冯拯议论多迎合王意，昌朝明经术而尚阿私，梁适晓法令而挟智术，斯君子所不与也。若执中不受私谒，沆临事强果，拯从容一言免谓于诛死，此又足称者焉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五

鲁宗道 薛奎 王曙 子益柔 蔡齐 从子延庆

鲁宗道，字贯之，亳州谯人。少孤，鞠于外家。诸舅皆武人，颇易宗道，宗道益自奋厉读书。袖所著文谒戚纶，纶器重之。举进士，为濠州定远尉，再调海盐令。县东南旧有港，导海水至邑下，岁久湮塞，宗道发乡丁疏治之，人号“鲁公浦”。改歙州军事判官，再迁秘书丞。陈尧叟辟通判河阳。

天禧元年，始诏两省置谏官六员，考所言为殿最，首擢宗道与刘焯为右正言。谏章由阁门始得进而不赐对，宗道请面论事而上奏通进司，遂为故事。尝言：“守宰去民近，而无以区别能否。今除一守令，虽资材低下，而考任应格，则左司无摈斥，故天下亲民者黷货害政，十常二三，欲裕民而美化，不可得矣。汉宣帝除刺史守相，必亲见而考察之。今守佐虽未暇亲见，宜令大臣延之中书，询考以言，察其应对，设之以事，观其施为才不肖，皆得进退之。吏部之择县令放此，庶得良守宰宣助圣化矣。”真宗纳之。宗道风闻，多所论列，帝意颇厌其数。后因对，自讼曰：“陛下用臣，岂欲徒事纳谏之虚名邪？臣窃耻尸禄，请得罢去。”帝抚谕良久，他日书殿壁曰：“鲁直”，盖思念之也。寻除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。逾年，迁左谕德、直龙图阁。

仁宗即位，迁户部郎中、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、判吏部流

内铨。宗道在选调久，患铨格烦密，及知吏所以为奸状，多厘正之，悉揭科条庑下，人便之。雷允恭擅易山陵，诏与吕夷简等按视。还，拜右谏议大夫、参知政事。

章献太后临朝，问宗道曰：“唐武后何如主？”对曰：“唐之罪人也，几危社稷。”后默然。时有请立刘氏七庙者，太后问辅臣，众不敢对。宗道不可，曰：“若立刘氏七庙，如嗣君何？”帝、太后将同幸慈孝寺，欲以大安辇先帝行，宗道曰：“夫死从子，妇人之道也。”太后遽命辇后乘舆。时执政多任子于馆阁读书，宗道曰：“馆阁育天下英才，岂纨绔子弟得以恩泽处邪？”枢密使曹利用恃权骄横，宗道屡于帝前折之。自贵戚用事者皆惮之，目为“鱼头参政”，因其姓，且言骨鲠如鱼头也。再迁尚书礼部侍郎、祥源观使。在政府七年，务抑侥幸，不以名器私人。疾剧，帝临问，赐白金三千两。既卒，皇太后临奠之，赠兵部尚书。

宗道为人刚正，疾恶少容，遇事敢言，不为小谨。为谕德时，居近酒肆，尝微行就饮肆中，偶真宗亟召，使者及门久之，宗道方自酒肆来。使者先入，约曰：“即上怪公来迟，何以为对？”宗道曰：“第以实言之。”使者曰：“然则公当得罪。”曰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也。”真宗果问，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对。帝诘之，宗道谢曰：“有故人自乡里来，臣家贫无杯盘，故就酒家饮。”帝以为忠实可大用，尝以语太后，太后临朝，遂大用之。初，太常议谥曰刚简，复改为肃简。议者以为“肃”不若“刚”为得其实云。

薛奎，字宿艺，绛州正平人。父化光，善数术，尝以平晋策干太宗行在，召见不用，罢归。适奎始生，抚其首曰：“是子必至公辅。”奎举进士，为州第一，乃推与里人王严，而处严下。进士及第，为隰州军事推官。州民常聚博僧舍，一日，

盗杀寺奴取财去，博者适至，血偶浣衣，逻卒捕送州，考讯诬伏。奎独疑之，白州缓其狱，后果得杀人者。徙仪州推官，尝部丁夫运粮至盐州，会久雨，粟麦渍腐，奎白转运卢之翰，请纵民还州而偿所失。之翰怒，欲劾奏之。奎徐曰：“用兵久，人疲转饷，今幸兵食有余，安用此陈腐以困民哉！”之翰意解，凡民所失，悉奏除之。改大理寺丞、知莆田县。请蠲南闽时税咸鱼、蒲草钱。

迁殿中丞、知长水县，徙知永州。州有钱监，岁调兵三百人采铁，而岁入不偿费。奎奏听民自采，而所输辄倍之。迁太常博士。向敏中荐为殿中侍御史，出为陕西转运使。赵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，下诏按验。奎阅郡籍，德明尝假道黑林平，移文录示之，德明遂伏。未几，坐失举免。数月，起通判陕州，改尚书户部员外郎、淮南转运副使，迁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疏漕河、废三堰以便饷运，进吏部员外郎。父丧，夺哀，擢三司户部副使。与使李士衡争论事，改户部郎中、直昭文馆、知延州。

赵元昊每遣使至京师请奉予，吏因市禁物，隐关算为奸利，奎廉得状，请留蜀道缣帛于关中，转致给之。迁吏部，擢龙图阁待制、权知开封府。为政严敏，击断无所贷，帝益加重。使契丹，还，迁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。上疏论择人、求治、崇节俭、屏声色，凡十数事。章献太后称制，契丹使萧从顺请见太后，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见太后，而契丹使来乃不得见。奎时馆伴，折之曰：“皇太后垂帘听政，虽本朝群臣，亦未尝见也。”从顺乃已。或谗云奎漏禁中语，改授集贤院学士、知并州，改秦州。州宿重兵，经费常不足，奎务为俭约，教民水耕，谨商算。岁中积粟三百万，征算余三千万，核民隐田数千顷，得刍粟十余万。加枢密直学士、知益州。秦民与夷落数千

人列奎治状，请留，奎书褒谕，不许。成都民妇讼其子不孝，诘之，乃曰：“贫无以为养。”奎出俸钱与之，戒曰：“若复失养，吾不贷汝矣！”其母子遂如初。尝夜燕，有戍卒杀人，人皆奔走，奎密遣捕杀之，坐客莫有知者。临事持重明决，多此类也。

召为龙图阁学士、权三司使，遂参知政事。帝谕曰：“先帝尝以为卿可任，今用卿，先帝意也。”俄迁给事中。帝尝谓辅臣曰：“臣事君鲜有克终者。”奎曰：“保终之道，匪独臣不然也。”历数唐开元、天宝时事以对，帝然之。迁尚书礼部侍郎。太后谒太庙，欲被服天子衮冕，奎曰：“必御此，若何为拜？”力陈其不可，终不见听。及太后崩，帝见左右泣曰：“太后疾不能言，犹数引其衣若有所属，何也？”奎曰：“其在衮冕也。服之岂可见先帝于地下！”帝悟，卒以后服敛。因上言请逐内侍罗崇勋等。时二府大臣多罢去，奎得喘疾，数辞位，罢为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、判尚书都省。帝手书禁方赐之，小间，入见。疾寻作，卒，赠兵部尚书，谥简肃。

奎性刚不苟合，遇事敢言，真宗时数宴大臣，至有沾醉者。奎谏曰：“陛下即位之初，励精万几而简宴幸。今天下诚无事，而宴乐无度，大臣数被酒无威仪，非所以重朝廷也。”真宗善其言。及参政事，谋议无所避。能知人，范仲淹、庞籍、明镐自为吏部选人，皆以公辅许之。无子，以从子为嗣。

王曙，字晦叔，隋东皋子绩之后。世居河汾，后为河南人。中进士第，再调定国军节度推官。咸平中，举贤良方正科，策入等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定海县。还，为群牧判官，考集古今马政，为《群牧故事》六卷，上之。迁太常丞、判三司凭由理欠司。坐举进士失实，降监卢州茶税，再迁尚书工部员外郎、龙图阁待制。以右谏议大夫为河北转运使，坐部吏受赇，

降知寿州。徙淮南转运使，勾当三班院，权知开封府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。绳盗以峻法，多致之死。有卒夜告其军将乱，立辨其伪，斩之。蜀人比之张咏，号“前张后王”。入为给事中。仁宗为皇太子，与李迪同选兼宾客，复坐贡举失实，黜官。复为给事中兼群牧使。其妻，寇准女也。准罢相且贬，曙亦降知汝州。准再贬，曙亦贬郢州团练副使。起为光禄卿、知襄州，又徙汝州。复给事中、知潞州。州有杀人者，狱已具，曙独疑之。既而提点刑狱杜衍至，事果辨。曙为作《辨狱记》以戒官吏。

徙河南府、永兴军，召为御史中丞兼理检使，理检置使自此始。玉清昭应宫灾，系守卫者御史狱。曙恐朝廷议修复，上言：“昔鲁桓、僖宫灾，孔子以为桓、僖亲尽当毁者也。辽东高庙及高园便殿灾，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陵旁，故灾。魏崇华殿灾，高堂隆以壹榭宫室为戒，宜罢之勿治，文帝不听，明年，复灾。今所建宫非应经义，灾变之来若有警者。愿除其地，罢诸祷祠，以应天变。”仁宗与太后感悟，遂减守卫者罪。已而诏以不复缮修谕天下。又请三品以上立家庙，复唐旧制。以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。以疾请罢，改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、知陕州，徙河阳。再知河南府，迁吏部。召为枢密使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逾月，首发疽，卒。赠太保、中书令，谥文康。

曙方严简重，有大臣体，居官深自抑损。喜浮图法，齐居蔬食，泊如也。初，钱惟演留守西京，欧阳修、尹洙为官属。修等颇游宴，曙后至，尝厉色戒修等曰：“诸君纵酒过度，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祸邪！”修起对曰：“以修闻之，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！”曙默然，终不怒。及为枢密使，首荐修等，置之馆阁。有集四十卷，《周书音训》十二卷，《唐书备问》三卷，《庄子旨归》三篇，《列子旨归》一篇，《戴斗奉使录》二

卷，集《两汉诏议》四十卷。

子益恭、益柔。益恭字达夫，以荫为卫尉寺丞。性恬淡，慕唐王龟之为人，数解官就养。曙参知政事，治第西京，益恭劝曙引年谢事，曙不果去。终父丧，遂以尚书司门员外郎致仕，间与浮图、隐者出游，洛阳名园山水，无不至也。以子登朝，累迁司农少卿，卒。

益柔字胜之。为人伉直尚气，喜论天下事。用荫至殿中丞。元昊叛，上备边选将之策。杜衍、丁度宣抚河东，益柔寓书言：“河外兵饷无法，非易帅臣、转运使不可。”因条其可任者。衍、度使还，以学术政事荐，知介丘县。庆历更用执政，异意者指为朋党，仁宗下诏戒敕，益柔上书论辨，言尤切直。尹洙与刘沪争城水洛事，自泾原贬庆州。益柔讼之曰：“水洛一障耳，不足以拒贼。沪裨将，洙为将军，以天子命呼之不至，戮之不为过；顾不敢专执之以听命，是洙不伸将军之职而上尊朝廷，未见其有罪也。”不听。范仲淹未识面，以馆阁荐之，除集贤校理。预苏舜钦奏邸会，醉作《傲歌》。时诸人欲遂倾正党，宰相章得象、晏殊不可否，参政贾昌朝阴主之，张方平、宋祁、王拱辰攻排不遗力，至列状言益柔罪当诛。韩琦为帝言：“益柔狂语何足深计。方平等皆陛下近臣，今西陲用兵，大事何限，一不为陛下论列，而同状攻一王益柔，此其意可见矣。”帝感悟，但黜监复州酒。久之，为开封府推官、盐铁判官。凡中旨所需不应法式，有司迎合以求进者，悉论之不置。出为两浙、京东西转运使。上言：“今考课法区别长吏能否，必明有显状，显状必取其更置兴作大利。夫小政小善，积而不已，然后能成其大。取其大而遗其细，将竞利图功，恐事之不举者日多，而虚名无实之风日起。愿参以唐四善，兼取行实，列为三等。”不行。

熙宁元年，入判度支审院。诏百官转对，益柔言：“人君之难，莫大于辨邪正；邪正之辨，莫大于置相。相之忠邪，百官之贤否也。若唐高宗之李义甫，明皇之李林甫，德宗之卢杞，宪宗之皇甫铸，帝王之鉴也。高宗、德宗之昏蒙，固无足论；明皇、宪宗之聪明，乃蔽于二人如此。以二人之庸，犹足以致祸，况诵六艺、挟才智以文致其奸说者哉！”意盖指王安石也。判吏部流内铨。旧制，选人当改京官，满十人乃引见。由是士多困滞，且遇举者有故，辄不用。益柔请才二人即引见，众论翕然称之。直舍人院、知制诰兼直学士院。董毡遇明堂恩，中书熟状加光禄大夫，而旧阶已特进，益柔以闻。帝谓中书曰：“非翰林，几何不为羌夷所笑。”宰相怒其不申堂，用他事罢其兼直。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秘书监，知蔡扬亳州、江宁应天府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益柔少力学，通群书，为文日数千言。尹洙见之曰：“瞻而不流，制而不窘，语淳而厉，气壮而长，未可量也。”时方以诗赋取士，益柔去不为。范仲淹荐试馆职，以其不善词赋，乞试以策论，特听之。司马光尝语人曰：“自吾为《资治通鉴》，人多欲求观读，未终一纸，已欠伸思睡。能阅之终篇者，惟王胜之耳。”其好学类此。

蔡齐，字子思，其先洛阳人也。曾祖绾，为莱州胶水令，因家焉。齐少孤，依外家刘氏。举进士第一。仪状俊伟，举止端重，真宗见之，顾宰相寇准曰：“得人矣。”诏金吾给七驄，传呼以宠之。状元给驄，自齐始也。除将作监丞、通判袁州，徙潍州。以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。

仁宗初，为司谏、修起居注，改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钱惟演守河阳，请曲赐镇兵钱，章献太后将许之。齐曰：“上新即位，惟演外戚，请偏赏以示私恩，不可许。”遂

劾奏惟演。以起居舍人知制诰，入为翰林学士，加侍读学士。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，遣内侍罗崇勋主之，命齐为文记之。崇勋阴使人诱齐曰：“趣为记，当得参知政事矣。”齐久之不上，崇勋谗之，罢为龙图阁学士、知河南府。参知政事鲁宗道固争留之，不能得。以亲老，改密州，徙应天府，召为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

太后崩，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同裁制军国事。阁门趣百官贺，齐使台吏毋追班，乃入白执政曰：“上春秋富，习知天下情伪，今始亲政事，岂宜使女后相踵称制乎！”遂罢预政。复为龙图阁学士、权三司使。有飞语传荆王元俨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者，捕得系狱，连逮甚众。帝怒，使齐按问之。齐曰：“此小人无知，不足治，且无以安荆王。”帝悟，遽释之。拜枢密副使。交趾虐其部人，款宜州自归者八百余人，议者谓不可内。齐曰：“蛮人去暴而归有德，却之不祥，请给荆湖闲田使自营；若纵去，当不复还旧部，必聚而为盗贼矣。”不从。后数年，蛮果为乱。蜀大姓王齐雄坐杀人除名。齐雄，太后姻家，未更赦，复官。齐曰：“果如此，法挠矣！”明日，入奏事曰：“齐雄恃势杀人，不死，又亟授以官，是以恩废法也。”帝曰：“降一等与官可乎？”齐曰：“以恩废法，如朝廷何！”帝勉从之，乃抵齐雄罪。钱惟演附丁谓，枢密题名，辄削去寇准姓氏，云“逆准不书”。齐言于仁宗曰：“寇准忠义闻天下，社稷之臣也，岂可为奸党所诬哉！”仁宗遽令磨去。

郭皇后废，将立富人陈氏女为后，齐极论之。拜礼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契丹祭天于幽州，以兵屯境上。辅臣欲调兵备边，与齐迭议帝前，齐画三策，料契丹必不叛盟。王曾与齐善，曾与夷简不相能，曾罢相，齐亦以户部侍郎归班。寻出知颍州，卒，年五十二，赠兵部尚书，谥曰文忠。颍人见其故吏朱采会

丧，犹号泣思之。

齐方重有风采，性谦退，不妄言。有善未尝自伐。丁谓秉政，欲齐附己，齐终不往。少与徐人刘颜善，颜罪废，齐上其书数十万言，得复官。颜卒，又以女妻其子庠。所荐庞籍、杨偕、刘随、段少连，后率为名臣。始，齐无子，以从子延庆为后。既歿，有遗腹子曰延嗣。

延庆字仲远，中进士第，通判明州。历福建路转运判官，提点京东、陕西刑狱。神宗初，以集贤校理历开封府推官。有卫士告黄衣老卒筒火入直，延庆察卒色辞，疑焉，询之，果为所诬，即反坐告者。事闻，帝重之，加直史馆、知河中府。明年，同修起居注，直舍人院、判流内铨，拜天章阁待制、秦凤等路都转运使，以应办熙河军须功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。

王韶进师河州，羌断其归路。延庆曰：“兵事非吾所宜预，然主帅在难，不急援之，恐败国事。”遂檄兵赴救，羌解去，韶得全师还。转运判官蔡曠劾其擅兴，朝廷问知状，易曠他道。韶入朝，延庆摄熙帅。元夕张灯，羌乘隙伏兵北关下，遣其种二十九人伪请来属，将举火内应。延庆觐知，悉斩以徇，伏者宵溃。蕃官诈称木征欲降，邀大将景思立来迎。延庆命毋辄出，即违节制，虽有功亦诛，思立不从，卒歿死。

徙知成都府兼兵马都钤辖。本道旧不置都钤辖，至是特命之。茂州羈縻州蛮族九，自推一人为将统其众，将常在州听要束。州居群蛮中，无城堑，惟树鹿角为固。蛮屡夜入剽人畜，徼货来赎。民患苦，诣郡守李琪请筑城。琪上于朝，诏延庆度其利便，延庆下其事，琪已去。后守范百常以为利，筑之。蛮酋诉谓侵其土地，乞罢筑，不许。蛮数百奄至，拒却之。明日，又大至，尽焚鹿角及民庐舍，引梯冲攻牙城，百常扞御，杀二蛮酋，乃退。然游骑犹绕四山，南北路皆为所据，城中不敢出。

百常募人间道告急于成都。延庆命与之和，奏乞遣近上内臣共经蛮事。诏押班王中正往，中正受旨，凡军事皆令与都钤辖议。将行，言茂去成都远，一一与议，虑失事机，请得专决。于是事无巨细皆自处，延庆不复预。监司附中正，奏延庆区理失宜，致生边患。徙知渭州，仍降为天章阁待制。

夏人禹臧苑麻疑边境有谋，使人入塞卖马，吏执以告。延庆曰：“彼疑，故来覘。执之，是成其疑。”约马直授之使去。疆吏入敌境攘羊马，得而戮诸境上，且告之曰：“两境不相侵，则相保以安，故戮以戒。若有之，亦当尔也。”夏人悦服。

尝得《安南行军法》读之，仿其制，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马，团为九将，合百队，分左右前后四部。队有驻战、拓战之别，步骑器械，每将皆同。以蕃兵人马为别队，各随所近分隶焉。诸将之数，不及正兵之半，乃所以制之。处老弱于城砦，较其远近而为区别。使蕃、汉无得相杂，以防其变。具为书之上。时鄜延吕惠卿亦分画兵，延庆条其不便，神宗善其议。召知开封府，拜翰林学士。以言者罢知滁州，历瀛、洪州，复龙图阁待制，帅高阳。阅岁，复直学士，移定武。元祐中，入为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卒，年六十二，赐钱三十万，官庀其葬。

延庆有学问，平居简嘿，遇事能别白是非，所至有惠政。既为伯父齐后，齐晚得子，乃归其宗，籍家所有付之，无一毫自予，莱人义焉。

论曰：“章献太后称制时，群臣多希合用事，鲁宗道、薛奎、蔡齐参预其间，正色孤立，无所回挠。宗道能沮刘氏七庙之议，奎正母后衮冕为非礼，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，真所谓以道事君者欤！曙辨奸断狱，为时良吏，在位又多荐拔名臣，若请群臣立家庙以复古礼，皆知为政之本焉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六

杨砺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龄 从子纮 赵安仁 父孚  
子良规 孙君锡 陈彭年

杨砺，字汝砺，京兆鄠人。曾祖守信，唐山南西道节度、同平章事，本宦官复恭假子也。祖知礼，后唐均州刺史。父仁俨，入蜀仕王氏，为丹稜令。蜀平，补渭南主簿，累迁永和令。砺，建隆中举进士甲科。父丧，绝水浆数日。服除，以禄不足养母，闲居无仕进意，乡旧移书敦谕，砺乃赴官。解褐凤州团练推官，岁余，又以母疾弃官。开宝九年，诣阙献书，召试学士院，授陇州防御推官。入迁光禄寺丞，丁内艰，起就职。久之，转秘书丞，改屯田员外郎、知鄂州，以善政闻。

端拱初，真宗在襄邸，迁库部，充记室参军，赐金紫。初，广顺中，周世宗节制澶州，砺贄文见之，馆接数日。世宗入朝，砺处僧舍，梦古衣冠者曰：“汝能从乎？”砺随往，睹宫卫若非人间，殿上王者秉珪南向，总三十余。砺升谒之，最上者前有案，置簿录人姓名，砺见己名居首，因请示休咎。王者曰：“我非汝师。”指一人曰：“此来和天尊，异日汝主也，当问之。”其人笑曰：“此去四十年，汝功成，予名亦显矣。”砺再拜，寤而志之。砺初名励，以籍作砺，遂改之。至是，受命谒见藩府，归谓子曰：“吾今见襄王仪貌，即所梦来和天尊也。”迁水部郎中。真宗尹开封，砺为推官。真宗尝问砺：“何年

及第？”砺唯唯不对。后知其唱名第一，自悔失问，谓砺不以科名自伐，甚重之。储宫建，兼右谕德，转度支郎中。即位，拜给事中、判吏部铨。未几，召入翰林为学士。咸平初，知贡举，俄拜工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真宗辇悼，谓宰相曰：“砺介直清苦，方当任用，遽此沦谢。”即冒雨临其丧。砺僦舍委巷中，乘舆不能进，步至其第，嗟悯久之。废朝，赠兵部尚书，中使护葬。

砺为文尚繁，无师法，每诗一题或数十篇。在翰林，制诰迂怪，见者哂之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峤至祠部郎中，峯至太常博士，峭至太子中舍。少子嶠，至道初与张庶凝刊校真宗储邸书籍，真宗即位，皆赐进士出身、直史馆。嶠至祠部郎中，庶凝至太常丞。

宋湜，字持正，京兆长安人。曾祖择，牟平令。祖赞，万年令。父温故，晋天福中进士，至左补阙；弟温舒，亦进士，至职方员外郎，兄弟皆有时名。湜幼警悟，早孤，与兄泌励志笃学，事母以孝闻。温舒典耀州，湜侍行，代作笺奏，词敏而丽。温舒拊背曰：“此儿真国器，恨吾兄不及见也。”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释褐将作监丞、通判梓州榷盐院，就迁右赞善大夫。宋准荐其文，拜著作郎、直史馆，赐绯。雍熙三年，以右补阙知制诰，与王化基、李沆并命，仍赐白金五百两、钱五十万。加户部员外郎，与苏易简同知贡举，俄判刑部，赐金紫。

淳化二年，妖尼道安讼大理断狱不当，湜坐累，降均州团练副使。时母老，湜留其室奉养。移汝州，与王禹偁并召入，为礼部员外郎、直昭文馆。五年，以职方员外郎再知制诰、判集贤院，知银壹、通进、封驳司。至道元年，为翰林学士，知审官院、三班。又兼修国史、判昭文史馆事，加兵部郎中。

真宗即位，拜中书舍人。丁内艰，起复。咸平元年冬，改

给事中，充枢密副使。真宗北巡，将次大名，以扈从军列为行阵，亲御铠甲于中，诸王、枢密介胄以从，命湜与王显分押后阵。驻蹕数日，常召见便殿，方奏事，疾作仆地。内侍掖出，太医诊视，抚问相继，以疾亟闻。明年正月，真宗临视，许以先归，赐衾褥，曰：“此朕尝御者，虽故暗，亦足御道途之寒。”又遣内侍护送供帐，至澶州，卒，年五十一。废朝，赠吏部侍郎。以子纶为太祝，纯为奉礼郎；弟某为光禄寺丞，湛为大理寺丞；侄孙选同学究出身。真宗再幸河朔，追悼之，加赠刑部尚书，谥曰忠定。

湜风貌秀整，有酝藉，器识冲远，好学，美文词，善谈论饮谑，晓音律，妙于奕棋。笔法遒媚，书帖之出，人多传效。喜引重后进有名者，又好趋人之急，当世士流，翕然宗仰之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湜兄泌，太平兴国二年进士，至起居郎、直史馆、越王府记室参军。

温舒三子，沆、澥、涛。沆，刚率，喜谈兵。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历左正言、京西转运使、度支判官。淳化二年，吕蒙正罢相，沆坐亲党，贬宜州团练副使，起为太子中允，换如京副使。咸平中，遣与梅询使西京为安抚使，未行，罢为环庆路都监。与知环州张从古擅发兵袭敌，不与部署叶谋，又士卒有死伤者，责授供奉官。后为文思副使、京西提点刑狱，卒。澥有清节，居长安不仕，与种放、魏野游，多篇什酬唱。涛，端拱二年进士，历殿中丞、知襄城县，以政绩闻，赐绯鱼。历盐铁判官，累迁监察御史、知虢州。纯及泌子纬皆至殿中丞。

王嗣宗，字希阮，汾州人。曾祖同节，宝鼎令。祖待价，汾州防御推官。父梦证，成州军事判官。嗣宗少力学自奋，游京师，以文谒王祐，颇见优待。开宝八年，登进士甲科，补秦

州司寇参军。侍御史路冲知州事，为政苛急，盗贼群起。嗣宗乘间极言其阙失，冲大怒，系嗣宗于狱，又教无赖民被罪者讼嗣宗治狱枉滥。朝廷遣殿中丞王廷范按之，具获讼者诬罔状，嗣宗乃得释。

太宗征河东，嗣宗陈边事，召赴行在，授大理寺丞、通判睦州，改右赞善大夫、徙河州。太宗遣武德卒潜察远方事，嗣宗械送京师，因奏曰：“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，猥信此辈以为耳目，臣窃不取。”太宗怒其横，遣使械嗣宗下吏，削秩。会赦，复官，寻以秘书丞通判澶州，并河东西，植树万株，以固堤防。上言：“本州榷酤斗量，校以省斗不及七升，民犯私酿者三石以上坐死，有伤深峻，臣恐诸道率如此制，望诏自今并准省斗定罪。”从之。入为三司开拆推官，以左正言充河北转运副使。时边境用兵，崔翰为大将，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效，就赐绯鱼。太宗将议亲征，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状，甚见嘉纳。改左司谏，赐白金千两。入为度支判官，改驾部员外郎。妻病，夜抉本司署门取药，为直官宋镐所发，坐罢职。顷之，出知兴元府，徙京西转运使。又移河北，赐金紫，贝州骁捷卒五十余人谋窃发，嗣宗率吏悉擒之，优诏嘉奖。迁虞部郎中，赐钱百万。

至道初，移河东转运使，以为政暴率闻。徙知耀州，又知同州，加比部郎中、淮南转运使、江浙荆湖发运使。扬、楚间有窄家神庙，民有疾不饵药，但竭致祀以徼福。嗣宗撤其庙，选名方，刻石州门，自是民风稍变。初，漕运经泗州浮桥，舟多覆壤，嗣宗徙置城隅，遂获安济。又建议外任官奉薄，贪猥者或致丰给，廉谨者终婴贫匮，请以公田均赐之。就改职方郎中。

咸平三年，以漕运称职，就拜太常少卿。逾年，以右谏议

大夫充三司户部使，改盐铁使。尝与度支使梁鼎、户部使梁颙同对，言曰：“国家经费甚繁，赋入渐少，加以冗食者众，尤为耗蠹，所宜裁节。若用度不足，即复重扰于民矣。况西北二边未平，有馈运之烦，臣等会议，事可省者，愿条列以闻。”从之。明年，将郊祀，嗣宗因条上应奉诸物以及工作，凡减杂物十万六千，省工九万九千。又言计省条奏，事有可纪者，望令判使一员，撰录送史馆。诏以三司务繁，不当日有纂录，可逐季录送。会罢三部使，改左谏议大夫，知通进、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，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。州境有卧龙王庙，每穷冬，阖境致祭，值风雪寒甚，老幼踣于道，嗣宗亟毁之。转运使郑文宝上其政绩，有诏褒美。先是，西边市马，以给北边战士，有瘠弱者即送阙下，署月道远多死。嗣宗建议，以汾州地凉，接楼烦诸监，美水草，请就牧放，从之。召拜御史中丞。

大中祥符间，真宗告谒太庙，嗣宗立班失仪，因自首。真宗谓宪官当守礼法，以其性粗略，不之责。加兼工部侍郎、权判吏部铨。嗣宗刚果率易，无所畏惮，每进见，极谈时事，或及人间细务。颇轻险好进，深诋参知政事冯拯之短，遂结宰相王旦弟旭，使达意于旦以为助。旦疾其丑行，因力庇拯，嗣宗大怒。知制诰王曾从妹适孔冕家，闺门不睦。曾从东封，至冕家啜茗中毒，得良药乃解。事已暴露，曾密疏方行大礼，愿罢推究。宰相亦以冕先圣后，将有褒擢，乃隐其事。嗣宗独谓曾诬构冕，惧反坐，乃求寢息。会愆雨，嗣宗请对，言：“孔冕为王曾所讼，佞朝旨鞫问，加之锻炼，则冕终负冤枉。又侯德昭援赦叙绯，年考未滿，以欺詐得之，非吏部令史自首，亦无由知。沿堂行首李永锡坐赃除名，复引充旧职，寻送铨授令录。”真宗亟召王旦等诘之。旦曰：“孔冕之罪，朝议特为容隐，不令按问，诚非冤枉也。德昭据吏部奏验，乃行制命，及其首

露，即已追夺。永锡先为县吏，坐为本部节度市羊不输算除名，及沿堂阙人，李沆以其魁梧，因选拟官，复用为副行首。在省祗事四年，陈牒乞班叙用，因复送铨。”真宗曰：“止此，乃致旱邪？”嗣宗理屈，复以他辞侵旦，旦不与抗，乃已。明年十月，嗣宗复请对，言：“去岁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，宿麦不登。及秋，兖、郓苦雨，河溢害稼，刑政有失，致成灾沴。孔冕冤枉，播在人口，王曾尚居近班，愿示黜退，以正朝典，臣请露章以闻。”真宗语王旦等曰：“曾实无罪，若嗣宗上章，亦须裁处。”旦曰：“冕不善之迹甚众，但以宣圣之后不欲穷究，谓其冤枉，感伤和气，恐未近理。”赵安仁曰：“今若再行按问，冕何能免罪？”王钦若曰：“臣请审问嗣宗，若再鞫冕，不能自隐，如何区处？”明日，嗣宗复对，且谢前言之失，真宗亦优容之。其强妄多此类。

将祀汾阴，以永兴重地，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镇之。因谓宰相曰：“嗣宗尝自言知武事，可授廉车以当此任，宜召问之。”嗣宗愿奉诏，即拜耀州观察使、知永兴军府。真宗作诗赐之。时种放得告归山，嗣宗逆于传舍，礼之甚厚。放既醉，稍倨，嗣宗怒，以语讥放。放曰：“君以手搏得状元耳，何足道也！”初，嗣宗就试讲武殿，搏赵昌言帽，擢首科，故放及之。嗣宗愧恨，因上疏言：“所部兼并之家，侵渔众民，凌暴孤寡，凡十余族，而放为之首。放弟侄无赖，据林麓樵采，周回二百余里，夺编氓厚利。愿以臣疏下放，赐放终南田百亩，徙放嵩山。”疏辞极于诟辱，至目放为魑魅。真宗方厚待放，令徙居嵩阳避之。

四年，邠宁陈兴擅释劫盗，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宁环庆路都部署。城东有灵应公庙，傍有山穴，群狐处焉，妖巫挟之为人祸福，民甚信向，水旱疾疫悉禱之，民语为之讳“狐”音。前

此长吏，皆先谒庙然后视事。嗣宗毁其庙，熏其穴，得数十狐，尽杀之，淫祀遂息。徙知镇州，发边肃奸赃，肃坐贬。嗣宗尝言徙种放、掘邠狐、按边肃，为去三害。

居二岁，召还，授枢密副使、检校太保。寇准为使，嗣宗与之不叶，累表解职，授检校太傅、大同军节度、知许州。嗣宗尝游是州，别墅在焉，时人以为荣。移知河南府。天禧初，改感德军节度，洛下讹言相惊。徙知陕州，再表请老，且求入觐，遣使召还。郊祀，改静难军节度。既至阙下，病足，不能朝谒，乃求再知许州，不复议休退。寇准为相，素恶之，特命以左屯卫上将军、检校太尉致仕。表求面辞，以足疾艰于拜起，特免舞蹈，许其子扶掖之。对数刻，赐钱百万，还许下。准贬，朝议以嗣宗藩辅旧臣，特令月给奉五十千。嗣宗尤睦宗族，抚诸侄如己子，著遗戒以训子孙勿得析居，又令以《孝经》、弓剑、笔砚置圻中。五年，卒，年七十八。废朝，赠侍中。谥曰景庄。录其子二人、甥二人官。

嗣宗事三朝，最为宿旧。所至以严明御下，尤傲狠，务以丑言凌挫群类。为中丞日，尝忿宋白、郭贄、邢昺七十不请老，屡请真宗敕其休致，又遣亲属讽激之。及嗣宗晚岁疾甚，犹享厚禄，徘徊不去，尝谓人曰：“仆惟此一事，未能免物议。”众皆蚩之。嗣宗好为文，而札尤甚。奉祀之岁，近臣皆为颂记，宰相以嗣宗所撰，不足发挥盛德，虑为后所诮，乃不许刻石。所著有《中陵子》三十卷。

子尧臣，内殿承制；唐臣，太子中舍。从子舜臣，供奉官、阁门祗候；禹臣，太子中舍。

李昌龄，字天锡，宋州楚丘人。曾祖确，胶水令。祖谭，邯鄲令。父运，太常卿。昌龄，太平兴国三年举进士，大理评事、通判合州。历将作监丞、右赞善大夫、通判银州。京城开

金明池，昌龄献诗百韵，太宗嘉之，擢右拾遗、直史馆，赐绯。改右补阙，出知滁州。丁内艰，起为淮南转运使，转户部员外郎、知广州。

广有海舶之饶，昌龄不能以廉自守，淳化二年代还。初，运尝典许州，有第在城中，昌龄包苴辒重悉留贮焉，其至京城，但药物药器而已。会有言其贪者，太宗以为诬，召赐金紫，擢礼部郎中，逾月，为枢密直学士。昌龄上言：“广州市舶，每岁商舶至，官尽增价买之，良苦相杂，少利。自今请择其良者，官如价给之，苦者恣其卖，勿禁。雷、化、新、白、惠、恩等州山林有群象，民能取其牙，官禁不得卖。自今宜令送官，以半价偿之，有敢隐匿及私市与人者，论如法。”诏皆从之。

是秋，初置审刑院于禁中。凡狱具上奏，先申审刑院，印付大理、刑部断覆以闻，又下审刑中覆裁决，以付中书，当者行之，否则宰相闻以论决。命昌龄知院事。月余，又权判吏部流内铨，数日，授右谏议大夫，充户部使。

三年，改度支使，拜御史中丞。下诏御史台，合行故事并条奏以闻，狱无大小，自中丞以下皆亲临鞫问，不得专责所司，李继隆受命河朔征讨，不赴台辞，昌龄纠之，遣吏追还，罚奉。又劾陕西转运使郑文宝生事边境，筑城沙碛，轻变禁法，文宝坐贬湖外。

至道二年，以本官参知政事。占谢便殿，太宗谓曰：“中书政本，当进用善良，博询众议，以正道临之，即怨谤无由而生矣。”昌龄居位，颇选丕奭无所建明。真宗即位，加户部侍郎。坐交结王继恩，贬忠武军节度行军司马。

咸平二年，起为殿中少监。会诏群臣言边事，昌龄求面陈事机，不报。王均之乱，命知梓州。知杂御史范正辞劾其广舶宿犯，亟代还，知河阳。丁外艰，起复，奉朝请，以风恙求领

小郡，复得光州，就改光禄卿。疾，不能治事。转运使以闻，命守本官分司西京。寻请致仕，真宗曰：“昌龄素无清誉。”乃授秘书监，遂其请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废朝，录子虞卿试将作监主簿。昌龄兄昌图至国子博士，弟昌言至太子中舍。昌言子晋卿、仲卿、耀卿，并进士及第，晋卿为秘书丞。从子纮。

纮字仲纲。父克明，仕至提点广东刑狱。纮，进士及第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歙县。地产黄金，民输以代赋，后金竭，责其赋如故。纮奏罢之。历知于潜、剡县，治有惠爱。御史知杂吕夷简荐之，改著作佐郎、监丹阳县酒税，知灵池县。

刘均、蔡齐举为御史台推直官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召成都府乐工许朝天等补教坊，纮言：“陛下即位，尚未能显严穴之士，而首召伶人，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。”朝天等遂罢归。迁殿中侍御史。阁门使王遵度领皇城，遣卒刺事，告贾人为契丹间谍者，捕系皇城司按劾。命纮覆讯，纮悉得其冤，抵卒罪，降遵度曹州兵马都监。

判三司开拆司。辅郡旱，流星坠西南有声，会僧禳于文德殿，纮奏曰：“文德殿布政会朝之正位，每灾异，辄聚缙黄赞呗于其间，何以示中外？”改盐铁判官，历梓州、陕西、河北路转运使，迁侍御史。建言：“西北久通好，士习安佚，不知战阵之法。宜择良将，练精卒，去冗惰，实仓廩，丰财用，为守御备。”举种世衡等数人，及奏罢贡余物遗近臣。迁知杂事、权同判流内铨。

为三司度支副使，使契丹。故事，奉使者以皇城卒二人与偕，察其举措，使者悉姑息以避中伤。前此刘随为所诬，坐贬，久未复。纮使还，具言其枉，稍徙随南京。除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，迁刑部郎中，还，同知通进、银台司，进龙图阁

直学士、知秦州，卒。

纮方介有吏材，笃于交游，与刘颜为友，颜死，移任子恩官其子。

弟纬，起家三班借职，杜衍荐为阁门祗候，镇戎军瓦亭砦都监。积劳累迁至河北缘边安抚副使。韩琦荐知保州，以左骧使、荣州刺史知雄州。治兵颇严，不事厨传，数与宦者争利害。积公使钱贮米三千斛为常平仓，奏下其法他州。迁西上阁门使，留再任，卒。子师中至天章阁待制。

赵安仁，字乐道，河南洛阳人。曾祖武唐，虢州刺史。父孚字大信。周显德初，举进士，调补开封尉。乾德中，为浦江令，持父丧，服阙，摄永宁令。会亲征太原，部送本邑粮馈，民怀其惠，列状以闻，即真授其任，擢宗正丞。开宝中，初置衣库，令孚主之。俄坐事连逮抵罪，语见《赵普传》。

太宗即位，起为国子监丞、知袁州。还，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，受诏与殿中侍御史柴成务、供奉官葛彦恭、殿直郭载行视黄河，分南北岸按行，复遥堤以纾湍决。孚言治遥堤不如分水势，于是建议于澶、滑二州立分水之制。时决河未平，重惜民力而寝焉。朝廷议行封禅，孚上《封禅颂》，召拜秘书丞，赐绯鱼。受诏鞫开封狱，得其非辜者，即日授推官。迁监察御史，出知舒州，改殿中侍御史。

雍熙中，诏询文武御戎之策。孚奏议曰：“臣愚以为不用干戈，不劳飞輓，为万世之利者，敢献其说，惟明主择之。古者兵交使在其间，虽飞矢在上，走驿在下，盖信义不可废也。昔苗民逆命，帝乃诞敷文德，而有苗格。又仲尼曰：‘有能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。’只如并门一方，历代难取，圣襟英断，一举成功。当其逆城危于累卵，生聚怀伏，而陛下犹遣通事舍人薛文宝入城谕之。日者北边未宾，全燕犹梗，再兴军旅，

将复土疆。臣窃计屯戍边陲，故非获已，暴露原野，岂是愿为？欲望朝廷通达国信，近鉴唐高祖之降礼，远法周古公之让地。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，君子见几而作，谕以祸福，示以恩威，议定边疆，永息征战。养民事天，济时利物，莫过于此。臣又计彼虽嗜好不同，然去危就安，厌劳喜逸，亦人情之所同也。”上嘉之。雍熙中，廷策贡士，而安仁预为考会，赐金紫，因顾安仁问孚年几，安仁曰：“臣父年六十二。”上曰：“孚，名士也。”亟召对，亦赐金紫。明年，卒。

安仁生而颖悟，幼时执笔能大字，十三通经传大旨，早以文艺称。赵普、沈伦、李昉、石熙载咸推奖之。雍熙二年，登进士第，补梓州榷盐院判官，以亲老弗果往。会国子监刻《五经正义》板本，以安仁善楷隶，遂奏留书之。

历大理评事、光禄寺丞，召试翰林，以著作佐郎直集贤院，赐绯。时王侯、内戚家多以铭诔为托。太宗制九絃琴、五絃阮，时多献赋颂，上嘉文物之盛，悉阅览，订其工拙。时称安仁、李宗谔、杨亿辞雅贍，召诣中书奖谕。翌日，改迁太常丞。

真宗即位，拜右正言，预重修《太祖实录》。上出师大名，安仁上疏曰：“臣以为有急务者三，大要者五。急务三者：其一，激励戎臣，举劝惩之典；其二，振救边民，行优恤之惠；其三，车驾还京，重神武之威。大要五者：其一，选将略；其二，持兵势；其三，求军谋；其四，修军政；其五，爱民力。”

咸平三年，同知贡举。未几，知制诰，副夏侯峤巡抚江南，还，知审刑院。尝有将校笞所部卒死，罪议大辟。安仁以军中之令，非严不整，遂获免死。继判尚书刑部兼制置群牧使，同知三班、审官院。景德初，翰林学士梁颙召对，询及当世台阁人物，上称安仁文行。寻颙卒，即以安仁为工部员外郎，充翰林学士。

初，孚极陈和好之利。至是，安仁从幸澶州，会北边请盟，首命安仁撰答书，又独记太祖时聘问书式。辽使韩杞至，道命接伴，凡觐见仪制，多所裁定。馆舍夕饮，杞举橙子曰：“此果尝见高丽贡。”安仁曰：“橙橘产吴、楚，朝廷职方掌天下图经，凡他国所产靡不知也。今给事中吕祐之尝使高丽，未闻有橙柚。”杞失于夸诞，有愧色。杞既受袭衣之赐，且以长为解，将辞复左衽。安仁曰：“君将升殿受还书，天颜咫尺，如不衣所赐之衣，可乎？”杞乃服以入。

及姚东之至，又令安仁接伴。东之谈次，颇矜兵强战胜。安仁曰：“老氏云：‘佳兵者不祥之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’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也，乐杀人者不得志于天下。”东之自是不敢复言。王继忠将兵陷没，不能死节而反事之，东之屡称其材。安仁曰：“继忠早事藩邸，闻其稍谨，不知其他。”其敏于酬对，切中事机，类如此。时论翕然，称其得体，上益器之，自是有意柄用。安仁又集和好以来事宜，及采古事，作《戴斗怀柔录》三卷以献。

二年春，又与晁迥等同知贡举。三年，以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，俄修国史。大中祥符初，议封禅，与王钦若并为泰山经制度置使、判兖州。礼毕，复拜工部侍郎。内外书诏有切要者，必经其裁。进秩刑部。五年，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史，奉祀，又同知礼仪院。八年，知贡举。三典春闱，择士平允，是故独无讥诮，上再赐诗嘉之。

寻知兼宗正卿。旧制，宫闱令，凡有议奏与寺连署。上以安仁旧德，俾知寺，以次列状取裁。寺掌玉牒属籍，梁周翰始创其制而未备，安仁重加详定，又为《仙源积庆图》，皆统例精简。奏置修玉牒官，事具《职官志》。国史成，迁右丞。是夏，又为景灵宫副使。屡得对言事，尝奏曰：“方今治定功成，

固轶前代，陛下尚亲庶政，旰食忘倦，然而君临之大，所宜分饬有司，为式于天下。”遂诏诸司掌常务有条例者，毋或奏禀。天禧二年，改御史中丞。请给御宝印历，书三院御史弹纠事。五月，暴疾卒，年六十一。废朝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文定，以其子温瑜为大理寺丞，良规为奉礼郎，承裕为正字。

安仁质直纯恇，无所矫饰，宽恕谦退，与物无竞，虽家人仆使，未尝见其喜愠。女弟适董氏，早寡，取归给养。其甥董灵运尚幼，躬自训导，为毕婚娶。幼少与宋元舆同学，元舆门地贵盛，待安仁甚厚。元舆蚤卒，家绪浸替，安仁屡以金帛济之。善训诸子，各授一经。尤嗜读书，所得禄赐，多以购书。虽至显宠，简俭若平素。时阅典籍，手自雠校。三馆旧阙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，惟安仁家有本，真宗命内侍取之，嘉其好古，手诏褒美。尤知典故，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，悉能记之。喜诲诱后进，成其声名，当世推重之。有集五十卷。温瑜，后为国子博士。

良规字元甫。父安仁奏为秘书省正字、同判太常寺。张知白荐之，召试，赐进士及第。用王曙举，擢集贤校理兼宗正丞，预修《会要》。坐宗正吏盗太庙神御物，出通判蕲州，徙河南府，知泰、滁二州。历京西陕西路提点刑狱、荆湖南路转运使，奏罢马氏时所赋丁口米数万石。权判三司开拆司、度支勾院，直集贤院、知庐州，积官至光禄卿，罢职。初与张宪、掌禹锡、齐廓、张子思并为太常少卿兼馆职，当进谏议大夫，而执政靳之，止迁卿。故事，卿不兼职，故皆罢。未几，皆还之。

改直秘阁、同判宗正事，迁秘书监，知同、陕、相三州。陕岁饥，百姓请阁残税二分，为官伐芟，以给河埽。或以为须报乃可行，良规曰：“若尔，无及矣。”檄县遂行，而以擅命自劾。进太子宾客、权判殿中省，迁尚书工部侍郎、判本部、

知濠州，卒。良规所至州郡，为政不甚力，然善委任佐属，禄赐多分贍族人，余皆输之酒家。子君锡。

君锡字无愧。性至孝。母亡，事父良规不违左右，夜则寝于旁。凡衾稠薄厚、衣服寒温、药石精粗、饮食旨否、栉发翦爪、整冠结带，如《内则》所载者，无不亲之。及登进士第，以亲故不愿仕。良规每出，必扶掖上下，至杂立仆御中。尝从谒文彦博，彦博异其容止，问而知之，语诸子，令视以为法。

良规没，调知武强县。从韩琦大名幕府。彦博及吴充在枢管，更荐之为检详吏房文字，徙知大宗正丞，加秘阁校理，改宗正丞。时增诸宗院讲书教授官，而逐院自备缗钱为月饷，贫者或不能以时致，宗师辄移文督取。君锡言：“国家养天下士于太学，尚不较其费，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！”诏悉从官给。历开封府推官。

元祐初，迁司勋右司郎中、太常少卿，擢给事中。论蔡确、章惇有罪不宜复职；大河不可轻议东回，请亟罢修河司，以省邦费，宽民力。苏轼出知杭州，君锡言：“轼之文，追攀《六经》，蹈藉班、马，知无不言。壬人畏惮，为之消缩；公论倚重，隐如长城。今飘然去国，邪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，且将乘隙复进，实系消长之机。不若留之在朝，用其善言则天下蒙福，听其说论则圣心开益，行其诏令则四方风动，而利博矣。”进刑部侍郎、枢密都承旨，拜御史中丞。即上疏劝哲宗亲讲学，广谘问，为躬政之渐。

君锡素有志行，后随人低昂，无大建明。初称苏轼之贤，遇贾易劾轼题诗怨谤，即继言“轼负恩怀逆，无礼先帝，愿亟正其罪。”宣仁后览之不悦，曰：“君锡全无执守。”复以吏部侍郎、天章阁待制知郑陈澶三州、河南府，徙应天。因清明出郊，具奠谒杜衍、张昇、张方平、赵概、王尧臣、蔡抗、蔡

挺之茝，邀七家子孙，陪祭于侧，时人传其风义。绍圣中，贬少府少监，分司南京，卒，年七十二。绍兴六年，赠徽猷阁直学士。

陈彭年，字永年，抚州南城人。父省躬，鹿邑令。彭年幼好学，母惟一子，爱之，禁其夜读书。彭年篝灯密室，不令母知。年十三，著《皇纲论》万余言，为江左名辈所赏。唐主李煜闻之，召入宫，令子仲宣与之游。金陵平，彭年师事徐铉为文。太平兴国中，举进士，在场屋间颇有隗名。尝因京城大酺，跨驴出游构赋，自东华门至阙前，已口占数千言。然佻薄好嘲咏，颇为宋白所黜，雍熙二年始中第。

调江陵府司理参军。因监决死囚，怖之，换江陵主簿，历澧、怀二州推官。在怀，深为知州乔惟岳倚任。会樊知古为河北转运，以亲嫌，徙泽州，丁内艰免。御史中丞王化基荐其才，改卫尉寺丞，迁秘书郎，为大理寺详断官。坐事出监湖州盐税，寻又停官。彭年素贫窳，居丧免职，赖仆人佣贩以济。真宗即位，复为秘书郎。乔惟岳刺史海州，及知苏、寿二州，并表彭年通判州事。

咸平三年，屡上疏言事，召试学士院，迁秘书丞、知闾州。未行，改金州。四年，上疏曰：“夫事有虽小而可以建大功，理有虽近而可以为远计者，其事有五：一曰置谏官，二曰择法吏，三曰简格令，四曰省冗员，五曰行公举。此五者，实经世之要道，致治之坦涂也。”会诏举贤良方正，翰林学士朱昂以彭年闻，召之，辞以贫乏，请终秩。

景德初，代还，真秘阁。杜镐、刁衍荐其该博，命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。又代潘慎修起居注，赐绯鱼。献《大宝箴》曰：二仪之内，最灵者人。生民之中，至大者君。民既可畏，天亦无亲。

所辅者德，所归者仁。恭己御下，辉光益新。载籍斯在，谋猷备陈。

内绥万姓，外抚百蛮。治乱所始，言动之间。观之则易，处之甚难。

由是先哲，喻彼投艰。苟能虑未，乃可防闲。审求逆耳，无恶犯颜。

既庶而富，教化乃施。慈俭之政，富庶之基。鳏寡孤独，人之所悲。

发号施令，宜先及之。黄发鲐背，心实多知。左右侍从，何尚于兹。

瞻言百辟，咸代天工。傥无虚授，可建大中。克彰慎柬，惟藉至公。

知人则哲，听德则聪。才固难备，道亦少同。葑菲罔舍，杞梓乃充。

不扶自直，惟蓬在麻。非拣莫见，惟金在沙。参备顾问，必辨忠邪。

献替以正，裨益无涯。自匿草泽，亦有国华。访此髦士，可拒朋家。

三章之立，庶民作程。钦哉恤哉，可以措刑。七代之建，奸孽是平。

本仁本义，可以弭兵。是为齐礼，亦曰好生。有教无类，自诚而明。

宗庙社稷，飨之以恭。宫室苑囿，诫之在丰。春鬼秋狝，不废三农。

击石拊石，用格神宗。使人以悦，乃克成功。治国以政，罔或不从。

济济多士，用之有光。矻矻小器，谋之弗臧。忠言致益，

岂让膏粱。

六艺为乐，宁后笙簧。任贤勿贰，尧所以昌。改过不吝，汤所以王。

六合至广，万汇尤多。风俗靡一，嗜欲相摩。如馭朽索，若防决河。

左契斯执，六轡遂和。导之以德，民免婴罗。不懈于位，俗乃偃戈。

先王之训，罔不咸然。吾君之治，亦取斯焉。小心翼翼，终日乾乾。

三灵降鉴，百禄无愆。由兹率土，永戴先天。巍巍洪业，亿万斯年。

顷之，预修《册府元龟》。三年，迁右正言，充龙图阁待制，赐金紫。先是，诏谏官御史举职言事，唯彭年与侍御史贾翱数有章奏，建白弹射，真宗令中书置籍记之。加刑部员外郎。与晁迥同知贡举，请令有司详定考试条式。真宗因命彭年与戚纶参定，多革旧制，专务防闲。其所取者，不复拣择文行，止较一日之艺，虽杜绝请托，然置甲等者，或非宿名之士。

大中祥符中，议建封禅，彭年预详定仪注，上言辨正包茅之用。礼成，进秩工部郎中，加集贤殿修撰。三年，改兵部郎中、龙图阁直学士。迁右谏议大夫兼秘书监，诏就赐食厅编次《太宗御集》，赐勋上柱国。

尝因奏对，真宗谓之曰：“儒术汙隆，其应实大，国家崇替，何莫由斯。故秦衰则经籍道息，汉盛则学校兴行。其后命历迭改，而风教一揆。有唐文物最盛，朱梁而下，王风寢微。太祖、太宗丕变弊俗，崇尚斯文。朕获绍先业，谨导圣训，礼乐交举，儒术化成，实二后垂裕之所致也。又君之难，由乎听受；臣之不易，在乎忠直。其君以宽大接下，臣以诚明奉上，

君臣之心皆归于正。直道而行，至公相遇，此天下之达理，先王之成宪，犹指诸掌，孰谓难哉！”彭年曰：“陛下圣言精诣，足使天下知训，伏愿躬演睿思，著之篇翰。”真宗为制《崇儒术》、《为君难为臣不易》二论示之。彭年复请示辅臣，刻石国子监焉。

六年，召入翰林，充学士兼龙图阁学士，同修国史。彭年尝谒王旦，旦辞不见。翌日，见向敏中。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，旦瞑目不览，曰：“是不过兴建符瑞，图进取耳。”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宫，丁谓为经度制置使，以彭年副之。又与谓同知礼仪院，礼成，加给事中。时谓恳让进秩，彭年亦辞之，不许，又为天书同刻玉副使。国史成，迁工部侍郎。九年，拜刑部侍郎、参知政事，判礼仪院，充会灵观使。

天禧大礼，为天书仪卫副使。又为参详仪制奉宝册使。正月九日，侍真宗朝天书，将诣太庙，退就中书阁中如厕，眩仆，肩舆还家。遣中使挟医诊疗，旦夕存问。进兵部侍郎，表求罢奉，不许。二月，卒，年五十七。真宗亲临，涕泗久之。又睹所居陋弊，叹息数四。废朝，赠右仆射，谥曰文僖，录子佺期大理寺丞，孙彦先太常寺奉礼郎。真宗前后赐彭年御制歌诗凡六篇。彭年妻入谒，出彭年像示之，锡赆甚厚。

彭年性敏给，博闻强记，慕唐四子为文，体制繁靡。贵至通显，奉养无异贫约。所得奉赐，惟市书籍。大中祥符间，附王钦若、丁谓，朝廷典礼，无不参预。其仪制沿革、刑名之学，皆所详练，若前世所未有，必推引依据以成就之。故时政大小，日有谘访，应答该辩，一无凝滞，皆与真宗意谐。

及升内阁，李宗谔、杨亿皆在后。宗谔卒，亿病退，而彭年专任矣。事务既丛，形神皆耗，遂举止失措，颠倒冠服，家人有不记其名者。奉诏同编《景德朝陵地里》、《封禅》、《汾阴》

三记，《阁门》、《客省》、《御史台仪制》，又受诏编御集及宸章，集历代妇人文集。所著《文集》百卷，《唐纪》四十卷。

论曰：杨砺遭遇龙飞，致位崇显，自以梦协其兆，而忠言善政，一无可述。惟弃官侍母，不以科名自伐，盖有取焉。宋湜懿文多识，名动人主，至与李沆同命。虽去沆远甚，然乐善好施，士类归之，亦可尚也。王嗣宗治家能睦，为政可称，所至立彻淫祀，亦人之所难。至于刚复少文，谋害王旦、王曾，与寇准相忤，其余不足观也矣。李昌龄累更剧任，遂阶大用，党邪徇货，遂貽终身之玷，良可丑也。赵安仁言事，切中时弊，及答契丹书，不失祖宗规式，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敌，不使矜战，可谓才辨之臣矣。其孙君锡于元祐反正，论格蔡确、章惇复官之命，庶几无忝所生。陈彭年以辞藻被遇，上表献箴，详练仪制，若可嘉尚。乃附王钦若、丁谓，溺志爵禄，甘为小人之归，岂不重可叹也哉！

## 传第四十七

任中正 弟中师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孙子奇 曾  
孙坦 赵稹 任布 高若讷 孙沔

任中正，字庆之，曹州济阴人。父载，右拾遗。中正进士及第，为池州推官。历大理评事、通判邵州，改太府寺丞、通判濮州。以翰林学士钱若水荐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、通判大名府。

转运使陈纬徙陕西，举中正自代，太宗曰：“朕自知之。”召为秘书丞、江南转运副使。中正躯干颀长，帝择大笏，命内臣取绯衣之长者赐之。至部，岁大稔，民出租赋、平余皆盈羨。发运使王子舆欲悉调饷京师，中正曰：“东南岁输五百余万，而江南所出过半。今岁有余，或岁少歉则数不登，患及吾民矣。”乃止。

擢监察御史、两浙转运使。民饥，中正不俟诏，发官廩振之。按晋州盛梁狱，论如法。迁殿中侍御史、判三司凭由司。既而有与梁善者，密中之，出为荆湖转运使。迁左司谏、直史馆、知梓州。擢枢密直学士，代张咏知益州。在郡五载，遵咏条教，蜀人便之。知审刑院，出知并州。迁给事中、权知开封府。

大中祥符九年，拜尚书工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马知节知密院，改同知院事。明年，曹利用为枢密使，复为副使，再进兵

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

仁宗在东宫时，以右丞兼宾客。迁工部尚书。帝既即位，乃拜兵部尚书。中正素与丁谓善，谓且贬，左右莫敢言者，中正独营救谓，降太子宾客、知郢州。中正弟尚书兵部员外郎、判三司盐铁勾院中行，右正言中师，皆坐贬。顷之，以母老徙曹州，迁礼部尚书。卒，赠尚书左仆射，谥康懿。

初，中正母入谒禁中，与陈彭年、王曾、张知白妻同见真宗，命中正母为班首，且赐坐。中正事亲孝，平居简素，而饮食极丰美。

中师字祖圣，进士及第，试秘书省校书郎、知平陆县。真宗将祀汾阴，命陈尧叟判河中府，以经制祀事，辟掌笺奏，累迁著作佐郎，历知千乘、襄邑县，改秘书丞。以张知白荐，遂为右正言。中正贬，中师亦降太常博士、监宿州酒税。未几，通判应天府。

曹利用辟为群牧判官，徙知滑州，入为开封府判官。累迁尚书度支郎中、直史馆、知澶州。以太常少卿、直昭文馆知广州。视事之明日，吏白，故事当谒诸祠庙，而廨有淫祠，中师遽命撤去之。兼市舶使，市舶置使自此始。

还，为谏议大夫、判尚书刑部。加集贤院学士，再知澶州。未行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并州，许便宜从事。改枢密直学士、知益州。先是，转运使韩洙急于笼利，自薪刍、蔬果之属皆有算，而中师尽奏蠲之。

康定中，任布守河阳，数上书论事，帝欲用之。吕夷简荐中师才不在任布下，遂并召为枢密副使。明年，建北京，令中师领修建。进给事中，宣抚河东，不行。求补郡，以尚书礼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。求内徙，得知陈州。

逾年，上书言：“臣老矣，家本曹人，愿得守曹。”遂以

知曹州。改户部侍郎。明年，请老，拜太子少傅致仕，进少师。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安惠。中师性乐易，平居自奉甚俭约，晚知养生之术，号大块翁。

周起字万卿，淄州邹平人。生而丰下，父意异之，曰：“此儿必起吾门。”因名起。幼敏慧如成人。意知卫州，坐事削官，起才十三，诣京师讼父冤，父乃得复故官。举进士，授将作监丞、通判齐州。擢著作佐郎、直史馆，累迁户部、度支判官。

真宗北征，领随军粮草事。以右正言知制诰，权判吏部流内铨。寻为东京留守判官，判登闻鼓院。封泰山，摄御史中丞、考制度副使，所过得采访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闻。东封还，近臣率颂功德，起独以居安为戒。进金部员外郎、判集贤院。

初置纠察刑狱司，因命起，起乃请诸已决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，并听受诉，从之。擢枢密直学士、权知开封府。起听断明审，举无留事。真宗尝临幸问劳，起请曰：“陛下昔龙潜于此，请避正寝，居西庑。”诏从之，名其堂曰继照。

起尝奏事殿中，适仁宗始生，帝曰：“卿知朕喜乎？宜贺我有子矣。”即入禁中，怀金钱出，探以赐起。改勾当三班院兼判登闻检院。从祀汾阴，贸权知河中府，徙永兴、天雄军，所至有风烈，数赐书褒谕。三迁右谏议大夫、知并州。拜给事中、同知枢密院事。进礼部侍郎，为枢密副使。尝与寇准过同列曹玮家饮酒，既而客多引去者，独起与寇准尽醉，夜漏上乃归。明日入见，引咎伏谢。真宗笑曰：“天下无事，大臣相与饮酒，何过之有？”

起素善寇准。准且贬，起亦罢为户部郎中、知青州，又降太常少卿、知光州。稍迁秘书监，徙扬、杭二州，又徙应天府。复为礼部侍郎、判登闻鼓院。以疾请知颍州，徙陈州、汝州。

卒，赠礼部尚书，谥安惠。

起性周密，凡奏事及答禁中语，随辄焚草，故其言，外人无知者。家藏书至万余卷。起能书。弟超，亦能书，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，为《书苑》十卷，累官主客郎中。起子：延荷，以孝友闻，官殿中丞；延隼，颇雅厚，官太常少卿。

程琳，字天球，永宁军博野人。举服勤辞学科，补泰宁军节度推官。改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寿阳县，监左藏库，召试，直集贤院。改太常博士、权三司户部判官，契丹馆伴使。契丹使者谓琳曰：“先皇帝尝通使承天，太后独无使，何也？”琳曰：“南北，兄弟也。先皇帝视承天犹从母，故无嫌；今皇太后乃嫂也，礼不通问。”契丹使者语屈。后修《真宗实录》，而大中祥符以来起居注阙，琳追述上之，遂修起居注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知制诰、判吏部流内铨。

权三司使范雍使契丹，命琳发遣三司使。太仓贍军粟陈腐不可食，岁且饥，琳尽发以贷民，凡六十万斛，饥民赖以全活，而军得善粟。盐铁官任布请铸大钱一当十，度支判官许申请以铜铁杂铸，下其议。琳曰：“第五琦用大钱，法卒不可行。乞令申试之。”铸卒不就。

契丹遣萧蕴、杜防来，蕴出位图示琳曰：“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，今我位乃下，请升之。”琳曰：“此真宗所定，不可易。”防曰：“大国之卿，可以当小国之君。”琳曰：“南北虽两朝，无小大之异，卿尝坐我殿上，我顾小国耶？”防无以对。宰相将许之，琳曰：“许其小必启其大。”

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。宰相张知白尤器之，当除命，喜曰：“不辱吾笔矣。”时岁饥，上疏请罢诸土木营造，蠲被灾郡县租赋。改枢密直学士、知益州。上元张灯，州人夜聚游嬉，琳戒曰：“有火则随救之，毋白也。”已而果有火，终宴

人无知者。或告振武军变，琳曰：“军中动静我自知之，苟有谋，不待告也。”

迁给事中、权知开封府。王蒙正子齐雄捶老卒死，贷妻子使以病告。琳察其色辞异，令有司验得捶死状。蒙正连姻章献太后家，太后谓琳曰：“齐雄非杀人者，乃其奴尝捶之。”琳曰：“奴无自专理，且使令与己犯同。”太后嘿然，遂论如法。外戚吴氏离其夫而挈其女归，夫诉于府。琳命还女，吴氏曰：“已纳宫中矣。”琳请于帝曰：“臣恐天下人有窃议陛下夺人妻女者。”帝亟命出之。笞而归其妻。

迁工部侍郎、龙图阁学士，复为御史中丞。不拜，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再知开封府。改三司使，出纳尤谨，禁中有所取，辄奏罢之。内侍言琳专，琳曰：“三司财赋，皆朝廷有也。臣为陛下惜，于臣何有？”帝然之。或请并天下农田税物名者，琳曰：“合而为一，易于勾校，可也。后有兴利之臣，复用旧名增之，是重困民，无已时也。”再迁吏部侍郎，遂参知政事，迁尚书左丞。

时元昊反，犹遣使来朝，众请按诛之。琳曰：“遣使，常事也，杀之不祥。”后使者益骄横，大臣患之。琳曰：“始不杀，无罪也；今既骄横，可暴其恶诛之，国法也，又何患耶？”又议重贿唃廝囉使讨贼，得地即与之。琳曰：“使角廝囉得地是复生一元昊矣。不若用间，使二羌势不合，中国利也。”

故枢密副使张逊第在武成坊，其曾孙偕才七岁，宗室女生也，贫不自给。乳媪擅出券鬻第，琳欲得之，使开封府吏密谕媪，以偕幼，宜得御宝许鬻乃售。乳媪以宗室女故，入宫见章惠太后。既得御宝，琳乃市取之。又令吏市材木，买妇女。已而吏以赃败，御史按劾得状，降光禄卿、知颍州。

顷之，为户部侍郎，寻复吏部、知天雄军。又以左丞为资

政殿学士。及建天雄军为北京，内侍皇甫继明主营宫室，欲侈大以要赏。琳以为方事边陲，又事土木以困民，不可。既而继明数有论奏，帝遣御史鱼周询按视，遂罢继明，命琳独主之。迁工部尚书，加大学士、河北安抚使。改武昌军节度使、知永兴军、陕西安抚使。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，仍为陕西安抚使。

元昊死，谅祚立，方幼，三大将分治其国。议者谓可因此时，以节度使啖三将，使各有所部分，以弱其势，可不战而屈矣。琳曰：“幸人之丧，非所以柔远人，不如因而抚之。”议者惜其失几。

既而遣使册命，夏人方围庆阳。琳曰：“彼若贪此，可缓庆州之难矣。”具礼币赐予之数移报之，果喜，即日迎册使，庆阳之围亦解。尝获戎首，不杀，戒遣之，夏人亦相告毋捕汉民。久之，以五百户驱牛羊扣边请降，且言：“契丹兵至衙头矣，国中乱，愿自归。”琳曰：“彼诈也。契丹至帐下，当举国取之，岂容有来降者？间闻夏人方捕叛者，此其是邪？不然，诱我也。”拒不受。已而贼果以骑三万临境上，以捕降者为辞。琳谍知之，闭壁倒旗，戒诸将勿动，贼疑有备，遂引去。

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大名府。琳持重不扰，前后守魏十年，度要害，缮壁垒，增守御备。植杂木数万，曰：“异时楼橹之具，可不出于民矣。”人爱之，为立生祠。改武胜军，又换镇安军节度使。上书曰：“臣虽老，尚能为国守边。”未报，得疾卒。赠中书令，谥文简。

琳为人敏厉深严，长于政事，辨议一出，不肯下人。然性啬于财，而厚自奉养。章献太后时，尝上《武后临朝图》，人以此薄之。

姜遵，字从式，淄州长山人。进士及第，为蓬莱尉，就辟登州司理参军，开封府右军巡判官。有疑狱，将抵死，遵辨出

之。迁太常博士，王曾荐为监察御史，殿中侍御史，开封府判官。知吉州高惠连与遵有隙，发遵在庐陵时赃事，按验无状，犹降通判延州。复入为侍御史、判户部勾院。利州路饥，以遵为体量安抚，迁知邢州。

仁宗即位，徙滑州，为京东转运使，徙京西。未几，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。建言三司、开封府日接宾客，废事，有诏禁止。历三司副使，再迁右谏议大夫、知永兴军。奏罢咸阳富民元氏岁贡梨。召拜枢密副使，迁给事中，卒。赠吏部侍郎。

遵长于吏事，为治尚严猛，所诛残者甚众。在永兴，太后尝诏营浮屠，遵毁汉、唐碑碣代砖甃，既成，得召用。

范雍，字伯纯，世家太原。曾祖仁恕，仕蜀为宰相。祖从龟，刑部侍郎，入朝，改右屯卫将军，后葬河南，遂为河南人。雍中进士第，为洛阳县主簿。累官殿中丞、知端州。迁太常博士。寇准辟为河南通判，还，判三司开拆司。河决滑州，选为京东转运副使。历河北、陕西转运使，入为三司户部副使，又徙度支。以尚书工部郎中为龙图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。还，提举诸司库务，勾当三班院。

环、原州属羌扰边，以雍为安抚使。建言：“属羌因罪罚羊者，旧输钱，而比年责使出羊，羌人颇以为患。请输钱如旧，罪轻者以汉法赎金。”从之。迁右谏议大夫、权三司使。

雍在京东时，平滑州水患。以劳加龙图阁直学士。明年，拜枢密副使。丁母忧，起复，迁给事中。玉清昭应宫灾，章献太后泣对大臣曰：“先帝竭力成此宫，一夕延燎几尽，惟一二小殿存尔。”雍抗言曰：“不若悉燔之也。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，遽为灰烬，非出入意；如因其所存，又将葺之，则民不堪命，非所以畏天戒也。”时王曾亦止之，遂诏勿葺。迁尚书礼

部侍郎。

太后崩，罢为户部侍郎、知陕州，改永兴军。是岁饥疫，关中为甚，雍为振恤。以疾，请近郡，遂知河阳。进吏部侍郎，徙应天府，又改河南府，进资政殿学士。陈安边六事，又请于天雄军聚甲兵以备河北，于水兴军、河中府益募士兵以备陕西，即泾原、环庆有警，河中援之。

既而元昊反，拜振武军节度使、知延州。因言：“延州最当贼冲，地阔而砦栅疏，近者百里，远者二百里，士兵寡弱，又无宿将为用，而贼出入于此，请益师。”不报。元昊先遣人通款于雍，雍信之，不设备。一日，引兵数万破金明砦，乘胜至城下。会大将石元孙领兵出境，守城者才数百人。雍召刘平于庆州，平帅师来援，合元孙兵与贼夜战三川口，大败，平、元孙皆为贼所执。雍闭门坚守，会夜大雪，贼解去，城得不陷。左迁户部侍郎、知安州。居一岁，复吏部侍郎、知河中府。

又为资政殿学士、知永兴军兼转运司事，迁尚书左丞，加大学士。初，完永兴城，或言其非便，诏止其役，雍匿诏而趣成之。明年，贼犯定川，邠、岐之间皆恐，而永兴独不忧寇。复徙河南府，又迁礼部尚书，卒。赠太子太师，谥忠献。

雍为治尚恕，好谋而少成。在陕西，尝请于商、虢置监铸铁钱，后不可行；又括诸路牛以兴营田，亦随废。颇知人，喜荐士，后多至公卿者。狄青为小校时，坐法当斩，雍贷之。

子宗杰，为兵部员外郎、直史馆，历陕西转运使，先雍卒。宗杰子子奇。

子奇字中济，阶祖雍荫，签书并州判官。以唐介荐，神宗赐对，提举修在京仓。三司使又荐，按覆营缮，匠吏积为欺隐，惧罪，造飞语间之。神宗遣大阍张茂则察其无私，劳之曰：“为吏当如是，无恤人言。”授户部判官，为湖南转运副使。建

言：“梅山蛮恃险为边患，宜拓取之。”后章惇开五溪，议由此起。

入判将作监。使于辽，导者改路回远，子奇谓曰：“此去云中有直道，旬日可至，何为出此？”导者又欲沮子奇下马馆门外，子奇曰：“异时于中门下马，今何以辄易？”导者计屈。历河东、陕西、河北、京东四路转运使，工部、左司二郎中，加直龙图阁，使河北。诸郡犹榷盐，奏罢之。

元祐初，为将作监、司农卿，复使陕西，以病解。起知郑州，加集贤殿修撰、知河阳。召权户部侍郎。删酒户苛禁及奴婢告主给赏法。未几，出知庆州，广储蓄，缮城栅，严守备，羁黠羌，推诚待下，人乐为用。入为吏部侍郎，以待制致仕，卒，年六十三。子坦。

坦字伯履，以父任为开封府推官、金部员外郎、大理少卿，改左司员外郎。押伴夏国使，应对合旨，赐进士第，权起居舍人。使于辽，复命，具语录以献。徽宗览而善之，付鸿臚，令后奉使者视为式。迁殿中监，知开封府，再命使辽。时兴边议，非时遣使以观衅，坦以不宜始祸，辞其行。徽宗怒，责舒州团练副使，稍复集贤殿修撰，知江宁府、洪扬二州。

召为户部侍郎，论当十及夹锡钱之弊。以便亲请外，知河阳。入辞，徽宗曰：“夹锡钱之害，甚于当十，宜速正之，为一道率。”坦至，即奏罢之。政和初，复为户部，遂改当十钱为当三；罢淮盐入东北；鬻诸州公田，以实常平。又上疏言：“户部岁入有限，用则无穷。今节度使八十员，留后至刺史数千员，自非军功得之，宜减其半奉；及他工技未作，一切裁损。”时以为当。

时张商英为相，坦多与之合。及商英去，言者论坦助为匱竭之说，以摇众听；又言坦建议鬻田、改常平法、废元符令及

罢夹锡钱之罪，贬黄州团练副使，安置韶州。以赦，复徽猷阁待制，卒，年六十二。

赵稹，字表微。其先单父人，后徙宣城。为人诚质宽厚，少好学。吴太府卿田霖退居郡中，名有风鉴，故以女妻稹。擢进士第，历平定军判官、台州推官。改大理寺丞、知昆山县，通判楚州。迁殿中丞、知通州。召还，同判宗正寺，枢密直学士李浚荐为监察御史，再迁侍御史、判登闻鼓院、开封府判官，徙三司开拆、凭由司。帝祀汾阴，为留守推官。

迁尚书兵部员外郎、益州路转运使，真宗谕曰：“蜀远而数乱，其利害朕所欲闻。卿至，悉条上之，祇附常奏，毋著姓名。”稹至，数言部中事，至一日章数上。蒲江县捕劫盗不得，反逮系平民，楚掠诬服。稹适行部，意其冤，驰入县狱，问得状，悉纵之。迁工部郎中。

召为侍御史知杂事、同判吏部流内铨，纠察在京刑狱。慎从吉知开封府，其子钧、锐受赇，事连钱惟演。稹与王曾白其奸状，从吉坐免，惟演亦罢去。

改三司盐铁副使，擢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、知益州。度支市锦六千匹，召工计岁织裁千余匹，止以岁所织数上供。久之，或言稹不达民情，喜尊大，降知同州，徙凤翔、京兆府，三迁工部侍郎，复纠察在京刑狱。加枢密直学士、知并州，代还，迁刑部侍郎。

天圣八年，擢枢密副使，迁吏部侍郎。时，权出宫掖，稹厚结刘美人家婢，以故致位政府。命未出，人驰告稹，稹问曰：“东头？西头？”盖意在中书也。闻者皆以为笑。章献太后崩，罢为尚书左丞、知河中府，迁礼部尚书。既病，乞骸骨，拜太子少傅致仕。卒，赠太子太保，谥僖质。

任布，字应之，河南人。后唐宰相圜四世孙也。力学，家

贫，尝从人借书以读。进士及第，补安肃军判官，辄刺问虏中事，上疏请饬边备，仍奏河北利害。后契丹至澶渊，真宗识其名，特改大理寺丞、知安阳县。通判嘉州，还，知开封府司录事，通判大名府。初置提点刑狱，选布领荆湖南路。

入权三司盐铁判官，判度支勾院。京城东南有泉涌出，为筑祥源观，男女徒跣奔走瞻拜。布论之曰：“明朝不宜以神怪徇愚俗。”遂忤宰相意。又与徐奭、麻温其试开封府进士，而奭潜发封卷视之。降监邓州税，徙知宿州。

时越州守阙，寇准曰：“越州有职分田，岁入且厚，今争者颇众，非廉士莫可予。”乃徙布越州。有祖讼其孙者“醉酒詈我”，已而悔，日哭于庭曰：“我老无子，赖此孙以为命也。”布闻之，贷其死，上书自劾，朝廷亦不之责。

寇准贬，布亦徙建州，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。丁谓既逐，稍用为白波发运使。岁余，判三司开拆司，出为梓州路转运使。富顺监盐井，岁久卤薄而课存，主者至破产，或鬻子孙不能偿。布奏除之。迁祠部郎中、权户部判官，擢江、淮制置发运使。前使者多聚山海珍异之物以饷权要，布一切罢去。

召为三司度支副使，奉使契丹。还，加直史馆、知荆南。为盐铁副使，命管伴契丹使。历兵部、刑部郎中，拜右谏议大夫、知真定府。或欲省河北兵，布言：“契丹、西夏方窥伺中国，备未可弛也。”筑甬道属滹沱河，跨绝泥潦。徙滑州，改天雄军。迁给事中、集贤院学士、知许州。未几，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徙澶州。黄德和诬刘平降贼，欲收平家，布力言平非降贼者。复徙真定，又徙河南府，未至，召为枢密副使。

布纯约自守，及秉政，无所建明。子逊尝上书，诋大臣及布皆为不才，御史鱼周询因奏疏曰“布不才，其子能知之。”乃以尚书工部侍郎罢知河阳。议者以周询引逊语逐其父，为不

知体。改蔡州，授太子少保致仕，进少傅。皇祐间，诏陪祀明堂，称疾不赴。赐一子进士出身，迁少师。

始，布归洛中，作五知堂，谓知恩、知道、知命、知足、知幸也。卒，赠太子太傅，谥恭惠。子达，性亦恬远，尚释氏学，历官为司封郎中。

高若讷，字敏之，本并州榆次人，徙家卫州。进士及第，补彰德军节度推官，改秘书省著作佐郎，再迁太常博士、知商河县。县有职分田，而牛与种皆假于民，若讷独废不耕。

御史知杂杨偕荐为监察御史里行，迁尚书主客员外郎、殿中侍御史里行。改左司谏、同管勾国子监，迁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时范仲淹坐言事夺职知睦州，余靖、尹洙论救仲淹，相继贬斥。欧阳修乃移书责若讷曰：“仲淹刚正，通古今，班行中无比。以非辜逐，君为谏官不能辨，犹以面目见士大夫，出入朝廷，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！今而后，决知足下非君子。”若讷忿，以其书奏，贬修夷陵令。未几，加直史馆，以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

王蒙正知蔡州，若讷言：“蒙正起裨贩，因缘戚里得官。向徙郴州，物论犹不平，今予之大州，可乎？”诏寝其命。大庆殿设祈福道场，若讷奏曰：“大庆殿非行礼不御，非法服不坐，国之路寝也，岂可聚老、释为渎慢？”阎文应为入内都知，若讷言其肆横不法，请出之，遂出文应为相州兵马钤辖。又奏三公坐而论道，今二府对才数刻，何以尽万几？宜赐坐从容，如唐延英故事。

擢天章阁待制、知永兴军，留判吏部流内铨，出为河东路都转运使。召还，兼侍读、权判尚书刑部。丁母忧，始许行服，给实奉终丧。服除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史馆修撰，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。时宰相贾昌朝与参知政事吴育数争事上前。明

年春，大旱，帝问所以然者，若讷曰：“阴阳不和，责在宰相。《洪范》，大臣不肃，则雨不时若。”于是昌朝及育皆罢，若讷遂代育为枢密副使。

王则据贝州，讨之，逾月未下。或议招降，若讷言：“河朔重兵所积，今释不讨，后且启乱阶。”及破城，知州张得一送御史台劾治，有臣贼状。朝廷议贷死，若讷谓：“守臣不死，自当诛，况为贼屈？”得一遂弃市。

以工部侍郎、参知政事为枢密使。凡内降恩，若讷多覆奏不行。入内都知王守忠欲得节度使，固执为不可。若讷畏惕少过，而前驱驱路人辄至死，御史奏弹之。皇祐五年，罢为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尚书左丞、同群牧制置使、判尚书都省，止命舍人草词。卒，赠右仆射，谥文庄。

若讷强学善记，自秦、汉以来诸传记无不该通，尤喜申、韩、管子之书，颇明历学。因母病，遂兼通医书，虽国医皆屈伏。张仲景《伤寒论诀》、孙思邈《方书》及《外台秘要》久不传，悉考校讹谬行之，世始知有是书。名医多出卫州，皆本高氏学焉。

皇祐中，诏累黍定尺以制钟律，争论连年不决。若讷以汉货泉度一寸，依《隋书》定尺十五种上之。并损益祠祭服器，悉施用。有集二十卷。

孙沔，字元规，越州会稽人。中进士第，补赵州司理参军。跌宕自放，不守士节，然材猛过人。后以秘书丞为监察御史里行。

景祐元年，礼院奏用冬至日册后，沔奏：“丧未祥禫而行嘉礼，非制也。”同安县尉李安世上书指切朝政，被劾，沔奏：“加罪安世，恐杜天下言者，请勿治。”黜知衡山县。道上书言时事，再贬永州监酒。移通判潭州、知处州。复为监察御

史，再知楚州。所在皆著能迹。召为左正言，论事益有直名。迁尚书工部员外郎，提举两浙刑狱，遂以起居舍人为陕西转运使。

时宰相吕夷简求罢，仁宗优诏弗许。沔上书言：“自夷简当国，黜忠言，废直道，及以使相出镇许昌，乃荐王随、陈尧叟代己。才庸负重，谋议不协，忿争中堂，取笑多士，政事寝废。又以张士逊冠台席，士逊本乏远识，至隳国事。盖夷简不进贤为社稷远图，但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，欲使陛下知辅相之位非己不可，冀复思己而召用也。陛下果召夷简还，自大名入秉朝政，于兹三年，不更一事。以姑息为安，以避谤为智。西州将帅累以败闻，契丹无厌，乘此求赂。兵殄货悖，天下空竭，刺史牧守，十不得一。法令变易，士民怨嗟，隆盛之基，忽至于此。今夷简以病求退，陛下手和御药，亲写德音，乃谓‘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’，四方义士传闻诏语，有泣下者。夷简在中书二十年，三冠辅相，所言无不听，所请无不行，有宋得君，一人而已，未知何以为陛下报？天下皆称贤而陛下不用者，左右毁之也；皆谓儉邪而陛下不知者，朋党蔽之也。比契丹复盟，西夏款塞，公卿忻忻，日望和平。若因此振纪纲，修废坠，选贤任能，节用养兵，则景德、祥符之风，复见于今矣。若恬然不顾，遂以为安，臣恐土崩瓦解，不可复救。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，百度已正，欲因病默默而去，无一言启沃上心，别白贤不肖，虽尽南山之竹，不足书其罪也。”

书闻，帝不之罪，议者喜其謇切。居两月，以天章阁待制为都转运使，又迁礼部郎中，为环庆路都总管、安抚经略使、知庆州。元昊死，诸将欲乘其隙，大举灭之。沔曰：“乘危伐丧，非中国体。”三司所给特支，物恶而估高，军士有语，仇人因戏及之。沔曰：“此朝廷特赐，何敢妄言动众！”命斩之

徇。将佐争言：“此特戏尔，不足深罪也。”沔徐呼还，杖脊配岭南，谓之曰：“汝赖戏我前，即私议动众，汝必死，而告者超迁矣。”明日，给特支，士无敢欢者。

历知陕州、河东都转运使，又知庆州，聚战亡遗骸葬祭之，军中感泣。凡三知庆州，边人服其能。迁龙图阁直学士，又迁枢密直学士、知成都府，未至，以母丧罢。服除，为陕西都转运使。求知明州，会京东多盗，乃以知徐州，明购赏，严诛罚，盗遂止。

徙秦州，时侂智高反，沔入见，帝以秦事勉之。对曰：“臣虽老，然秦州不足烦圣虑，陛下当以岭南为忧也。臣睹贼势方张，官军朝夕当有败奏。”明日，闻蒋偕死，帝谕执政曰：“南事诚如沔所料。”宰相庞籍奏遣沔行，以为湖南、江西路安抚使，以便宜从事，加广南东、西路安抚使。沔请益发骑兵，且增选偏裨二十八人，求武库精甲五千。参知政事梁适折之曰：“毋张皇！”沔曰：“前日惟亡备，故至此。今指期灭贼，非可以侥幸胜，乃欲示镇静耶？夫实备不至而貌为镇静，危亡之道也。”居二日，促行，才与兵七百。沔忧贼度岭而北，乃檄湖南、北曰：“大兵且至，其缮治营垒，多具宴犒。”贼疑不敢北侵。会遣狄青为宣抚使，沔与青会。青与智高遇，战归仁铺，智高败走。青还，沔留治后事，迁给事中。及还，帝问劳，解御带赐之，以知杭州。至南京，召为枢密副使。

张贵妃薨，追册为皇后，命沔读册。故事，正后，翰林学士读册。沔既陈不可用宰相护葬，且曰：“陛下若以臣沔读册则可，以枢密副使读册则不可。”遂求罢职。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。迁大学士，徙知青州。又迁观文殿学士、知并州。而谏官吴及、御史沈起奏沔淫纵无检，守杭及并所为不法，乃徙寿州。

诏按其迹，而使者奏：“沔在处州时，于游人中见白牡丹者，遂诱与奸。及在杭州，尝从萧山民郑旻市纱，旻高其直，沔为恨。会旻贸纱有隐而不税者，事觉，沔取其家簿记，积计不税者几万端，配隶旻他州。州人许明有大珠百，沔妻弟边珣以钱三万三千强市之。沔爱明所藏郭虔晖画《鹰图》，明不以献。初，明父祷水仙大王庙生明，故幼名‘大王儿’。沔即捕按明僭称王，取其画鹰，刺配之。及沔罢去，明诣提点刑狱，断一臂自讼，乃得释。杭州人金氏女，沔白昼使吏卒舆致，乱之。有赵氏女已许嫁莘旦，沔见西湖上，遂设计取赵女至州宅，与饮食卧起。所刺配人以百数，及罢，盗其按去，后有诉冤者多以无按，不能自解。在并州，私役使吏卒，往来青州、麟州市卖纱、绢、绵、纸、药物。官庭列大梃，或以暴怒击诉事者，尝剔取盗足后筋，断之。”奏至，乃责宁国节度副使，监司坐失察，皆被绲。其后复光禄卿，分司南京，居宿州。会恩，知濠州，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。

英宗即位，迁户部。帝与执政议守边者，难其人，参知政事欧阳修奏：“孙沔向守环庆，养练士卒，招抚蕃夷，恩信最著。今虽七十，心力不衰，中间曾以罪废，然宜弃瑕使过。”遂起为资政殿学士、知河中府，又以为观文殿学士、知庆州，徙延州，道卒。

沔居官以才力闻，强直少所惮，然喜宴游女色，故中间坐废。妻边氏悍妒，为一时所传。初，陕西用兵，朝廷多假边帅倚以集事，近臣出帅或骄恣越法。及沔废后，真定路安抚使吕溱继得罪，自此守帅之权宜微矣。

论曰：君子惟能立身，而后可以佐国。中正、起自陷朋党，遵、稹儉邪，沔颇知兵而以污败。琳有才器，能断大事，然献《武后临朝图》于章献，君子鄙之。雍任边寄而覆军败将，几

不自保。若讷喜申、韩、管子之书，中师、布少所建明，殆亦未足与议也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八

高琼 子继勋 继宣 范廷召 葛霸 子怀敏

高琼，家世燕人。祖霸，父乾。五代时，李景据江南，潜结契丹，岁遣单使往复。霸将契丹之命，以乾从行使景。方至江左，谍间北使与中夏构隙，以纾疆场之难，遂杀霸，居乾濠州，声言为汴人所杀。乾在濠州生三子，以江左蹙弱，寻挈族归中朝，给田亳州之蒙城，因土著焉。

琼少勇鸷无赖，为盗，事败，将磔于市，暑雨创溃，伺守者稍怠，即掣钉而遁。事王审琦，太宗尹京邑，知其材勇，召置帐下。太宗尝侍宴禁中，甚醉，及退，太祖送至苑门。时琼与戴兴、王超、李斌、桑赞从，琼左手执鞞，右手执镡，太宗乃能乘马。太祖顾琼等壮之，因赐以控鹤官衣带及器帛，且勸令尽心焉。

太宗即位，擢御龙直指挥使。从征太原，命押弓弩两班，合围攻城。及讨幽蓟，属车驾倍道还，留琼与军中鼓吹殿后，六班扈从不及，惟琼首率所部见行在，太宗大悦，慰劳之。太平兴国四年，迁天武都指挥使、领西州刺史。明年，改为神卫右厢都指挥使、领本州团练使。车驾巡师大名，命琼与日骑右厢都指挥使朱守节分为京城内巡检。坐事，出为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会有龙骑亡命卒数十人，因知州臧丙出郊，谋劫其导从以

叛。琼闻即白丙，趣还城，因自率从卒数十人，挟弓矢单骑追捕，至榆林村，及之。贼入村后舍，登墙以拒。贼首青脚狼者注弩将射琼，琼引弓一发毙之，遂悉擒送于州。丙上其事。会将北伐，召归。授马步军都军头、领蓟州刺史、楼船战棹都指挥使，步船千艘赴雄州。又城易州。师还，为天武右厢都指挥使、领本州团练使。

端拱初，迁左厢，改领富州团练使。是秋，出为单州防御使，改贝州部署。其出守也，与范廷召、王超、孔守正并命焉。数月，廷召等皆复补兵职，琼颇悒悒。时王承衍镇贝丘，公主每入禁中，颇知上于琼厚，承衍每宽慰之。二年，召还。故事，廉察以上入朝，始有茶药之赐，至是特赐琼焉。三月，迁朔、易帅臣，制授琼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、领归义军节度，廷召辈始加观察使，不得与琼比。出为并州马步军都部署，时潘美亦在太原，旧制，节度使领军职者居上，琼以美旧臣，表请居其下，从之。戍兵有以廩食陈腐哗言者，琼知之，一日，出巡诸营，士卒方聚食，因取其饭自啖之，谓众曰：“今边鄙无警，尔等坐饱甘丰，宜知幸也。”众言遂息。改镇州都部署。至道中，就改保大军节度，典军如故。

真宗即位，加彰信军节度，充太宗山陵部署，复为并代都部署。咸平中，契丹犯塞，其母车帐至狼山大夏。上亲巡河朔，遣杨允恭驰往，召琼率所部出土门，与石保吉会镇、定。既而傅潜以逗留得罪，即召琼代之。兵罢，复还本任。转运使言其政绩，诏褒之。

咸平三年，代还，以手创不任持笏，诏执挺入谒，授殿前都指挥使。先是，范廷召、桑赞所将边兵临敌退衄，言者请罪之。以问琼，琼对曰：“兵违将令，于法当诛。然陛下去岁已释其罪，今复行之，又方屯诸路，非时代易，臣恐众心疑惧。”

乃止。

景德中，车驾北巡。时前军已与敌接战，上欲亲临营垒，或劝南还，琼曰：“敌师已老，陛下宜亲往，以督其成。”上悦，即日进幸澶渊。明年，以罢兵，料简兵卒诸班直十年者出补军校，年老者退为本班剩员。琼进曰：“此非激劝之道，宿卫岂不劳乎？”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补焉。

马军都校葛霸权步军司，会以疾在告，令琼兼领二司。琼从容上言曰：“臣衰老，倘又有犬马之疾，则须一将总此二职。臣事先朝时，侍卫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员，职位相亚，易于迁改，且使军伍熟其名望，边藩缓急，亦可选用。”上深然之。未几，以久疾求解兵柄，授检校太尉、忠武军节度。三年冬，疾甚，上欲亲临问之，宰相不可，乃止。卒，年七十二，赠侍中。

琼不识字，晓达军政，然颇自任，罕与副将参议。善训诸子：继勋、继宣、继忠、继密、继和、继隆、继元。继勋、继宣最知名。

继勋字绍先，初补右班殿直。仪状颀伟，太宗见而异之，召问其家世，以琼子对。擢寄班祗候，累迁内殿崇班。

咸平初，王均据益州。以崇仪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、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。招安使雷有终以兵五百授继勋，守东郭二门，会贼攻弥牟砦，继勋引兵转斗至嘉州，败之，获黄纛、金涂鎗以还。有终益以劲兵复进攻二门，克之，乃建帜城上。诸将知城拔，有终乃引军薄天长门，贼复来拒战。会日暮，有终欲少休，继勋曰：“贼窘矣，急击之，无失也。”率十数骑鏖战，身被数创，血濡甲；马死，更马以进。会入内都知秦翰来援，贼退保子城，不敢出。继勋潜知贼欲夜遁，开围使得溃去，均卒败灭。以功迁崇仪使。贼余党保山藪中，时出剽劫，乃徙绵汉剑门路都巡检使。继勋募恶少年侦贼动静，穷蹊岩穴，

掩其不备，悉擒杀之。

又徙峡路钤辖，还朝，迁洛苑使、并代州钤辖。徙屯岢岚军。契丹聚兵五万屯草城川，继勋登高望之，谓军使贾宗曰：“彼众而阵不整，将不才也。我兵虽少，可以奇取胜。先伏兵山下，敌见我弱，必急攻我。我诱之南走，尔起乘之，当大溃。”转战至寒光岭，伏发，契丹果败，相蹂躏死者万余人，获马、牛、橐驼甚众。迁弓箭库使，赐金带、锦袍，领荣州刺史，徙麟、府州钤辖。

时屯兵河外，馈运不属。继勋扼兔毛川，援送军食，师乃济。徙知环州，又徙瀛州。时岁饥，募富人出粟以给贫者。明年大稔，木生连理者四，郡人上治状请留。迁内藏库使，以宫苑使奉使契丹。还，知定州，迁西上阁门使、昭州团练使，徙鄜延路钤辖，坐市马亏价失官。已而复为西上阁门使、荣州刺史、知冀州、领果州团练使。徙贝州，复知瀛州。

仁宗即位，改东上阁门使，真授陇州团练使、知雄州。其冬，契丹猎燕蓟，候卒报有兵入钞，边州皆警。继勋曰：“契丹岁赖汉金缯，何敢损盟好邪？”居自若，已，乃知渤海人叛契丹，行剽两界也。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连州防御使，又知瀛州。历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、步军副都指挥使、邕州观察使、泾原路副都总管兼知渭州。入宿卫，出为天雄军都总管，愿复护边，既而留不遣。后为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，改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，遂拜保顺军节度使、马军副都指挥使。

恭谢礼成，徙昭信军节度使，为庄献明肃太后山陵、庄懿太后园陵都总管，以老病乞骸骨。召见便殿，许一子扶掖，俾勿拜，听辞管军。授建雄军节度使、知滑州。河水暴溢，啮堤岸，继勋虽老，躬自督役，露坐河上，暮夜犹不辍，水乃杀怒，滑人德之。卒，年七十八，辍视朝一日，赠太尉。继勋性谦，

有机略，善抚御士卒，临战辄胜。在蜀有威名，号“神将”。

子遵甫，官至北作坊副使。嘉佑八年，遵甫女正位皇后，神宗即位，册皇太后。累赠继勋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，追封康王，谥穆武。熙宁九年，帝诏宰相王珪为神道碑，御篆碑首曰“克勤敏功钟庆之碑”。遵甫亦赠太师、尚书令兼中书令，追封楚王。

继宣字舜举。幼善骑射，颇工笔札，知读书。以恩补西头供奉官、惠民河巡督漕船。会岁饥多盗，兼沿河巡检捉贼，迁阁门祗候、邠州兵马都监。曹玮守邠，数与言兵，荐其可用。

乾兴初，以内殿崇班为益州都监。蜀人富侈，元夕大张灯，知府薛奎戒以备盗，继宣籍恶少年饮犒之，使夜中潜志盗背，明日皆获。历磁、相、邢、洛都巡检使，知安肃军，徙保州。累迁礼宾使、益州路兵马钤辖。还，为西上阁门使、泾原路钤辖兼安抚使、知渭州，迁四方馆使、昭州刺史、知雄州。

初，元昊反，声言侵关陇。继宣请备麟府。未几，羌兵果入寇河外，陷丰州。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恩州团练使、知并州。俄寇麟府，继宣帅兵营陵井，抵天门关。是夕大雨，及河，师半济，黑凌暴合，舟不得进，乃具牲酒为文以祷。已而凌解，师济，进屯府谷，间遣勇士夜乱贼营。又募黥配厢军，得二千余人，号清边军，命偏将王凯主之。军次三松岭，贼数万众围之，清边军奋起，斩首千余级。其相躡藉死者不可胜计。筑宁远砦，相视地脉，凿石出泉。已而城五砦，迁眉州防御使，卒。

范廷召，冀州枣强人。父铎，为里中恶少年所害。廷召年十八，手刃父仇，剖取其心以祭父墓。弱冠，身長七尺余，有膂力。尝为盗，以勇壮闻。周广顺初，应募为北面招收指挥使。世宗即位，入补卫士。从征高平，战疾力，迁殿前指挥使。从

征淮南，战紫金山，流矢中左股。

宋初，从平李筠、李重进，转本班都知。又从征太原，再转散都头、都虞候、领费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中，以日骑军都指挥使从平太原，征范阳。秦王廷美尝遣亲吏阎怀忠、赵琼犒禁军列校，廷召预焉，坐出为唐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

雍熙三年，议北征，召入为马步军都军头、领平州刺史、幽州道前军先锋都指挥使。与贼遇固安南，破其众三千，斩首千余级，克固安、新城二县，乘胜下涿州。廷召复与贼战，中流矢，血渍甲缕，神色自若，督战益急，诏褒之。师还，迁日骑右厢都指挥使、领本州围练使，又迁左厢，移领高州。端拱初，出为齐州防御使，数月，授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领澄州防御使。二年，转殿前都虞候、领凉州观察使、镇州副都部署。大破契丹三万众于徐河，斩首数千级。

淳化二年，为平虏桥砦都部署，历并代、环庆两路副部署。至道中，遣将从五路讨李继迁，命廷召副李继隆为环庆灵都部署。廷召出延州路，与贼遇白池，获米募军主吃啰等兵器、铠甲数万。是役也，诸将失期，独廷召与王超大小数十战，屡克捷，上嘉之。俄又为并代两路都部署。三年，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领河西军节度，为定州行营都部署。

咸平二年，契丹入塞，车驾北巡。廷召与战瀛州西，斩首二万级，逐北至莫州东三十里，又斩首万余，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，契丹遁去。师还，录功加检校太傅，益赋邑，又改殿前都指挥使。四年正月被疾，车驾临问，卒，年七十五，赠侍中。

廷召在军四十余年，由显德以来，凡亲征，未尝不从。善骑射，尝出猎，有群鸟飞过，廷召发矢，并贯其三，观者骇异。性恶飞禽，所至处弹射殆绝。尤不喜驴鸣，闻必击杀之。

子守均至散员都虞候、演州刺史；守信内殿承制、阁门祗

候；守宣内殿崇班；守庆更名珪，后为西京作坊副使、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副使。

葛霸，真定人。姿表雄毅，善击刺骑射。始事太宗于藩邸；践阼，补殿前指挥使，稍迁本班都知，三迁至散员都虞候。雍熙中，幽州之师失律，大补军校，以霸为骁骑军都指挥使、领檀州刺史，戍定州。尝遇敌唐河，与战，败走之，斩获甚众。俄召为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。端拱初，出为博州团练使，历潞、代二州部署。淳化元年，擢殿前都虞候、领潘州观察使，为高阳关副都部署，进都部署。凡七战。召还，制授保顺军节度，典军如故。出为镇州都部署，徙天雄军。

咸平三年，车驾劳师于大名，霸与石保吉同来觐。时康保裔没于河间，即以霸为贝、冀、高阳关前军行营都部署。二月，就迁副都指挥使。未几，改邠宁、泾原、环庆三路都部署。四年，迁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领感德军节度。

景德元年，河决澶州横垆埽，命为修河都部署。未行，属北边有警，真宗议亲征，以霸为驾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，又副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，驻澶州。明年召还，以功特加封邑。上言朝廷居明德心丧，尚遏音乐，请停迎授之制，奏可。是年冬，以霸久典兵，年且老，罢军职，授昭德军节度、并代都部署。时廷臣有隶麾下者，颇扰军民，霸昏耄，为所罔，真宗知之，故有是召。

四年夏，徙知耀州。霸虽懦，然能谨直自持。会东封，表求扈蹕。既以疾不能从，车驾还次卫南，疾少间，迎谒行在。上嘉其意，劳问久之。未几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尉。

子怀信、怀正、怀敏、怀煦。怀信至如京副使，怀煦内殿承制，怀正博州团练使、知沧、莫二州。

怀敏以荫授西头供奉官，加阁门祗候。历同提点益州路刑

狱、襄邓都巡检。使契丹，知隰、莫、保三州，累迁东染院使、康州刺史、知雄州，就迁西上阁门使。上《平燕策》。会岁旱，塘水涸，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，乃拥界河水注之，塘复如故。召对边事，复还雄州，改莱州团练使。浊流砮兵叛，杀官吏溃去，怀敏发兵掩袭，尽诛其党。在雄州五年，徙沧州。

怀敏为王德用妹婿，德用贬，亦绛知滁州。陕西用兵，起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兼泾原秦凤两路经略、安抚副使。既入对，以曹玮尝所被介胄赐之，令制置鄜延、环庆两路存废砮栅。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、眉州防御使、本路副都总管、知泾原。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鄜延路副都总管。进殿前都虞候、知延州。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，复徙泾原路兼招讨、经略、安抚副使。

庆历二年，元昊寇镇戎军，怀敏出瓦亭砮，督砮主都监许思纯、环庆路都监刘贺、天圣砮主张贵，及缘边都巡检使向进、刘湛、赵瑜等御敌。军次安边砮，给刍秣未绝，怀敏辄离军，夜至开远堡北一里而舍。既而自镇戎军西南，又先引从骑百余以前，承受赵正曰：“敌近，不可轻进。”怀敏乃少止。日暮趋养马城，与知镇戎军曹英及泾原路都监李知和王保王文、镇戎军都监李岳、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会兵。闻元昊徙军新壕外，怀敏议质明袭之，乃命诸命将分四路趣定川砮：刘湛、向进出西水口，泾原路都监赵珣出莲华堡，曹英、李知和出刘璠堡，怀敏出定西堡。知和与英督军夜发。翌日，湛、进行次赵福堡，遇敌，战不胜，保向家峡，怀敏使珣、英并镇戎军西路巡检李良臣、孟渊援之。

俄报敌已拔栅逾边壕，怀敏入保定川砮，敌毁板桥，断其归路，别为二十四道以过军，环围之。又绝定川水泉上流，以饥渴其众。刘贺率蕃兵门于河西，不胜，余众溃去。怀敏为中

军屯塞门东偏，英等阵东北隅。敌自褊江三、叶燮会出，四面环之。先以锐兵冲中军，不动，回击英军。会黑风起东北，部伍相失，阵遂扰。士卒攀城堞争入，英面被流矢，仆壕中，怀敏部兵见之亦奔骇。怀敏为众蹂躏几死，輿致瓮城，久之乃苏。复选士据门桥，挥手刃以拒入城者。赵珣等以骑军四合御敌，敌众稍却，然大军无斗志。珣驰入，劝怀敏还军中。

是夕，敌聚火围城四隅，临西北呼曰：“尔得非总管厅点阵图者邪？尔固能军，乃入我围中，今复何往！”夜四鼓，怀敏召曹英、赵珣、李知和、王保、王文、许思纯、刘贺、李良臣、赵瑜计议，莫知所出，遂谋结阵走镇戎军。鸡鸣，怀敏自谕：“亲军左右及在后者皆毋得动，平明，从吾往安西堡。以英、珣为先锋，贺、思纯为左右翼，知和为殿，听中军鼓乃得行。”至卯，鼓未作，怀敏先上马，而大军按堵未动。怀敏周麾者再，将径去，有执鞚者劝不可，怀敏不得已而还。使参谋郭京等取刍城中，未至，怀敏复上马，叱执辔者使去，不听，拔剑且击之，士遂散。怀敏驱马东南驰二百里，至长城壕，路已断，敌周围之，遂与诸将皆遇害。余军九千四百余人，马六百余匹，为敌所断。其子宗晟与赵正、郭京、承受王昭明等还保定川。

初，怀敏令军中步兵毋得动，及前阵已去，后军多不知者，故皆得存。时韩质、郝从政、胡息以兵六千保莲华堡，刘湛、向进兵一千保向家峡，皆不赴援。于是敌长驱抵渭州，幅员六七百里，焚荡庐舍，屠掠民畜而去。奏至，帝嗟悼久之，赠怀敏镇戎军节度使兼太尉，英、知和、珣、保、文、质、岳、贵、璘、思纯、良臣及同时战没者，及泾原巡检杨遵、笼竿城巡检姚爽、泾原都巡检司监押董谦、同巡检唐斌、指使霍达，皆赠官有差。复降向进等官，落郝从政、赵瑜职。

怀敏通时事，善候人情，故多以才荐之。及用为将，而轻率昧于应变，遂至覆军。帝念之，赐谥忠隐。子宗晟、宗寿、宗礼、宗师，皆迁官。

论曰：真宗澶渊之役，高琼之功亦盛矣。范廷召年十八，能手刃父仇；琼将磔于市，幸以逃免；葛霸善击刺马射，给事藩邸：皆非素习韬略者也。及其出身戎行，迭居节镇，而卓有可观，由所遇之得其时也。或谓琼颇自用，谋议不及参佐，而洞晓军政；霸虽失于巽懦，而能谨直自持；廷召性虽癖，在军中四十年，累从征讨，所至有功：皆不害其为骁果也。廷召诸子，珪为最贤，霸子怀敏以战死，固皆足称。若继宣、继勋之将业，则过其父远甚，此“克勤敏功钟庆之碑”所由以立欤！夫以三子之自树如此，而不得与狄青、郭逵同日而论者，岂非拳勇之有余，而器识之不足也欤！

## 列传第四十九

曹利用 孙继邺附 张耆子希一等 杨崇勋 夏守恩弟  
守贇 子随 狄青 张玉 孙节附 郭逵

曹利用，字用之，赵州宁晋人。父諫，擢明经第，仕至右补阙，以武略改崇仪使。利用少喜谈辩，慷慨有志操。諫卒，补殿前承旨，改右班殿直，迁为鄜延路走马承受公事。

景德元年，契丹寇河北，真宗幸澶州，射杀契丹大将挾览，契丹欲收兵去，使王继忠议和，择可使契丹者。利用适奏事行在，枢密院以利用应选，帝曰：“此重事也，毋轻用人。”明日，枢密使王继英又荐利用，遂授阁门祗候、崇仪副使，奉书诣契丹军。帝语利用曰：“契丹南来，不求地则邀赂尔。关南地归中国已久，不可许；汉以玉帛赐单于，有故事。”利用愤契丹，色不平，对曰：“彼若妄有所求，臣不敢生还。”帝壮其言。

利用驰至军中，耶律隆绪母见利用车上，车辄设横板，布食器，召与饮食，其从臣重行坐。饮食毕，果议关南地，利用拒之。遣其臣韩杞来报命，利用再使契丹。契丹母曰：“晋德我，畀我关南地，周世宗取之，今宜还我。”利用曰：“晋人以地畀契丹，周人取之，我朝不知也。若岁求金帛以佐军，尚不知帝意可否，割地之请，利用不敢以闻。”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：“我引众以来，图复故地。若止得金帛归，则愧吾

国人矣。”利用曰：“子盍为契丹熟计，使契丹用子言，恐连兵结衅，不得而息，非国利也。”契丹度不可屈，和议遂定，利用奉约书以归。擢东上阁门使、忠州刺史，赐第京师。契丹遣使来聘，遂命利用迎劳之。

知宜州刘永规驭下残酷，军校乘众怨，杀永规叛，陷柳城县，围象州，分兵掠广州，岭南骚动。帝谓辅臣曰：“向者司天占候当用兵，朕固忧远方守将非其人，以起边衅，今果然。曹利用晓方略，尽心于事，其以为广南安抚使。”利用至岭外，遇贼武仙县。贼持健标，蒙采盾，衣甲坚利，锋镝不能入。利用使士持巨斧长刀破盾，遂斩首以徇。岭南平，迁引进使。历客省使、嘉州防御使，出为鄜延路总管。大中祥符七年，拜枢密副使，加宣徽北院使、同知院事，进知院事，遂拜枢密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利用在位既久，颇恃功。天禧二年，辅臣丁谓、李迪争论帝前，迪斥谓奸邪，因言利用与之为朋党。利用曰：“以片文遇主，臣不如迪；捐躯以入不测之虏，迪不逮臣也。”迪坐是免，而利用以检校太师兼太子少保为会灵观使，进尚书右仆射。

乾兴初，加左仆射兼侍中、武宁军节度使、景灵宫使，诏如曹彬给公使钱岁万缗。契丹使者萧从顺桀骜，称疾留馆下，不时发。朝廷遣使问劳，相望于道。利用请一切罢之，从顺乃引去。

加司空。旧制，枢密使虽检校三司兼侍中、尚书令，犹班宰相下。乾兴中，王曾由次相为会灵观使，利用由枢密使领景灵宫使，时重宫观使，诏利用班曾上，议者非之。未几，曾进昭文馆大学士、玉清昭应宫使，将告谢，而利用犹欲班曾上，阁门不敢裁。帝与太后坐承明殿久之，遣押班趣班，阁门惶惧莫知所出，曾抗声目吏曰：“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谢。”班既定，

而利用怏怏不平。帝使同列慰晓之，仍诏宰臣、枢密使序班如故事，而利用益骄，尚居次相张知白上。寻召张旻于河阳，为枢密使，利用疑代己，始悔惧焉。

初，章献太后临朝，中人与贵戚稍能轩轻为祸福，而利用以勋旧自居，不恤也。凡内降恩，力持不予，左右多怨，太后亦严惮利用，称曰“侍中”而不名。利用奏事帘前，或以指爪击带鞶，左右指以示太后曰：“利用在先帝时，何敢尔邪？”太后颌之。利用奏抑内降恩难屡却，亦有不得已从之者。人揣知之，或给太后曰：“蒙恩得内降辄不从，今利用家媪阴诺臣请，其必可得矣。”下之而验，太后始疑其私，颇衔怒。

内侍罗崇勋得罪，太后使利用召崇勋戒敕之，利用去崇勋冠帻，诟斥良久，崇勋恨之。会从子洵为赵州兵马监押，而州民赵德崇诣阙告洵不法事。奏上，崇勋请往按治，遂穷探其狱。洵坐被酒衣黄衣，令人呼万岁，杖死。初，洵事起，即罢利用枢密使，加兼侍中判邓州。及洵诛，谪左千牛卫将军、知随州。又坐私贷景灵宫钱，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房州安置，命内侍杨怀敏护送；诸子各夺二官，没所赐第，籍其赀，黜亲属十余人。宦者多恶利用，行至襄阳驿，怀敏不肯前，以语逼之，利用素刚，遂投缯而绝，以暴卒闻。

后其家请居邓州，帝恻然许之，命其子内殿崇班渊监本州税。明道二年，追复节度兼侍中，后赠太傅，还诸子宫，赐谥襄悼，命学士赵概作神道碑，帝为篆其额曰“旌功之碑”，诏归所没旧产。

利用性悍梗少通，力裁侥幸，而其亲旧或有因缘以进者，故及于祸。然在朝廷忠荃有守，始终不为屈，死非其罪，天下冤之。

孙继邺字元嗣，其先金陵人。祖谦，事李升为长剑都指挥

使，南伐闽，援兵不至，战死。父承睿时为小校，愤将兵者不如期，致其父没，乃刺杀之，亡去，转徙淮、楚间。久之，入京师，以策上太宗，授左班殿直，终左藏库使。

继邺初以三班奉职监涇阳酒税。会宜州陈进反，曹利用辟以自随，为前驱，破贼于象州大乌岭。以功迁左侍禁、端州兵马监押。徙秦州永宁砦，总徙城洛门，改西头供奉官。晁迥荐为阁门祗候，上御戎策十数事。又用曹玮荐，为鄜延路兵马都监，徙知环州，累迁崇仪副使。会修筑洪德砦，与总兵者论事不协，绌为冀州兵马都监，起知保安军，徙涇州。使契丹。

枢密使曹利用欲用之，继邺恶其权盛，阴知利用将有祸，数以疾辞，遂除左龙武军统军致仕。利用贬，复为崇仪副使，迁供备库使、知石州，徙保州，领恩州刺史、知雄州。累迁西上阁门使，擢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端州防御使。出为环庆路副都总管，道改涇原路，兼知渭州。建言：“萧关故道，前控大川，善水草，贼骑所从出也。诚得属羌，与奉赐，且羁其酋领，使为藩篱，则可无西顾之忧矣。”为步军都虞候，徙真定路，卒。

张耆，字元弼，开封人。年十一，给事真宗藩邸，及即位，授西头供奉官。尝与石知颙侍射苑中，连发中的，擢供备库副使、带御器械。

咸平中，契丹犯边，以功迁南作坊使、昭州刺史、天雄军兵马钤辖。边兵未解，徙镇州行营钤辖，又徙定州。契丹围望都，耆与诸将从间道往援，比至，城已陷矣。耆与敌战，身被数创，杀契丹泉将。迟明复战，而王继忠为契丹所执。耆还，因言天道方利先举者，请大举讨之，及上兴师出境之日。帝以问辅臣，以为不可。迁昭州团练使、并代州钤辖。明年，契丹兵复入，耆欲亲征，耆奏边事十余条，多论兵贵持重及所以取

胜者。召还，入对，帝曰：“卿尝请北伐，契丹入塞，与卿所请兴师之日同，悔不用卿策。今领守澶州而未得人，如何？”耆请行。帝喜，命为驾前西面钤辖，令至澶州候契丹远近。耆驰骑往，改东面排阵钤辖。

事平，会曹州赵谏告耆受金，为人求荐礼部，贬供备库使、潞州都监。久之，事稍辨，复官管勾皇城司。帝以耆历河东，稔边事，召耆至宣和阁，问地里险易状。耆因言：“云、应、蔚、朔四郡，间遣人以文移至并、代间，非覘边虚实，即欲熟道路。宜密谕代州，使自云、应、蔚至者由大石谷入，自朔至者由土墩入，余间道皆塞之以示险。”景德罢兵，耆与曹璨、李神祐、岑保正阅军籍，请汰罢癯者。迁英州防御使、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。

从帝东封，迁绛州防御使、殿前都虞候。时建玉清宫，耆奏疏谓殫国财力，非所以承天意。迁相州观察使、马军副都指挥使。从祀汾阴，授威塞军节度使，进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罢，判河阳。丁父母忧，起复，徙武宁军节度使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陈州。累迁镇安军、淮南节度使、判寿州。遣中书舍人张师德就赐告敕。寻召为枢密使兼群牧制置使、会灵观使。

先名旻，至是表改名耆。加尚书左仆射，历河阳、泰宁、山南东道、昭德军节度使，进兼侍中，封邓国公。章献太后崩，以左仆射、护国军节度出判许州，移襄、邓、孟、许、陈、寿六州，封徐国公。

耆为人重密，有智数，真宗在东宫，尝命授以《论语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后又赐《宸戒》二十条及《圣政记》、《册府元龟》，故颇知传记及术数之学，言象纬辄中。章献太后微时尝寓其家，耆事之甚谨。及太后预政，宠遇最厚，赐第尚书省西，

凡七百楹，安佚富盛逾四十年。家居为曲阑，积百货其中，与群婢相贸易。有病者亲为诊切，以药償之，欲钱不出也。所历藩镇，人颇以为扰。然御诸子严，日一见之，即出就外舍，论者亦以此多之。以太子太师致仕，卒，赠太师兼侍中，谥荣僖。

子二十四人。得一，庆历中守贝州，妖人王则作乱，不能死，又与之草礼仪，伏诛；可一，坐与群婢贼杀其妻，弃市；利一，团练使；诚一，客省使、枢密都承旨。

希一字简翁，以父耆任，累官引进使，在知冀、邢等九州。贝州叛，希一先引兵至，得其水门。犹絙兄得一累，监洪州盐。复为河北缘边安抚副使。请徙边兵内地以宽余费，每州岁为市平以余边谷，使人不能高下其价；戍卒之孥给粮，先军士一日，使其家为伍保，坐以逃亡之累，皆著为法。徙成都利州路钤辖、真定府路总管。

累使辽及馆客，辽人尝以雄州不当禁渔界河、及役白沟两属民为言。希一曰：“界河之禁，起于大国统和年，今文移尚存。白沟本输中国田租，我太宗特除之，自是大国侵牟立税，故名两属，恶有中国不役之理？”辽人词塞。以均州防御使提举集禧观，卒。弟利一。

利一字和叔。以荫补供奉官、光州都监。提点京东、淮南刑狱，知莫、冀二州，为河北缘边安抚都监兼阁门通事舍人、知广信军。

谍告辽人宋元寇边，利一置酒高会于谯门，元率众遁去。徙知保州、雄州，累迁西上阁门使、嘉州团练使。辽人刺两属民为兵，民不堪其辱，利一绥来之。有大姓举族南徙，慕而来者至二万。利一发禀振恤，且移诘涿州，自是不敢复刺。

巡检赵用有罪，坐不察举，改卫州钤辖。久之，为定州路钤辖，进马步军总管，徙真定、大名府路。历知代、沧、澶、

郑、相州，终雄州团练使。

杨崇勋，字宝臣，蓟州人。祖守斌，事太祖为龙捷指挥使。父全美，事太宗为殿前指挥使。崇勋以父任为东西班承旨，事真宗于东宫。帝尝曰：“闻若嗜学，吾授若书。”崇勋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兴废之事。真宗即位，迁左侍禁、西头供奉官、寄班祇候。

雷有终讨王均，崇勋承受公事，以奏捷擢内殿崇班。累迁西上阁门使、群牧都监，改副使，以左卫大将军、恩州刺史为枢密都承旨，寻提举枢密诸房、通进银台司事。以英州防御使为马军都虞候、并代州马步军副都总管，留为客省使、领群牧使。

真宗久不豫，寇准罢。入内副都知周怀政谋奉帝为太上皇，传位太子，复相准。尝以谋访崇勋，崇勋以变告。丁谓得其辞，夜造曹利用，共议发之。翌日，诛怀政，擢崇勋邓州观察使，不拜，乃以内客省使领桂州观察使，复兼群牧使。初，群牧置使皆以文臣领之，崇勋曰：“马者战备，虽无事，可去邪？”

仁宗即位，以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知陈州，授殿前都虞候、真定府定州路副都总管、知定州，历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殿前都指挥使、振武军节度使，拜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。宫中火，为修葺副使。又历镇南、定武军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

章献与仁宗言，先帝最称崇勋质信，可任大事，乃进枢密使。百官诣洪福院上章懿册，退而立班奉慰，宰相张士逊过崇勋园饮，日中期不至。御史中丞范讽劾奏，与士逊俱罢，以同平章事、河阳三城节度使判许州。翌日，改陈州。景祐初，怀政家人讼冤，遂罢同平章事，知寿州，徙亳州，复知陈州。

契丹将渝盟，朝廷择将备边，崇勋请行，复拜同平章事、判定州。既而老不任事，徙成德军，又徙郑州。坐其子宗诲纳

赅枉法，以左卫上将军致仕，改太子太保，卒。赠太尉，溢恭密，寻改溢恭毅。

崇勋性贪鄙，久任军职。当真宗时，每对，辄肆言中外事，喜中伤人，人以是畏之。在藩镇日，尝役兵工作木偶戏人，涂以丹白，舟戴鬻于京师。

夏守恩，字君殊，并州榆次人。父遇，为武骑军校，与契丹战，歿。时守恩才六岁。补下班殿侍，给事襄王宫，累迁西头供奉官。

真宗即位，四迁至北作坊使、普州刺史。帝幸澶渊，守恩从行，数见任使。迁博州刺史，历龙神卫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，泰州防御使。帝不豫，中宫预政，以守恩领亲兵，倚用之。擢殿前都虞候，以安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。

天圣初，加步军副都指挥使、威塞军节度使，为永定陵总管。雷允恭、邢中和徙皇堂，穿地得水泉，土石相半，人疫，功不就。守恩以闻，允恭等伏诛。徙节河阳三城，归本镇，知澶、相、曹三州，并代路马步军都总管，历天雄、泰宁、武宁节度使，为真定府定州路都总管。

守恩所至，恃宠骄恣不法。其子元吉通赂遗，市物多不予直。定州通判李参发其脏，命侍御史赵及与大名府通判李钺鞫问得实，法当死，帝命贷之，除名连州编管，卒贬所。

守赞字子美。初，守恩给事襄王邸，王问其兄弟，守恩言守赞四岁而孤，日侍王邸，不得时抚养，心辄念之。王为动容，即日召入宫，而怜其幼，听就外舍。后二年，复召入，王乳母齐国夫人使傅婢拊视之。

稍长，习通文字。王为太子，守赞典工作事。及即位，授右侍禁。李继迁叛，命使绥、夏伺边衅，迁西头供奉官、寄班

祇候。帝幸大名，为驾前走马承受。康保裔与贼战，没，部曲畏诛，声言保裔降贼，密诏守赞往察之。守赞变服入营中，廉问得状，还奏称旨。诏恤保裔家，以守赞为真定路走马承受公事。

帝幸澶渊及祀汾阴，皆为驾前巡检，累迁东绫锦副使。从幸亳州，命修行宫。转崇仪使、提举仓草场。帝甚亲信之，遣中使问守赞曰：“欲管军乎？为横行使乎？”守赞曰：“臣得日近冕旒足矣。”寻迁西上阁门使、提举诸司库务，以右千牛卫大将军、昭州刺史为枢密都承旨，兼领三班院。

每契丹使至，与杨崇勋迭为馆伴副使，凡十余年。擢侍卫亲军步军都虞候，改马军、并代州都总管。累迁步军、马军殿前副都指挥使，建武、镇东、保大军节度使。俄以修大内劳，除殿前都指挥使，徙定国军节度使。

守恩坐赃废，守赞亦以镇海军节度使罢管军，之本镇。逾年，徙定州路都总管，召知枢密院事。既入见，帝问西事，守赞言：“平时小障屯兵马不及千余，贼兵盛至，固守不暇，安能出门邪？宜并其兵以据冲要，伺便邀击，功或可成。”帝然之。

刘平、石元孙败，人有以降贼诬告者。守赞颇辨其枉，引康保裔事为质，自请将兵击贼。换宣徽南院使、陕西马步军都总管兼经略、安抚、缘边招讨使，命勾当御药院张德明、黎用信掌御剑以随之。然守赞性庸怯，寡方略，不为士卒所服。

寻诏驻军河中，居数月，徙屯鄜州。其子随为陕西缘边招讨副使。时晏殊、宋绶知枢密院，又召守赞同知院事。随卒，守赞请罢，以宣徽南院使、天平军节度使判澶州，以疾徙相州。疾稍平，复为真定府定州等路都总管，未至，徙高阳关，就判瀛州。卒，赠太尉，谥忠僖。

随字君正，颇好儒术，多从士大夫游。以父荫为茶酒班殿侍，迁右班殿直。仁宗在东宫，为率府副率兼春坊谒者。及即位，除内殿承制、阁门祗候，累迁西上阁门使，出为天雄军兵马钤辖。以母疾召还，领三班院，再迁四方馆使、营州刺史。出知卫州，真拜韶州团练使。徙邠州，迁泰州防御使。

元昊反，为鄜延路副都总管。随本名元亨，与元昊有嫌，因奏改焉。寻徙环庆路，未几，复还鄜延。元昊为书及锦袍、银带投境上，以遗金明李士彬，且约与同叛。候人得之，诸将皆疑士彬，独随曰：“此行间尔。士彬与羌世仇，若有私约，通赠遗，岂使众知邪？”乃召士彬与饮，厚抚之。士彬感泣，后数日，果击贼，斩首获羊马自效。

及守赞知枢密院事，除耀州观察使、知亳州。刘平、石元孙败，以随知河中府。守赞经略安抚陕西，留领会灵观事。守赞还，复为陕西副都总管兼缘边招讨副使。帝曰：“朝廷方以边事委卿，卿毋以父在机密为嫌。”时随已病，次陕州，卒。赠昭信军节度使，谥庄恪。随在边陲无多战功，然慎重少过。

论曰：“曹利用投身不测之渊，以口舌啖契丹，使河北七十年无锋镝之虞，勋业固伟矣。岭南之战，亦岂可少哉！恃功怙宠，祝萌而弗悟，可悲也已！耆、崇勋二夏奋鬪茸，位将相，皆骄侈贪吝，恃私恩，违清议，君子所不取也。

狄青，字汉臣，汾州西河人。善骑射。初隶骑御马直，选为散直。宝元初，赵元昊反，诏择卫士从边，以青为三班差使、殿侍、延州指使。时偏将屡为贼败，士卒多畏怯，青行常为先锋。凡四年，前后大小二十五战，中流矢者八。破金汤城，略宥州，屠(口庞)咩、岁香、毛奴、尚罗、庆七、家口等族，燔积聚数万，收其帐二千三百，生口五千七百。又城桥子谷，筑招安、丰林、新砦、大郎等堡，皆扼贼要害。尝战安远，被创

甚，闻寇至，即挺起驰赴，众争前为用。临敌被发、带铜面具，出入贼中，皆披靡莫敢当。

尹洙为经略判官，青以指使见，洙与谈兵，善之，荐于经略使韩琦、范仲淹曰：“此良将材也。”二人一见奇之，待遇甚厚。仲淹以《左氏春秋》授之曰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尔。”青折节读书，悉通秦、汉以来将帅兵法，由是益知名。以功累迁西上阁门副使，擢秦州刺史、泾原路副都总管、经略招讨副使，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惠州团练使。

仁宗以青数有战功，欲召见问以方略，会贼寇渭州，命图形以进。元昊称臣，徙真定路副都总管，历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、眉州防御使，迁步军副都指挥使、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又迁马军副都指挥使。

青奋行伍，十余年而贵，是时面涅犹存。帝尝敕青傅药除字，青指其面曰：“陛下以功擢臣，不问门地，臣所以有今日，由此涅尔，臣愿留以劝军中，不敢奉诏。”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，擢枢密副使。

皇祐中，广源州蛮侬智高反，陷邕州，又破沿江九州，围广州，岭外骚动。杨畋等安抚经制蛮事，师久无功。又命孙沔、余靖为安抚使讨贼，仁宗犹以为忧。青上表请行，翌日入对，自言：“臣起行伍，非战伐无以报国。愿得蕃落骑数百，益以禁兵，羈贼首致阙下。”帝壮其言，遂除宣徽南院使、宣抚荆湖南北路、经制广南盗贼事，置酒垂拱殿以遣之。时智高还据邕州，青合孙沔、余靖兵次宾州。

先是，蒋偕、张忠皆轻敌败死，军声大沮。青戒诸将毋妄与贼斗，听吾所为。广西钤辖陈曙乘青未至，辄以步卒八千犯贼，溃于昆仑关，殿直袁用等皆遁。青曰：“令之不齐，兵所以败。”晨会诸将堂上，揖曙起，并召用等三十人，按以败亡

状，驱出军门斩之。沔、靖相顾愕眙，诸将股栗。

已而顿甲，令军中休十日。覘者还，以为军未即进。青明日乃整军骑，一昼夜绝昆仑关，出归仁铺为阵。贼既失险，悉出逆战。前锋孙节搏贼死山下，贼气锐甚，沔等惧失色。青执白旗麾骑兵，纵左右翼，出贼不意，大败之，追奔五十里，斩首数千级，其党黄师宓、侂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，生擒贼五百余人，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。迟明，青按兵入城，获金帛钜万、杂畜数千，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，慰遣之。泉黄师宓等邕州城下，斂尸筑京观于城北隅。时贼尸有衣金龙衣者，众谓智高已死，欲以上闻。青曰：“安知非诈邪？宁失智高，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。”初，青之至邕也，会瘴雾昏塞，或谓贼毒水上流，土饮者多死，青殊忧之。一夕，有泉涌砦下，汲之甘，众遂以济。

复为枢密副使，迁护国军节度使、河中尹。还至京师，帝嘉其功，拜枢密使，赐第敦教坊，优进诸子宫秩。初，青既行，帝每忧之曰：“青有威名，贼当畏其来。左右使令，非青亲信者不可；虽饮食卧起，皆宜防窃发。”乃驰使戒之。及闻青已破贼，顾宰相曰：“速议赏，缓则不足以劝矣。”

始，交趾愿出兵助讨智高，余靖言其可信，具万人粮于邕，钦待之。诏以缗钱三万赐交趾为兵费，许贼平厚赏之。青既至，檄余靖无通使假兵，即上奏曰：“李德政声言将步兵五万、骑一千赴援，非其情实。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，非我利也。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广，力不能讨，乃假兵蛮夷，蛮夷贪得忘义，因而启乱，何以御之？请罢交趾助兵。”从之。贼平，人服其有远略。

青在枢密四年，每出，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。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，且数有光怪，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，不报。嘉祐中，

京师大水，青避水徙家相国寺，行止殿上，人情颇疑，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出判陈州。明年二月，疽发髭，卒。帝发哀，赠中书令，谥武襄。

青为人慎密寡言，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。行师先正部伍，明赏罚，与士同饥寒劳苦，虽敌猝犯之，无一士敢后先者，故其出常有功。尤喜推功与将佐。始，与孙沔破贼，谋一出青，贼既平，经制余事，悉以诿沔，退若不用意者。沔始叹其勇，既而服其为人，自以为不如也。尹洙以贬死，青悉力赙其家事。子谿、咏，并为阁门使。咏数有战功。

熙宁元年，神宗考次近世将帅，以青起行伍而名动夷夏，深沈有智略，能以畏慎保全终始，慨然思之，命取青画像入禁中，御制祭文，遣使赉中牢祠其家。

张玉字宝臣，保定人。以六班散直隶狄青麾下，筑青涧、招安砦。遇夏兵三万，有驰铁骑挑战者，玉单持铁筒出斗，取其首及马，军中因号曰张铁筒。以状闻。仁宗曰：“真勇将也。”以为本路同巡检。从征侬智高，抵归仁驿，贼列三锐陈以逆官军，军小却，玉率右厢突骑横贯贼垒，贼大溃。帝召见，使作锐陈于殿廷下，观破贼之势。擢为广西钤辖，徙大名，进龙、神四厢都指挥使，为副都总管。

谅祚攻大顺城，玉以兵三千夜击之，惊溃而去。累迁昭州防御使，徙泾原。熙宁中，庆州卒叛，玉袭逐于石门，卒穷蹙请降，玉斩二百人，坐夺职，降为陵州团练使，居数月，复之。

王韶开熙河，玉迁宣州观察使，为副都总管。河北置三十七将，以玉为第一将。入为马步军都虞候，卒，赠建雄留后。

孙节，开封人。少隶军籍，以才勇补右侍禁。与狄青同在延州，数攻破敌砦有功，累迁西京左藏库副使。及青讨智高，辟隶麾下。至归仁铺，节为前锋，直前搏战，贼锐甚，节麇山

下，俄中枪而没。特赠忠武军节度留后，封其妻为仁寿郡君，官其子二人、从子三人，给诸司副使奉，终其丧。

郭逵，字仲通，其先自邢徙洛。康定中，兄遵死于敌，录逵为三班奉职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。仲淹勉以问学。延安清刚社募兵误杀熟羌，将论死，逵请而免之，活壮士十三人。方议取灵武，逵曰：“地远而食不继，城大而兵不多，未见其利。”未几，泾原任福以全军没，人服其先见。

陈执中安抚京东，奏为驻泊将。执中与宾佐论当今名将，共推葛怀敏。逵曰：“怀敏易与尔，他日必败朝廷事。”执中始怒，居数日，问曰：“君何以知葛怀敏非名将而败事邪？”曰：“喜功徼幸，徒勇无谋，可禽也。”执中叹曰：“君真知兵，怀敏既覆师矣。”为真定兵马监押。

保州卒叛，田况遣逵往招之。逵与乱者侍其臻尝同事范仲淹，驰至城下，示以旧所佩紫囊。臻识之，即与其党韦贵、史克顺皆再拜，邀逵登城。既见，申谕祸福，众或疑不即下，曰：“若降，恐不免。”逵请以身为质，于是开城降。论功加阁门祗候、环庆兵马都监。遭母忧，不得解官，凡三请乃许。庆帅杜杞赈以钱四十万，谢弗受。卒丧，为泾原都监。拔古渭城，转通事舍人，徙河北缘边安抚都监。副吴奎使契丹，值其主受尊号，入观礼。使还，黜为汾州都监。

庞籍镇河东，俾权忻州。契丹来求天池庙地，籍不能决，以诱逵。逵访得太平兴国中故牒，证为王土，檄报之，契丹愧伏。

湖北溪蛮彭仕羲叛，加带御器械，为路钤辖兼知澧州。得蛮亲信为乡导，尽平诸隘，遂破其所居桃花州，仕羲弃城走，众悉降。迁礼宾使，徙南路钤辖、知邵州。武冈蛮反，逵讨平之。累迁容州观察使。仁宗山陵，以逵掌宿卫。迁殿前都虞候，

出为泾原路副都部署。

治平二年，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，旋出领陕西宣抚使，判渭州。逵虽立军功，而骤跻政地，议者不厌，谏官、御史交论之，不听。神宗即位，迁静难军留后，召还。言者复力争，乃改宣徽南院使、判郢州。至郢七日，徙镇鄜延。

种谔受嵬名山降，取绥州，夏人遂杀杨定。朝论以边衅方起，欲弃绥。逵曰：“虜既杀王官，而又弃绥不守，见弱已甚。且名山举族来归，当何以处？”既而夏人欲以塞门、安远二砦来易，朝廷许之。逵曰：“此正商于六百里之策也。非先交二砦，不可与。”遣其属赵鹗、薛昌朝与夏使议，唯言砦基，鹗曰：“二砦之北，旧有三十六堡，且以长城岭为界，西平王祥符所移书固在也。”虜使惊不能对，乃寝其请。初，诏焚弃绥州，逵匿而不下。至是，帝问大臣，皆莫知，逵始自劾向者违诏旨之罪，帝手诏褒答。

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询易名山，逵曰：“询，庸人也，于事何所轻重！受之则不得不还名山，恐自是蕃酋无复敢向化矣。”逵诃得杀杨定者首领姓名，谍告将斩之于境以谢罪，逵曰：“是且梟死囚以给我。”报曰：“必执李崇贵、韩道喜来。”夏人言：“杀之矣。”逵命以二人状貌物色诘问虜，情得，乃执献之。加检校太尉、雄武军留后。

韩绛主种谔计图横山，与逵议出兵。逵曰：“谔，狂生尔，朝廷徒以家世用之，必误大事。”绛怒，以为沮挠，奏召逵还。明年，庆州乱，出判永兴，徙秦州。王韶开熙河，逵案其不法。朝廷遣蔡确鞫之，谓逵诬罔，落宣徽使、知潞州。徙太原，复宣徽使。

交趾李乾德陷邕管，召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、广南宣抚使，请鄜延、河东旧吏士自随。将行，宴于便殿，赐中

军旗章剑甲以示宠。次长沙，先遣将复邕、廉；至广西，讨拔广源州，降守将刘应纪；又拔决里隘，乘胜取枕榔、门州，大战富良江，斩伪王子洪真。乾德穷蹙，奉表归命。时兵夫三十万人，冒暑涉瘴地，死者过半。至是，与贼隔一水不得进，乃班师。坐贬左卫将军，西京安置，屏处十年。哲宗立，复左屯卫大将军致仕。起知潞州，进广州观察使、知河中。辞归洛，改左武卫上将军、提举崇福宫，卒。辍视朝一日，赠雄武军节度使。

逵愷慨喜兵学，神宗尝访八阵遗法，对曰：“兵无常形，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。”因为帝论其详。在延安，使以教兵，久不就。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，使人教一队，顷刻而成。尤善用偏裨，每至所部，令人自言所能，暇日阅按之，故临阵皆尽其技。

李复圭治庆州之败，既斩李信、刘甫，又欲罪鄜延都巡检使白玉。玉见逵托以后事，且泣言不得终养母。逵哀之，不遣，申救甚力，得免。已而玉大捷于新砦，神宗谓逵曰：“白玉能以功补过，卿之力也。”每战，先招怀，后战斗，爱惜士卒，不妄加诛戮。其杀贼妇女老弱者，皆不赏。虽坐征南无功久废，犹隐然为一时宿将云。

论曰：宋至仁宗时，承平百年，武夫鹜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，起健卒至政府，隐然为时名将，惟青与逵两人尔。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，无大胜，亦无大败，最后昆仑一举，颇著奇雋。考其识量，亦过人远矣。逵料葛怀敏之败，如烛照龟卜，一时最为知兵。虽南征无功，用违其长，又何尤焉。

## 列传第五十

吴育 宋绶 子敏求 从子昌言 李若谷 子淑 孙寿朋  
复圭 王博文 子畴 王巖

吴育，字春卿，建安人也。父待问，与杨亿同州里，每造亿，亿厚礼之。门下少年多易之，亿曰：“彼他日所享，非若曹可望也。”累官光禄卿，以礼部侍郎致仕。

育少奇颖博学，举进士，试礼部第一，中甲科。除大理评事，迁寺丞。历知临安、诸暨、襄城三县。自秦悼王葬汝后，子孙从葬，皆出宦官典护。岁时上冢者，往来呼索扰州县。育在襄城，请凡官所须，具成数，毋容使者妄索，羊豕悉出大官，由是民省供费殆半。宦官过者衔之，或中夜叩县门，索牛驾车，育拒不应。异时宗子所过，纵鹰犬暴民田，入襄城境，辄相戒约，毋敢纵者。

举贤良方正，擢著作郎、直集贤院、通判苏州。还知太常礼院，奏定礼文，名《太常新礼庆历礼仪》。改右正言，历三司盐铁、户部二判官。寻以本官供谏职。

元昊僭号，议出兵讨之。群臣曰：“元昊，小丑也，旋即诛灭矣。”育独建言：“元昊虽称蕃臣，其尺赋斗租，不入县官，且服叛不常，请置之，示不足责。且已僭舆服，势必不能自削，宜援国初江南故事，稍易其名，可以顺拊而收之。”不报。复上言：“宜先以文诰告谕之，尚不寘，姑严守御，不足

同中国叛臣亟加征讨。且征讨者，贵在神速；守御者，利于持重。羌人剽悍多诈，出没不时，我师乘锐，见小利小胜，必贪功轻进，往往堕贼计中。第严约束，明烽候，坚壁清野，以挫其锋。”时方锐意讨之，既而诸将多覆军者，久之无功，卒封元昊为夏国主，如育所议。

育又上言：“天下久安，务因循而厌生事，政令纪纲，边防机要，置不复修。一有边警，则仓皇莫知所为，殆稍安静，则又无敢辄言者。若政令修，纪纲肃，财用富，恩信给，赏罚明，将帅练习，士卒精锐，则四夷望风，自无他志。若一不备，则乘间而起矣。”

又曰：“汉通西域诸国，断匈奴右臂。诸戎内附，虽有桀黠，不敢独叛。唐太宗尝赐回鹘可汗并其相手书，纳其贡奉，厚以金帛。真宗命潘罗支攻杀李继迁，而德明乃降。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，乃得以利陷邻境，固其巢穴，无肘腋之患。跳梁猖獗，彼得以肆而不顾矣。请募士谕唃廝囉及他蕃部，离散其党与，使并力以攻，而均其恩赐，此伐谋之要也。”因录上真宗时通西域诸蕃事迹。除同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，进翰林学士，累迁礼部郎中。

契丹与元昊构兵，元昊求纳款。契丹使来请勿纳元昊，朝廷未知所答。育因上疏曰：“契丹受恩，为日已久。不可纳一叛羌，失继世兄弟之欢。今二蕃自斗，斗久不解，可观形势，乘机立功。万一过计亟纳元昊，臣恐契丹窥兵赵、魏，朝廷不得元昊毫发之助，而太行东西，且有烟尘之警矣。宜使人谕元昊曰：‘契丹汝世姻，一旦自绝，力屈而归我，我所疑也，若无他者，当顺契丹如故，然后许汝归款。’告契丹曰：‘已诏元昊，如能投谢辕门，即听内附；若犹坚拒，当为讨之。’如此，则彼皆不能归罪我矣。”于是召两制，出契丹书，令两制

同上对，不易育议。

寻知开封府。居数日，发大奸吏一人，流岭外。又得巨盗，积赃万九千缗，狱具而辄再变，帝遣他吏按之，卒伏法。时岁饥多盗，育严赏功之法，尝得盗而未赏者，一切赏之，以明不欺。

庆历五年，拜右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。居数月，改参知政事。山东盗起，帝遣中使按视，还奏：“盗不足虑。兖州杜衍、郓州富弼，山东人尊爱之，此可忧也。”帝欲徙二人于淮南。育曰：“盗诚无足虑者，小人乘时以倾大臣，祸几不可御矣。”事遂寝。章献、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庙，议者请覃恩，且优赐军士。育曰：“无事而启侥幸，谁为陛下建此议者，请治之。”已而外人多怨执政者，帝以语辅臣。育曰：“此必建议者欲动摇上听，臣以身许国，何惮此耶？”

向绶知永静军，为不法，疑通判江中立发其阴事，因构狱以危法中之，中立自经死。绶宰相子，大臣有营助，欲傅轻法。育曰：“不杀绶，无以示天下。”卒减死一等，流南方。御史唐询请罢制科，帝刊其名付中书，育奏疏驳议，帝因谕辅臣曰：“彼上言者，乞从内批行下，今乃知欺罔也。”育曰：“非睿听昭察，则挟邪蠹国，靡所不为。愿出姓名按劾，以明国法。”

育在政府，遇事敢言，与宰相贾昌朝数争议上前，左右皆失色。育论辨不已，乃请曰：“臣所辨者，职也；顾力不胜，愿罢臣职。”乃复以为枢密副使。明年大旱，御史中丞高若讷曰：“大臣喧争为不肃，故雨不时若。”遂罢昌朝，而育归给事中班。未几，出知许州，徙蔡州。设伍保法，以检制盗贼。时京师有告妖人千数聚确山者，诏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。至，则以巡检兵往索之，育曰：“使者欲得妖人还报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育在此，虽不敏，聚千人境内，毋容不知。此特

乡民用浮图法相聚，以利钱财尔，一弓手召之，可致也。今以兵往，人相惊疑，请留毋往。”中使以为然。顷之，召十人者至，械送阙下，皆无罪释之。而告者伏辜。

寻以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，徙陕州。上字论诏狱曰：“先王凝旒黜纆，不欲闻见人之过失也。设有罪，即属之有司。杨仪尝为三司判官，近自御史台移劾都亭驿，械缚过市，人人不测为何等大狱。及闻案具，乃止请求常事。使道路众口纷纷窃议，朝廷之士，人皆自危，岂养廉耻、示敦厚之道哉。”

迁礼部侍郎、知永兴军，召兼翰林侍读学士。以疾辞，且请便郡。帝语大臣曰：“吴育刚正可用，第嫉恶太过耳。”因命知汝州，遣内侍赐以禁中良药。会疾不已，又请居散地，以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外台旧不领民事，时张尧佐知河阳，民讼久不决，多诣育诉。育为辨曲直，判书状尾，尧佐畏惧奉行。复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知陕州，进资政殿大学士。召还，判尚书都省。

一日，侍读禁中，帝因语及“臣下毁誉，多出爱憎，卿所当慎也。”育曰：“知而形之言，不若察而行之事。圣主之行，如日月之明。进一人，使人皆知其善，出一人，使人皆晓其恶，则阴邪不能构害，公正可以自立，百王之要道也。”帝数欲大用，为谏官刘元瑜诬奏育在河南尝贷民出息钱。久之，除宣徽南院使、鄜延路经略安抚使、判延州。

夏人既称臣，而并边种落数侵耕为患。庞籍守并州，欲筑堡备之。育谓：“要契未明而亟城，则羌人必争，争而受患者必麟府也。”移文河东，又遗籍手书及疏于朝，不报。既而夏人果犯河外，陷骁将郭恩，而太原将佐皆得罪去。疾复作，辞不任边事，求解宣徽使，复以为资政殿大学士、尚书左丞、知河中府，徙河南。病革，视事如平日，因阅囚辨非罪，窜舞文

吏二人。已而卒，年五十五。赠吏部尚书，谥正肃。

育性明果，所至作条教，简疏易行而不可犯。遇事不妄发，发即人不能挠。辩论明白，使人听之不疑。

初尹开封，范仲淹在政府，因事与仲淹忤。既而仲淹安抚河东，有奏请，多为任事者所沮，育取可行者固行之。其在二府，待问以列卿奉朝请，育不自安，请罢去，不听。及出帅永兴，时待问尚亡恙，肩舆迎侍，时人荣之。晚年在西台，与宋庠相唱酬，追裴、白遗事至数百篇。体素羸，少时力学，得心疾。后得古方，和丹砂饵之，大醉，一夕而愈。后数发，每发数十日乃已。有集五十卷。弟充，为宰相，自有传。

宋绶，字公垂，赵州平棘人。父皋，尚书度支员外郎、直集贤院。绶幼聪警，额有奇骨，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。徽之无子，家藏书悉与绶。绶母亦知书，每躬自训教，以故博通经史百家，文章为一时所尚。

初，徽之卒，遗奏补太常寺太祝。年十五，召试中书，真宗爱其文，迁大理评事，听于秘阁读书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复试学士院，为集贤校理，与父皋同职。后赐同进士出身，迁大理寺丞。及祀汾阴，召赴行在，与钱易、陈越、刘筠集所过地志、风物、故实，每舍止即以奏。将祠亳州太清宫，以签书亳州判官事，入为左正言、同判太常礼院。久之，判三司凭由司。建言：“比岁下赦令释逋负，后期未报者六十八州。请于诸路选官考核，欺半月以闻。”于是脱械系三千二百人，蠲积负数百万。

擢知制诰、判吏部流内铨兼史馆修撰、玉清昭应宫判官。累迁户部郎中、权直学士院，同修《真宗实录》，进左司郎中，遂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勾当三班院。始诏读唐史，固求解三班以颍进讲。同修国史，迁中书舍人。昭应宫灾，罢二学士。

逾年，复翰林学士。史成，迁尚书工部侍郎兼侍读学士。

时太后犹称制，五日一御承明殿，垂帘决事，而仁宗未尝独对群臣也。绶奏言：“唐先天中，睿宗为太上皇，五日一受朝，处分军国重务，除三品以下官，决徒刑。宜约先天制度，令群臣对前殿，非军国大事，除拜皆前殿取旨。”书上，忤太后意，改龙图阁学士，出知应天府。太后崩，帝思绶言，召还将大用，而宰相张士逊沮止之，复加翰林侍读学士。诏定章献明肃、章懿太后祔庙礼，绶援《春秋》考仲子之宫、唐坤仪庙故事，请别筑宫曰奉慈庙以安神主，事多采用。

始置端明殿学士，以命绶，绶固辞。又言：“帝王御天下，在总揽威柄。而一纪以来，令出帘帷。自陛下躬亲万务，内外延首，思见圣政，宜惩违革弊，以新百姓之耳目。而赏罚号令，未能有过于前日，岂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，以辅陛下之治耶？顷太后朝多吝除拜，而邪幸或径取升擢，议者谓恩出太后。今恩赏虽行，又谓自大臣出，非大臣朋党罔上，何以得此。朋党之为朝廷患，古今同之。或窥测帝旨，密令陈奏；或附会己意，以进退人。大官市恩以招权，小人趋利以售进，此风浸长，有蠹邦政。太宗尝曰：‘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，皆可预防；奸邪共济为内患，深可惧也。’真宗亦曰：‘唐朋党尤盛，王室遂卑。’愿陛下思祖宗之训，念王业艰难，整齐纲纪，正在今日。”张士逊罢，乃拜绶参知政事。

初，有诏罢修寺观，而章惠太后以旧宅为道观，谏官、御史言之。帝曰：“此太后奩中物也，谏官、御史欲邀名邪？”绶进曰：“彼岂知太后所为哉，第见兴土木违近诏，即论奏之。且事有疑似，彼犹指为过，或陛下有大阙失，近臣虽不言，然传闻四方，为圣政之累，何可忽也。太祖尝谓唐太宗为谏官所诋，不以为愧。何若动无过举，使无得而言哉？”

郭皇后废，帝命绶作诏曰：“当求德闳，以称坤仪。”既而左右引富人陈氏女入宫，绶曰：“陛下乃欲以贱者正位中宫，不亦与前日诏语戾乎？”后数日，王曾入对，又论奏之。帝曰：“宋绶亦如此言。”时大臣继有论者，卒罢之。

帝春秋富，天下久无事，绶虑宴乐有渐，乃言：“人心逸于久安，而患害生于所忽。故立防于无事，销变于未萌。事至而应，不亦殆欤？臣愿飭励群司，不以承平自怠。”又上：“驭下之道有三：临事尚乎守，当机贵乎断，兆谋先乎密。能守则奸不能移，能断则邪不能惑，能密则事不能挠。愿陛下念之！至若深居燕间，声味以调六气，节宣以顺四时，保养圣躬，宗社之休也。”再迁吏部侍郎。

时宰相吕夷简、王曾论议数不同。绶多是夷简，而参知政事蔡齐间有所异，政事繇此依违不决，于是四人者皆罢。绶以尚书左丞、资政殿学士留侍讲筵，权判尚书都省。岁余，加资政殿大学士，以礼部尚书知河南府。

元昊反，刘平、石元孙败没，帝以手诏赐大臣居外者，询攻守之策。绶画十事以献。复召知枢密院事，迁兵部尚书、参知政事。时绶母尚在，绶既得疾，不视事，犹起居自力，区处后事。寻卒，赠司徒兼侍中，谥宣献。

绶性孝谨清介，言动有常。为儿童时，手不执钱。家藏书万余卷，亲自校讎，博通经史百家，其笔札尤精妙。朝廷大议论，多绶所财定。杨亿称其文沈壮淳丽，曰：“吾殆不及也。”及卒，帝多取所书字藏禁中。初，郊祀，绶摄太仆卿。帝问仪物典故，占对辨洽，因上所撰《鹵簿图》十卷。子敏求。

敏求字次道，赐进士及第，为馆阁校勘。预苏舜钦进奏院会，出签书集庆军判官。王尧臣修《唐书》，以敏求习唐事，奏为编修官。持祖母丧，诏令居家修书。卒丧，同知太常礼院。

石中立薨，子继死，无他子。其孙祖仁疑所服，下礼官议。敏求谓宜为服三年，当解官，斩衰。同僚援据不一，判寺宋祁是其议，遂定为令。加集贤校理。从宋庠辟，通判西京。为群牧度支判官。坠马伤足，出知亳州。治平中，召为《仁宗实录》检讨官，同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、判太常寺。

英宗在殡，有言宗室服疏者可嫁娶，敏求以为大行未发引，不可。逾年，又有言者。敏求言宗室义服，服降而练，可嫁娶矣。坐前后议异，贬秩知绛州。王珪、范镇乞留之，使成《实录》。神宗曰：“典礼，国之所重，而误谬如是，安得无责。”然敏求议初不误，曾公亮恶礼院刘瑾附敏求为说，故因是去之。是岁，即诏还。

徐国公主以夫兄为侄奏官，敏求疏其乱天伦，执正之。王安石恶吕公著，诬其言韩琦欲因人心，如赵鞅兴晋阳之甲，以逐君侧之恶，出之颍州。敏求当草制，安石谕旨使明著罪状，敏求但言敷陈失实。安石怒白于帝，命陈升之改其语，敏求请解职，未听。

会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，敏求封还词头，遂以本官右谏议大夫奉朝请。策试贤良方正，孔文仲对语切直，擢置优等，安石愈怒，罢文仲。人为敏求惧，帝独全护之，除史馆修撰、集贤院学士。邓润甫为帝言：“比群臣多尚告讦，非国家之美，宜登用敦厚之士，以变薄俗。”乃加敏求龙图阁直学士，命修《两朝正史》，掌均国公笺奏。元丰二年，卒，年六十一。特赠礼部侍郎。

敏求家藏书三万卷，皆略诵习，熟于朝廷典故，士大夫疑议，必就正焉。补唐武宗以下《六世实录》百四十八卷，它所著书甚多，学者多咨之。尝建言：“河北、陕西、河东举子，性朴茂，而辞藻不工，故登第者少。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材

武者，特官之，使人材参用，而士有可进之路。又州郡有学舍而无学官，故士轻去乡里以求师，请置学官。”后颇施行之。族弟昌言。

昌言字仲谟，以荫为泽州司理参军。州有杀人狱，昌言疑其冤，坚请迹捕，果得真犯者。稍迁河阴发运判官。自济源之官，见道上弃尸若刚剥状者甚众，窃叹郡县之不治。既至河阴，得凶盗六辈，杀人而鬻之，如是十余年，掩其家，犹得执缚未杀者七人。县吏与市井少年共为胥囊，昌言穷治其渊藪，皆法外行之，而流其家人。擢都水监丞。

熙宁初，河决枣强而北。昌言建议，欲于二股河口西岸新滩，立土约障水，使之东流。候稍深，即断北流，纵出葫芦下流，以除恩、冀、深、瀛水患。诏从之。提举河渠王亚以为不可成，不如修生堤。朝廷遣翰林学士司马光往视，如昌言策。不两月，决口塞。光奏昌言独有功，若与同列均受赏，恐不足以劝。诏理提点刑狱资序，迁开封府推官、同判都水监。汴水涨，昌言请塞警家口。已而汴流绝，监丞侯叔献唱为昌言罪，昌言惧，求知陕州。历濮、冀二州。河决曹村，召判都水监，往护河堤。灵平埽成，转少府监。卒，赠绢二百匹。

李若谷，字子渊，徐州丰人。少孤游学，依姻家赵况于洛下，遂葬父母缙氏。举进士，补长社县尉。州葺兵营，课民输木，檄尉受之，而吏以不中程，多退斥，欲苛苦输者，因以取赅；若谷度财，别其长短、大小为程，置庭中，使民自输。

改大理寺丞、知宜兴县。官市湖汙茶，岁约户税为多少，率取足贫下，若谷始置籍备勾检。茶恶者旧没官，若谷使归之民，许转贸以偿其数。知连州。真宗将朝谒太清宫，选通判亳州。累迁度支员外郎、权三司户部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使。会河决白马，调取刍楛，同列卢士伦协三司意，趣刻扰州县，而

若谷宽之。士伦不悦，构于朝，徙知陕州。盗聚青灰山久不散，遣牙吏持榜招谕之，盗杀其党与自归。改梓州。

天圣初，判三司户部勾院。使契丹，陛辞，不俟垂帘请对，乃遽诣长春殿奏事，罢知荆南。士族元甲恃荫屡犯法，若谷杖之，曰：“吾代若父兄训之尔。”王蒙正为驻泊都监，挟太后姻横肆，若谷绳以法。监司右蒙正，奏徙若谷潭州。

洞庭贼数邀商人船杀人，辄投尸水中。尝捕获，以尸无验，每贷死，隶他州。既而逃归，复功劫，若谷擒致之，磔于市。自是寇稍息。累迁太常少卿、集贤殿修撰、知滑州。河啮韩村堤，夜驰往，督兵为大埽，至旦堤完。以右谏议大夫知延州。州有东西两城夹河，秋、夏水溢，岸辄圯，役费不可胜纪。若谷乃制石版为岸，押以巨木，后虽暴雨，不复坏。官仓依山而贮谷少，若谷使作露囤，囤可贮二万斛，他郡多取法焉。迁给事中、知寿州。豪右多分占芍陂，陂皆美田，夏雨溢坏田，辄盗决。若谷摘冒占田者逐之，每决，辄调濒陂诸豪，使塞堤，盗决乃止。

加集贤院学士、知江宁府。卒挽舟过境，寒瘠甚者，留养视之，须春温遣去。民丐于道者，以分隶诸僧寺，助给春爨。还，勾当三班院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河南府。贵人多葬洛阳，敕使须索烦扰，若谷奏令鸿胪预约所调移府，逆为营办。改枢密直学士、知并州。民贫失婚姻者，若谷出私钱助其嫁娶。赘婿、亡赖委妻去，为立期，不还，许更嫁。并多降人，喜盗窃，籍累犯者，以三人为保，有犯，并坐之，悛者削去籍名。

进尚书工部侍郎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开封府，拜参知政事。建言：“风俗媿恶，在上之人作而新之。君子小人，各有其类，今一目以朋党，恐正人无以自立矣。”帝悟，为下诏谕中外。以耳疾，累上章辞位，罢为资政殿大学士、吏部侍郎、提举会

灵观事。以太子少傅致仕，卒，年八十。赠太子太傅，谥康靖。

若谷性资端重，在政府，论议常近宽厚。治民多智虑，恺悌爱人，其去，多见思。少时与韩亿为友，及贵显，婚姻不绝焉。子淑。

淑字献臣，年十二，真宗幸亳，献文行在所。真宗奇之，命赋诗，赐童子出身。试秘书省校书郎，寇准荐之，授校书郎、馆阁校勘。

乾兴初，迁大理评事。修《真宗实录》，为检讨官。书成，改光禄寺丞、集贤校理，为国史院编修官。召试，赐进士及第，改秘书郎，进太常丞、直集贤院、同判太常寺，擢史馆修撰，再迁尚书礼部员外郎，上时政十议。改知制诰、勾当三班院，为翰林学士，进吏部员外郎。会若谷参知政事，改侍读学士，加端明殿学士。若谷罢，进本曹郎中，典豫王府章奏。

以右谏议大夫知许州。岁饥，取民所食五种上之，帝恻然，为蠲其赋。权知开封府，复为翰林学士、中书舍人。言者指其在开封多褻近吏人，改给事中、知郑州。徙河阳，转尚书礼部侍郎，复为翰林学士。罢端明殿学士，判流内铨，复加端明殿学士。

初，在郑州，作《周陵诗》。国子博士陈求古以私隙讼其议讪朝廷，除龙图阁学士，出知应天府。累表论辨，不报，乃请侍养。明年，复端明、侍读二学士，判太常寺。父丧免官，终丧起复，再为翰林学士。谏官包拯、吴奎等言淑性奸邪，又尝请侍养父而不及其母，罢翰林学士，以端明、龙图阁学士奉朝请。丁母忧，服除，为端明、侍读二学士。迁户部侍郎，复为翰林学士，而御史中丞张升等又论奏之，不拜，除兼龙图阁学士。由是台郁不得志，出知河中府，暴感风眩，卒。赠尚书右丞。

淑警慧过人，博习诸书，详练朝廷典故，凡有沿革，帝多谘访。制作诰命，为时所称。其他文多裁取古语，务为奇险，时人不许也。

初，宋郊有学行，淑恐其先用，因密言曰：“‘宋’，国姓；而‘郊’者交，非善应也。”又宋祁作《张贵妃制》，故事，妃当册命，祁疑进告身非是，以淑明典故问之，淑心知其误，谓祁曰：“君第进，何疑邪？”祁遂得罪去，其倾侧险陂类此。尝修《国朝会要》、《三朝训鉴图》、《阁门仪制》、《康定行军赏罚格》，又献《系训》三篇，所著别集百余卷。子寿朋、复圭。

寿朋字延老。庆历初，与弟复圭同试学士院，赐进士出身，判吏部南曹。使行诸陵，奏言：“昭宪皇后诞育二圣，为国文母，独以合葬安陵，不及时祭，请更其礼。”从之。迁群牧判官，击断敏甚。皇城卒逻其纵游无度，出知汝州。尽推职田之入归前守杨畋；畋死，又经理其家。以饥岁营州靡劳民，降为荆门军。

历开封府推官、户部判官、知凤翔府沧州。沧地震，坏城郭帑庾。寿朋以席为屋，督吏采缮葺，未数月，复其旧。括芜田三万顷，纵民耕，择其壮者使习兵。河方北涌，随塞之，故道狭，寿朋度必东溃，谕居人徙避，后三县四镇果垫焉。司马光出使。荐其能，加直史馆。入直舍人院、同修起居注，进户部、盐铁副使。性疏隽任侠，奉祠西太一宫，饮酒食肉如常时，暴得疾卒。诏中使抚其孥，赐白金三百两。

复圭字审言。通判澶州。北使道澶，民主驿率困惫。豪杜氏十八家，诡言唐相如晦后，每赅吏脱免，复圭按籍役之。知滑州。兵匠相忿鬪，挥所执铁椎，椎杀争者于厅事，立斩之。徙知相州。

自太宗时，聚夏人降者五指挥，号“厅子马”，子弟相承，百年无它役。复圭斥不如格者，选能骑射士补之。为度支判官、知泾州。始时二税之入，三司移折已重，转运使又覆折之，复圭为奏免，民立生祠。历湖北、两浙、淮南、河东、陕西、成都六转运使。浙民以给衙前役，多破产，复圭悉罢遣归农，令出钱助长名人承募，民便之。濒海人赖蛤沙地以生，豪家量受税于官而占为己有，复圭奏蠲其税，分予以民。

熙宁初，进直龙图阁、知庆州。夏人筑垒于其境，不犯汉地。复圭贪边功，遣大将李信帅兵三千，授信以陈图，使自荔原堡夜出袭击，败还，复圭斩信自解。又欲澡前耻，遣别将破其金汤、白豹、西和市，斩首数千级。后七日，秉常举国入寇。御史谢景温劾复圭擅兴，致士卒死伤，边民流离，谪保静军节度副使。岁余，知光化军。张商英言：“夏人谋犯塞之日久矣，与破金汤适相值，非复圭生事。”乃召判吏部流内铨，知曹、蔡、沧州，还为盐铁副使，以集贤殿修撰知荆南，卒。

复圭临事敏决，称健吏，与人交不以利害避。然轻率躁急，无威重，喜以语侵人，独为王安石所知，故既废即起。

王博文，字仲明，曹州济阴人。祖谏，给事太宗藩邸，为西京作坊副使。博文年十六，善属文，举进士开封府，以回文诗百篇为公卷，人谓之“王回文”。淳化三年，太宗亲试进士，以年少罢归。后谏卒官庐州，州守刘蒙叟为言，召试舍人院，为安丰主簿，历南丰尉，有能名。调南剑州军事推官，改大理寺丞，监荆南榷货务，迁殿中丞。陈尧咨荐之，试中书，赐进士第，擢知濠州，历真州。真宗幸亳，权江、淮制置司事。改监察御史、梓州路转运使。以疾，请出知海州，徙密州。负海有盐场，岁饥，民多盗鬻，吏捕之辄抵死。博文请弛盐禁，候岁丰乃复，从之。除殿中侍御史。

天禧中，朱能、王先在长安伪为《乾祐天书》，事觉，能既败死，先与其徒就禽，诏博文乘驿按劾。博文唯治首恶，胁从者七人，得以减论。还为开封府判官，丁母忧。

始，博文幼丧父，其母张氏改适韩氏。及博文在朝，谓子无绝母礼，请得以恩封之。母死，又谓古之为父后者不为出母服，以废宗庙祭也。今丧者皆祭，无害于行服。乃请解官持服，然议者以丧而祭为非礼。服除，为三司户部判官。出为河北转运使，迁侍御史、陕西转运使。

属羌撒逋渴以族落数千帐叛，既又寇原州柳泉镇、环州鹑鸽泉砦，梧州刺史杜澄、内殿崇班赵世隆战没。博文劾奏内侍都知周文质、押班王怀信为泾原、环庆两路钤辖，提重兵驻大拔砦，玩寇逗留，耗用边费，请用曹玮、田敏代。既而文质、怀信坐法，遂以玮知永兴军，使节制边事。会玮病不行，又用敏为泾原路总管，寇遂平。

迁尚书兵部员外郎，为三司户部副使，再迁户部郎中、龙图阁待制、判吏部流内铨、权发遣三司使事。与监察御史崔暨、内侍罗崇勋同鞫真定府曹汭狱。及还，权知开封府，进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秦州。为走马承受贾德昌所毁，徙凤翔府，又徙永兴军。明年，德昌以赃败，改枢密直学士，复知秦州。

初，沿边军民之逃者必为熟户畜牧，又或以遗远羌易羊马，故常没者数百人。其禽生羌，则以锦袍、银带、茶绢赏之。间有自归，而中道为夏人所得，亦不能辨，坐法皆斩。博文乃遣习知边事者，密持信纸往招，至则悉贷其罪，由是岁减殊死甚众。朝廷下其法旁路。

又言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、陇间，请悉遣出境，戒守臣使讥察之。再迁右谏议大夫，以龙图阁学士复知开封府。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，博文制表木按籍，命左右判官分撤之，月余

毕。出知大名府，迁给事中。召权三司使，遂同知枢密院事，逾月而卒。帝临奠，赠尚书吏部侍郎。

博文以吏事进，多任剧繁，为政务平恕，常语诸子曰：“吾平生决罪，至流刑，未尝不阴择善水土处，汝曹志之。”然治曹汭狱，议者多谓博文希太后旨，纵崇勋傅致其罪。子畴。

畴字景彝，以父荫补将作监主簿。中进士第，累迁太常博士。翰林学士宋祁提举诸司库务，荐畴勾当公事。时有宦官同提举者，畴辞于中书曰：“翰林先进，畴恐不得事也。然以朝士大夫而为阉人指使，则畴实耻之。”

用贾昌朝荐，改编修《唐书》。仁宗猎近郊，畴引十事以谏。皇祐中，手诏禁贵戚近习私谒者，畴献《圣政惟公颂》。召试，直秘阁，为开封府推官。宦者李允良诉其叔父死，疑为仇家所毒，请发棺验视，众欲许之，畴独不可。曰：“苟无实，是无故而暴尸，且安知非允良有奸？”穷治，果与其叔父家有怨。历三司度支判官、修起居注、知制诰、权判吏部流内铨，以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。

时陈升之拜枢密副使，谏官、御史唐介等奏弹升之不当大用，朝廷持不行，介等争数月不已，乃两罢之。而论者谓介等为众人游谈所误。畴疏言：“浮华险薄之徒，往来谏官、御史家，揜人罪，浸以成俗，请出诏戒励。”从之。迁给事中。

英宗既即位，感疾，皇太后垂帘听政。其后帝疾平，犹未御正殿，畴上疏请御朝听政。及永昭陵复土，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，以宗正卿摄事。畴奏曰：“人之葬其亲，送形而往，迎神而返，故虞祭所以安神也。位尊者礼重，礼重者祭多，故天子之虞数至于九。今山陵，嗣君不得亲往，则道路五虞，理可命宗正摄事。若神主既至，则四虞之祭，虽或圣躬未宁，亦宜勉强。况陛下在藩邸，以好古知礼、仁孝聪明闻于中外，此

先帝所以托天下也。臣愿始终令德，以全美名。”

帝既视朝前后殿，而于听事犹持谦抑。畴复上疏曰：“庙社拥佑陛下，起居安平，临朝以时，仅逾半载，而未闻开发听断，德音遏塞，人情缺然。伏望思太祖、太宗艰难取天下之劳，真宗、仁宗忧勤守太平之力，勉于听决大政，以慰母后之慈。勿为疑贰谦抑，自使盛德暗然不光。”

未几，又上疏曰：

董仲舒为武帝言天人之际曰：“事在勉强而已。勉强学问，则闻见广而智益明；勉强行道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。”陛下起自列邸，光有天命，然而祖宗基业之重，天人顾享之际，所以操心治身、正家保国者，尤在于勉强力行也。陛下昔在宗藩，已能务德好学，语言举动未尝越礼，是天性有圣贤之资。自疾平以来，于兹半岁，而临朝高拱，无所可否。群臣关白军国之政者日益至，其请人主财决者日益多，然犹圣心盘桓，无所是非者，何也？得非以初继大统，或虑未究朝廷之事，故谦抑而未皇耶？或者圣躬尚未宁，而不欲自烦耶？抑有所畏惧而不言耶？苟为谦抑而未皇，则国家万务，日旷月废，其势将趋于祸乱无疑也。若圣躬未能宁，则天下之名医良工，日可召于前。而方技不试，药石不进，养疾于身，坐俟岁月，非求全之道也。苟有所畏惧而不言，则又过计之甚也。

今中外之事，无可疑畏，臣尝为陛下力言之矣。陛下何不坦心布诚、廓开大明以照天下，外则与执政大臣讲求治体，内则于母后请所未至。延礼贤俊，谘访忠直，广所未见，达所未闻。若陛下朝行之，则众心夕安矣。况陛下向居藩邸，日夕于侧者，惟一二讲学之师，与左右给使之入耳。修身行己，德业日新，而知者无几，则是为善多而得名常少也；然而终能德成行尊，美名远闻，此先帝之所以属心也。今处亿兆之上，有一

言动则天下知之，简册书之，比之于昔，是善行易显而美名易成也。然而尚莫之闻者，是不为尔，非不能也。有始有终者，圣贤之能事，在陛下勉强而已。

畴又上疏欲车驾行幸，以安人心。时大臣亦有请，帝乃出祷雨，都人瞻望欢呼。数日，皇太后还政，畴又上疏：“请诏二府大臣讲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礼。若朝廷严奉之体，与岁时朔望之仪，车服承卫之等威，百司拱拟之制度，它时尊称之美号，外家延赏之恩典，凡可以称奉亲之意者，皆宜优异章大，以发扬母后之功烈，则孝德昭于天下矣。”

时诏近臣议仁宗配祭。故事，冬、夏至祀昊天上帝、皇地祇，以太祖配；正月上辛祈谷，孟夏雩祀，孟冬祀神州地祇，以太宗配；正月上辛祀感生帝，以宣祖配；季秋大飨明堂、祀昊天上帝，以真宗配。而学士王珪等与礼官上议，以谓季秋大飨，宜以仁宗配，为严父之道。知制诰钱公辅独谓仁宗不当配祭。畴以谓珪等议遗真宗不得配，公辅议遗宣祖、真宗、仁宗俱不得配，于礼意未安。乃献议曰：“请依王珪等议，奉仁宗配飨明堂，以符《大易》配考之说、《孝经》严父之礼。奉迁真宗配孟夏雩祀，以仿唐贞观、显庆故事。太宗依旧配正月上辛祈谷、孟冬祀神州祇，余依本朝故事。如此，则列圣并侑；对越昊穹，厚泽流光，垂裕万祀。必如公辅之议，则陷四圣为失礼，导陛下为不孝，违经戾古，莫此为甚。”自此公辅不悦，而朝廷以畴论事有补，帝与执政大臣皆器异之。

迁翰林学士、尚书礼部侍郎、同提举诸司库务。数月，拜枢密副使。于是公辅言畴望轻资浅，在台素餐，不可大用，又颇荐引近臣可为辅弼者。公辅坐贬。畴在位五十五日，卒。帝甚悼惜之，临哭，赐白金三千两，赠兵部尚书，谥忠简。

畴名臣子，性介特，厉风操，喜言朝廷事。好治容服，坐

立巍然，言必文，未尝慢戏，吏治审密，文辞严丽。其执政未久、终于位及所享寿，类其父云。

王巖字总之，赵州临城人。七岁丧父，哀毁过人。既长，状貌奇伟。举进士，授婺州观察推官。代还，真宗见而异之，特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祁县，通判湖州。再迁太常博士、提点梓州路刑狱，权三司户部判官。使契丹还，判都磨勘司。以尚书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上言：“方调兵塞决河，而近郡灾歉，民力雕敝，请罢土木之不急者。”改三司户部副使。枢密使曹利用得罪，巖以同里为利用所厚，出知湖州，徙苏州。还为三司盐铁副使。

时龙图阁待制马季良方用事，建言京师贾人常以贱价居茶盐交引，请官置务收市之。季良挟章献姻家，众莫敢违其意，巖独不可，曰：“与民竞利，岂国体耶！”擢天章阁待制、判大理寺、提举在京诸司库务，安抚淮南，权判吏部流内铨，累迁刑部。

益、利路旱饥，为安抚使，以左司郎中、枢密直学士知益州。戍卒有夜焚营、杀马、胁军校为乱者，巖潜遣兵环营，下令曰：“不乱者敛手出门，无所问。”于是众皆出，命军校指乱者，得十余人，即戮之。及旦，人莫知也。其为政有大体，不为苛察，蜀人爱之。拜右谏议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景祐五年，参知政事。明年，迁尚书工部侍郎、知枢密院事。

天圣中，巖尝使河北，过真定，见曹玮，谓曰：“君异日当柄用，愿留意边防。”巖曰：“何以教之？”玮曰：“吾闻赵德明尝使人以马榷易汉物，不如意，欲杀之。少子元昊方十余岁，谏曰：‘我戎人，本从事鞍马，而以资邻国易不急之物，已非策，又从而斩之，失众心矣。’德明从之。吾尝使人覘元昊，状貌异常，他日必为边患。”巖殊未以为然也。比再入枢

密，元昊反，帝数问边事，𨮒不能对。及西征失利，议刺乡兵，又久未决。帝怒，𨮒与陈执中、张观同日罢，𨮒出知河南府，始叹玮之明识。未几，得暴疾卒。赠户部尚书，谥忠穆。

𨮒少时，馆礼部尚书王化基之门，枢密副使宋湜见而以女妻之。宋氏亲族或侮易之，化基曰：“后三十年，𨮒富贵矣。”果如所言。

论曰：吴育刚毅不挠，而设施无闻，其才不逮志者与？宋绶博洽明敏，若谷务长厚，博文习吏事，当仁宗时，先后与政，仅能恭慎寡过，保有禄位，施及后嗣。敏求、淑俱练达典故，傅以文采，而淑以倾险败德，视畴之介特，数建忠谋，则贤不肖之相去远矣。王𨮒不留意曹玮之言，卒以昧于边事见黜，宜哉！